

本國  
叢學  
書基

朱

子

文

集

下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15 16383

b 19761314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文 子 朱

(下)

撰 熹 朱



行發館書印務商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 朱子文集卷之十一

序

送李伯諫序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至於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吾友李君伯諫。敦潔好修。篤志問學。其於古之大學。所以修己治人之道。講之熟矣。今也受命於朝。而將掌教於蘄之學。吾知其所以爲盡職者。其必有異於世俗之爲矣。然伯諫方且欲然。自以不足乎人師之德爲憂。而辱顧於予以爲問。惟予言之淺陋。固已無足陳者。抑自其與伯諫游。而講於斯也。亦三年矣。凡持守之要。玩索之端。巨細精麤。蓋已無所不論。今使之言。其又何以加此。然有一焉。主敬致知。摧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於虛閒靜一之中。是則雖屢言之。而豈患乎其瀆哉。感伯諫下問之勤。不能默默。因敘前說。而并書之。祖行之朝。奉以爲別。伯



諫行乎哉。今而後聞斬之士。其有慨然興起於學。而明乎所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者。是則伯諫之德之修之驗也夫。

詩集傳序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謂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浸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

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過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決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閒。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淳熙四年丁酉冬十月戊子。新安朱熹書。

劉甥瑾字序

古之君子。學以爲己。非求人知之也。故從師親友。以求先王之道。心思口講而躬行之。既自得於己矣。而謙虛晦默。若無有焉。今之人。則反是。是以譬之古之君子。如抱美玉而深藏不市。後之人。則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劉氏甥瑾。自其先大夫公而予之名矣。將冠。以其父命來求字。予字之曰懷甫。告之以古人之意。瑾也。勉旃。毋以石爲玉。而又銜之也。朱熹仲晦父書。

謝監廟文集序

故監西嶽廟謝君綽中者。建之政和人也。熹先君子太史公尉政和時。以公事行鄉落閒。聞田舍中有誦書聲。屬耳頗異。亟下車入其舍。則一少年書生。方對案危坐。吟諷自若。先君子前揖。問讀何書。生起對曰。儀禮也。是時士方專治王氏學。非三經字說。日錄。老莊之書不讀。而生之業乃如此。先君子固已奇之。引坐與語。酬應敏給。使出其文。詞氣亦不凡近。問其姓名。則曰。謝姓。譽名。綽中字也。先君子大喜。即與俱歸。日授以經史百家之言。而勉其業之所未至。未幾。記誦益廣。文字益工。先君子益歎重之。遂中紹興二年進士第。調主邵武之泰寧簿。歸領祠官。年四十六以卒。先君子蓋深惜之。君性耿介。與世俗多不合。而居家極孝友。既得官。即盡以先疇奉其兄。娶妻得田自隨。一旦亦舉而歸之。還自泰寧。自以不能隨俗俯仰。慨然願就閒秩。以便親養。然君之所以自許。與先君子所以期君者。蓋未嘗不以經綸之業爲言也。則其志豈自以爲止於此而已哉。君歿之年。先君子亦棄諸孤。後四十三年。而君之子東卿。乃以君之遺文一編。過熹於武夷精舍。熹讀其書。得其志。既歎君之不幸。又念先君子之門人賓客如君者。蓋無幾人。今亦無復存者。而熹與東卿。又皆伉拙不偶。不能有以成其先人之志。相與太息流涕久之。既而東卿請序其文。遂書其本末如此。君平生爲文甚多。東卿未能讀父書而孤。故其所得止於此。其閒又多舛繆脫落。不敢輒改。懼失其真。覽者詳焉可也。淳熙乙巳四月。旣望。新安朱熹序。

贈周道士序

清江道士周君抱琴來訪。屬余有功衰之感。不得聽其抑按。然視其貌。接其言。知其所志有深於是者。豈

歐陽子所謂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者耶。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君還江西。有問余者。以此示之。淳熙乙巳冬晦翁書。

### 三先生論事錄序

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閒。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仁義無所措。仁義無所措。則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固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吾懼子敦之言。遂得行於其閒。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目曰三先生論事錄。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所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

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聖賢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閒。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涸。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者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

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尙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竣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豐清敏遺事後序

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其詞約而旨微矣。而孟子論其所取之意。乃直以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言之。非其深造默識。有以得乎聖人之心。孰能知其所說之如此。而有志之士。欲有爲於此世者。又豈可以不察乎此。而先立其本哉。然自聖賢旣遠。道學不明。士大夫不知用心於內。以立

其本而徒恃其意氣才力之盛。以能有爲於世者。蓋亦多矣。彼其見聞之博。詞令之美。論議之躋。節概之高。一時之間。從其外而觀之。豈不誠有以過人者。然探其中而責其實。要其久而待其歸。求其充然有以慰滿於人心。而無一瑕之可指者。則什伯之中。未見其可以一二數也。嗚呼。若禮部尙書縉雲清敏公者。其真所謂有本者歟。觀其平居暇日。所以治心養氣而修諸身者。蓋天下之物。無足以累其志。是以爲子則孝。爲吏則廉。進而立乎本朝。則上自宗廟。以及人主之身。內自禁掖。近幸之私。而外及乎朝廷。卿相之重。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蓋有當時法家拂士。所爲低回遷就。而詭詞以幸濟者。公獨正色誦言。無少顧避。退未嘗以語乎家。而其計慮之明。諫說之切。所以不諧於時。而卒驗於後者。乃反因深文巧詆之筆。而後顯。及其出而賦政乎外。退處乎鄉。以至流放轉徙於荒寒寂寞之濱。而遂奄然以沒其世。則其所以處乎巨細顯微之間者。又皆清明純潔。而無一毫之歉。是非所謂原泉混混。而放乎四海者耶。孔子之歎孟氏之言。於是而益見其不我欺矣。熹愚不肖。生長窮鄉。聞公之名。而鄉往之久矣。獨恨未能盡得其行事之本末。前年公之曾孫中散大夫某。持節南來。亟往請焉。大夫公出是書。而遂以其序見屬。熹不得辭也。因次是說。以附於章貢李公跋語之後。雖於公之懿德馴行。剛毅大節。無能有所發明。然使讀公之書。而仰高山行景行者。知循其本而用力焉。則亦世道人材之一助。而非獨爲豐氏之私也。大夫公清苦廉直。勤事愛民。屢爲刺史二千石。入居郎省。皆有顯聞。然多不得久於其官。蓋有公之風烈云。紹熙二年夏四月戊寅朔。朝散郎直寶文閣權發遣漳州軍州事朱熹序。

贈徐端叔命序

世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幹納音。推知其人吉凶壽夭窮達者。其術雖若淺近。然學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蓋天地所以生物之機。不越乎陰陽五行而已。其屈伸消息。錯綜變化。固已不可勝窮。而物之所賦。賢愚貴賤之不同。特昏明厚薄毫釐之差耳。而可易知其說哉。徐君嘗爲儒。則嘗知是說矣。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世之君子。儻一過而問焉。豈惟足以信徐君之術。而振業之。亦足以知夫得於有生之初者。其賦與分量。固已如是。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直道而行。致命遂志。一變末俗。以復古人忠厚廉恥之餘風。則或徐君之助也。雖然。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天壽固不貳矣。必修身以俟之。乃可以立命。徐君其亦謹其所以言者哉。紹興壬午十月九日。新安仲晦朱熹書。

楚辭集註序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錄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曉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繼綽惻怛。不能自己之至意。惟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淚按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

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尙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覆。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據舊編。麤加彙括。定爲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後語目錄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鼂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鼂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

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廈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鼂氏已言之矣。至於揚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訕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鼂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暇悉著云。

中庸集解序

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焉。旣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爲此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擊誦。然旣雜乎傳記之閒。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

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於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於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於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二夫子於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於門人記平居問答之辭。而門人之說。行於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出他記。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熹之友會稽石君鑿子重。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復第其錄如右。而屬熹序之。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淺陋。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無駭於奇。必沈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爲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抑子重之爲此書。

采掇無遺。條理不紊。分章雖因衆說。然去取之閒。不失其當。其謹密詳審。蓋有得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惟哀公問政以下六章。據家語本。一時間答之言。今從諸家不能復合。然不害於其脈理之貫通也。又以簡帙重大。分爲兩卷。亦無他義例云。

王梅溪文集序

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閒。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虬。瑣細如蟻。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因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尙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庭中。一日數萬言。被遇太上皇帝。親



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卽召以爲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土疆。必雪讎恥爲己任。其所言者。莫非修德行政。任賢討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臧。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爲數郡。布上恩。恤民隱。蚤夜孜孜。如饑渴嗜欲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門。居鄉黨。則又親親敬故。隆信義。務敦樸。雖家人孺子。亦皆藹然有忠厚廉遜之風。平居無所嗜好。顧喜爲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爲人。不爲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模宏闊。骨骼開張。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仁義忠孝爲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傲而爲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疏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斂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爲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爲迂闊近名。不切時務。至其大節之偉然者。亦不能有以毫髮點汙也。然則公於五君子者。迹雖未必皆同。而心實似之。故自其布衣時。嘗和韓詩數十百篇。守番及夔。則又適在葛。杜。顏。范。之遺墟。皆嘗新其祠宇。以致歆慕之意。蓋亦每自比焉。嗚呼。公之必爲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予昔官中祕。直西省。皆得與公爲寮。辱公知顧甚厚。及來守建康。則公歿幾十年。而其子聞詩。適官府下。相與道舊。感慨歎歎。一日出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予序之。余蓋三復焉。而拊卷太息也。公之行事。今某官莫侯子齊旣狀之。而故端明殿

學士汪公聖錫。取以誌其墓矣。故余因不復著。獨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疏暢洞達者。言言懍懍。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爲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爲職。內外交修。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於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彊。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爲無憾於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聞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旣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通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鹽楛。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爲可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途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

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中筭。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爲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列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熹謹書。

張南軒文集序

孟子沒而義理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忠孝之傳。旣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義利之閒。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及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其言。嘉

其績且將倚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既歿，其弟定叟哀其故稿，得四巨篇以授予曰：先兄不幸蚤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也耶？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曩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疏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願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較，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四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言之所及，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惟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稿時，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

父師之傳者，有以識其端云。

論語纂訓序

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錄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氏。蓋熹外兄。丘子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爲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旣沒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十百歲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說淆亂之中。以爲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况後世之紛紛乎。此其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爲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爲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爲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爲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序。

送張仲隆序

士大夫狃於晏安無事。而不爲經世有用之學者。幾年於茲矣。屬者。天子慨然發憤。以恢復土疆。報雪讐恥。爲己任。思得天下卓然可用之實材。而器使之。夙寤晨興。當食屢歎。於是天下之士。祇承德意。始復相

與刮摩淬厲。務精其能。以待選擇。蓋自廟堂侍從之英。下至韋布芻蕘之賤。奮然並起。求以治軍旅商財利之術自獻者。一時爭出頭角。蓋人材之衆多。且適於實用。未有若今日之盛。而國勢之重輕強弱。視前日亦既有分矣。然予竊聞之。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夫豈固爲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爲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爲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吾黨張侯仲隆。材氣絕人。志節甚偉。方舉世晏然。溺於無事之時。其爲有用之學。固已久矣。及其闖然競於有事之際。則反深自閉匿。若無能者。然其試於百里。則善良懷其惠。而姦盜懾其威。退而閒處。則杜門讀書。以斟酌世故。而親仁尙友。以培本根。廓廓乎其未嘗有歎老嗟卑之念也。然則其於古聖賢仁義之說。殆亦槩乎其有聞矣。今天子聞其爲人。且欲召而見之。豈徒然者哉。行矣張侯。彊飯自愛。平生之學。從容爲上一二言之。明主且恨見公之晚。惟無忘所謂仁義云者。則庶乎有以慰友朋之望矣。乾道四年春二月丙申。新安朱熹序。

程氏遺書後序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答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而其傳寢廣。然散出並

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竊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熹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錄。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錄。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鈔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倡明道學。於孔孟既沒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游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閒。或者失之毫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况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眞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悞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閒。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鈔尙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錄。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

### 送黃子衡序

熹生十五年。當紹興之癸亥。始得與子衡游於潭溪之上。是時子衡生亦十五年。與余同師相好也。子衡後子衡者五月。以故兄事之。自是幾二十年矣。其游日已久。故其好日以篤。所居又爲東西鄰。弦歌誦說。

之聲相聞。其閒闊不以朝夕見者。非行役在外。則或事之縈繫。而不得肆爾。其餘則是聚而語六經百氏之奧。立身行事之方。與當世之得失。無不講以求其至。而及乎文章之趣。字畫伎藝之工。否皆。皆其餘也。子衡若以余爲可與語者。予亦賴子衡以自進。故雖閒而爲一日之別。未嘗不勤勤然相嚮慕。以別爲可惜也。今子衡一旦自以爲學未足以克其資。去而之三山。從師學焉。曩余與子衡游。觀其穎利明達。沈酣乎載籍之文。而從事乎道德之實。固已知其中有以大過人者矣。然猶懼其以是而自足也。蓋至乎今日。然後知其中之果有以大過人也。蓋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今子衡之行。不以千里爲遠。不以穎利明達之資。爲賢於人。其志豈止優於今之爲士者哉。願知所以求師。而亦素得之矣。則予之所道者。亦豈復有他求哉。亦願子衡自今息其所以能。而求其所以未學者於師而已。誠能如是言者。則雖睽離之歎。有甚於一日之別。而予與子衡。不可以介然於懷也。則予之所以與子衡者。其亦可知矣。夫子衡之所以責於我者。其亦可以無負矣夫。紹興三十二年十月有二月。從表弟新安朱熹序。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



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之。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 論孟集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旣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踏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閒。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閒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旣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

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閒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閒。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醜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俗流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 朱子文集卷之十二

雜著

論諸生

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脈。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筴而相與嬉。其閒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降登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故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僕以吏事。得與諸君游。今期年矣。諸君之業不加進。而行誼無以自著於州里之閒。僕心愧焉。今旣增修講問之法。蓋古者理義養心之術。諸君不欲爲君子耶。則誰

能以是強諸君者。苟有志焉。是未可以舍此而他求也。幸願留意毋忽。

諭諸職事

嘗謂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於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葦。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諸生蒙被教養之日久矣。而行誼不能有以信於人。豈專法制之不善哉。亦諸君子未嘗以禮義教告之也。夫教告之而不從。則學者之罪。苟爲未嘗有以開導教率之。則彼亦何所趨而興於行哉。故今增修講問之法。諸君子其專心致思。務有以漸摩之。無牽於章句。無滯於舊聞。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誠意於飲食起居之閒。而由之以入於聖賢之域。不但爲舉子而已。豈不美哉。然法制之不可後者。亦旣議而起之矣。惟諸君子相與堅守而力持之。使義理有以博其心。規矩有以約其外。如是而學者猶有不率。風俗猶有不厚。則非有司之罪。惟諸君留意。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

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己之羞哉。今茲試補縣學弟子員。屬烹典領。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 讀書之要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著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深之。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著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矣。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凌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味。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疏通。語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卻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論語課會說

古之學者。潛心乎六藝之文。退而考諸日用。有疑焉。則問。問之弗得。弗措也。古之所謂傳道授業解惑者。如此而已。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學問之道。豈止於此哉。自秦漢以迄今。蓋千有餘年。所謂師弟子者。皆不過如此。此聖人之緒言餘旨。所以不自於後世。而後世之風流習尚。所以不及於古人也。然則學者。欲求古人之所至。其可以不務古人之所爲乎。今將以論語之書。與諸君相從學。而惟今之所講者。不足事也。是以不敢不以區區薄陋所聞。告諸君。諸君第因先儒之說。以逆聖人之所志。孜孜焉。蚤夜以精思。退而考諸日用。必將有以自得之。而以幸教。熹也。其有不合。熹請得爲諸君言之。諸君其無勢利之急。而盡心於此。一有得焉。守之以善其身。不爲有餘。推之以及一鄉一國。而至於天下。不爲不足。熹不肖。不敢以是欺諸君也。

滄洲精舍諭學者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又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章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卻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卻全然不曾著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湊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衍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真實見得真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腳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著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 又論學者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參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皇極辨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爲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爲天極。脊棟之爲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爲尤近。顧今之說者。旣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卽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卽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大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渺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旣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純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爲孝者。莫能尙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攷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德。而



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有曰：「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其曰：「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爲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其曰：「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云者，則以言夫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云者，則以言夫民之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有以爲至極之標準也。其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云者，則以言夫君既立極於上，而下之從化，或有淺深遲速之不同，其有謀者有才者有德者，人君固當念之而不忘，其或不能盡合而未抵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其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云者，則以言夫人之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於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實也。其曰：「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云者，則以言夫君之於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其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弗用咎云者，則以言夫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賴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至其無復更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於事，而其起以報汝，唯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

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皆不敢徇其己之私。以從乎上之化。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己私之生於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己私之見於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於極矣。其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身立極。而布命於下。則其所以爲常爲教者。皆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其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云者。則以言夫天下之人。於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云者。則以言夫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爲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統御人羣。而履天下之極尊矣。是書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詞之宏深奧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爲大中。又見其詞多爲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爲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爲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髮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爲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

之體而務爲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尙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爲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爲不衆。更歷世變。不爲不多。幸而遺經尙存。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於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考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辨李氏常語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人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互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籓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纒變其

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之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己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遂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於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記論性答稟後此篇雜出問答書中今以附此

此篇出於論定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蔡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尙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旣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旣非妄。又非眞。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旣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賅。不可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賅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末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父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釋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一作息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爲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藁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壬辰仲秋日。

書

白鹿書堂策問

孔子歿七十年。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說孔子。而獨荀卿、揚雄、王通、韓愈。號為以道鳴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比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不熄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揚雄以來。於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二三子其詳言之。

記解經

凡解釋文字。不可令注脚成文。成文則注與經各爲一事。人唯看注而忘經。不然。卽須各作一番理會。添卻一項功夫。竊謂須只似漢儒毛、孔之流。略釋訓詁名物。及文理義致。尤難明者。而其易明處。更不須貼句相續。乃爲得體。蓋如此。則讀者看注。卽知其非經外之文。卻須將注。再就經上體會。自然思慮歸一。功

此記不毛。何年。四書章句。朱子文集卷十二雜著。朱子文集卷十二雜著。朱子文集卷十二雜著。

力不分。而其玩索之味亦益深長矣。

伊川先生年譜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幼有高識。非禮不動。見語錄。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見哲宗徽宗實錄。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見文集。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見呂氏童蒙訓。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見涪陵記義錄。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見文集。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卽先生之居。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卽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常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稱首。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尙書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見哲宗徽宗實錄。案溫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劄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



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眞儒者之高蹈。聖代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有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啓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種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眞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閒。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今古。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聰。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眞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以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高賢得爲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用矣。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巖叟奏云。臣

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尙有以爲陛下言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爲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劄子三道見文集文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尊居卑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疏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願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

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尙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  
貶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  
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  
釋數行。爲益旣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  
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  
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  
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  
於上達。所繫尤大。又講學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  
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奪甫  
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奪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  
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  
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二年。  
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  
請遂矣。然祖宗以來。竝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

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之。見文集。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見聞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

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繫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字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敕臣察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敕才了卻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卽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敕了卻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以麤糲遂輪爲食會皆用肉食矣元祐初崇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爲非是議爲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醇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翰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拔輩衛之遂立敵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爲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進退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辭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

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頤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纒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徧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句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恣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事。皆謂得人。實爲稀闊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不爲闕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佞大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頤欲以故舊傾大臣。以意氣役臺諫。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伏頤之經行。故不知者。指以爲頤黨。陛下慎擇經筵之官。如頤之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彙年。猶豫不果。使頤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無愧也。

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得當。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集。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句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見文集。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徽宗卽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制見曲阜集。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涪州，氣貌容色鬕髮，皆勝平昔。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卽謁告欲遷延爲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彞叟之意。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卽嘗致仕也。未詳。崇寧二年四

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復官。又云敘復過優。亦未詳。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見語錄。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焯。張繹。尹焯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光庭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更有今日事矣。先生旣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



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或誦，或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袖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平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

# 朱子文集卷之十三

##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源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爲。日可見之迹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爲者也。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也。凡此三者。雖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未有專務其一。而可以爲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爲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爲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麤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實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旣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

其至末至麤亦無不盡而德之修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孝德之行而已。至於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得而豫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爲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爲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爲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於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於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學也。三行之教小學之學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

樂記動靜說

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何也。曰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卽有是形。有是形則卽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卽所謂情也。又曰物至而知知而後好惡形焉。何也。曰上言性情之別。此指性之動處爲言。而情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地滅矣。何也。曰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惟其不自覺知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誘之。此所以流濫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也庶乎其可制矣。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如天理滅息。尙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閒不容息處。惟其反躬自省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

而外誘不能奪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何也。曰。上言情之所以流。此以其流之甚而不反者言之也。好惡之節。天之所以與我也。而至於無節。宰制萬物。人之所以爲貴也。而反化於物焉。天理惟恐其存之不至也。而反滅之。人欲惟恐其制之力也。而反窮之。則人之所以爲人者。至是盡矣。然天理秉彝。終非可殄滅者。雖化物窮欲。至於此極。苟能反躬以求天理之本然者。則初未嘗滅也。但染習之深。難覺而易昧。難反而易流。非厲知恥之勇。而致百倍之功。則不足以復其初爾。

###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於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

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魍魎。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

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及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其兇朋黨繇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

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仁說

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徧舉而賅。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

愛人利物之仁  
也。在子天地偏。

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論。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願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



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麤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蠡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髣髴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摺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乘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

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爲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爲。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爲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蘊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 觀心說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反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於物者耶。此亦不待教而審其言。

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紕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耳。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日不使旦晝之所爲，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爛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與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訖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學校貢舉私議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爲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啓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甚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朝廷州縣。每有一事之可疑。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顧。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驗其爲教之得失矣。而議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試文字之不公爲患。而倡爲混補之說。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舉行。崇寧州縣三舍之法。而使歲貢選士於太學。其說雖若賢於混補之云。然果行此。則士之求入乎州學者必衆。而今州郡之學。錢糧有限。將廣其額。則食不足。將仍其舊。則其勢之偏。選之艱。而途之狹。又將有甚於前日之解額少。而無所容也。正使有以處之。然使游其間者。校計得失。於旦暮錙銖之間。不得寧息。是又不惟無益。而損莫大焉。亦非計之得也。蓋嘗思之。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王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

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此而遂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試者多。太學則解額闊。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所以今日倡爲混補之說者。多是溫福處婺之人。而他州不與焉。非此數州之人。獨多躁競。而他州之人。無不廉退也。乃其勢驅之。有不得不然者矣。然則今日欲揀其弊。而不以大都解額爲先務。雖有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三舉終場人數。大學終場人數。解試亦合分還諸州。理爲人數。通比舊額都數。定以若干分爲率。而取其若干以爲新額。如以十分爲率。而取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百人爲額。更斟酌之。又損大學解額。舍選人分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數。權許仍舊。則士安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其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胄子。皆此

# 朱子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自序

劉述先

第八章由儒佛的分疏討論到朱子建立道統的根據。由此而確定了宋儒與先秦儒的本質關連。再進一步由朱陸異同的分疏而可以確定朱子在整個儒家傳統上的地位。基本上我贊同年先生以朱子為「別子為宗」的看法。但我對朱子有比較同情的了解；他在最中心的一點體會上雖有所虛欠，然不能不肯定朱子在內聖的修養過程以及教育程序上的貢獻，始足以正陸王之學的末流之失。

第九章，王學與朱學：陽明心學的再闡釋大體是重印我在一九七二年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十四期發表過的一篇舊文章。把該文收在這裏，加上引言前半的案語，乃可以清楚地看出兩方面的特色與互相對比之處。

現代意義。一旦把握到朱子思想的本質，乃進一步直抒己見；他的那一些思想必須加以修正或者揚棄，那一些思想必須加以傳承而發揚光大。這也是我在繼承了傳統儒家的理想，通過現代的挑戰，而所蓄積的心得。這已不再是在說明朱子的思想，而是在展露我自己的心聲。知我罪我，這自要存乎其人了。

寫此書時，不避詳細徵引，主要是朱子的東西太多，必定要在文集語錄中選出一些比較基本的材料，用系統的眼光串連起來，才能給學者一個門徑。同時由於各章獨立寫成，內容難免略有重複處，但討論的角度不同，對於熟悉朱子的思想來說，也似有其必要，故未將之加以刪除。

歷年來，我寫了不少汎論中國哲學文化的文章。我做學問的方法一貫是由博返約。如今寫了這樣一部專門性的論著，對我自己來說，也是一個突破。這表示說，在我做學問的過程中，又踏入另一個階段了。我並沒有放棄我那一些一般的看法，但只有深厚的學力才能托得起凌空的議論。而在對一個問題有深入的研究之後，也就會修正一個人對於一般事物的看法。我很慶幸，我自己這一部書沒有在幾年以前動筆，那時我決寫不出我現在這樣的視野。當然在將來，我一定又會對這一部書不滿意。但在目前，我把我能做的盡到自己的努力做了出來，心中所感到的愉悅是難言的。

儒家自五四以來一直在式微的狀態之中。但打從熊十力先生起，每一個世代都有才智之士用心努力。在這一方面，使得當代的新儒家在國際學術上都成為一個不可完全忽視的思潮。熊先生首先把握到了新儒家根本的慧識，是父親靜窗先生最先引導我去讀熊先生的東西。但熊先生用改造唯識論的方式來建立儒家的形上學的方式是難以為人接受的。接着，唐君毅、牟宗三先生汲取西方哲學的泉源來重新闡述中國哲學的慧識，也有了卓越的成就。在我年青時，我很受到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以及唐君毅先生「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的影響。五四以後對傳統的認真簡直是不遺餘力。這兩部書却幫助我看到傳統歷史文化之中正面的價值。然而這兩部書也有它們的缺點，現在我覺得錢先生和唐先生把傳統歷史文化過分理想化了。

其間主要是安雲幫助我多看到人生的現實面。徐復觀先生對傳統政治的批評顯然更為鞭辟入裏，而他兼採義理考據的方法，以敏銳的眼光所作的一些論斷，給與我很大的啟發。牟宗三先生對傳統中國哲學的慧識的掌握與分疏，吾無間然。但我喜歡在康德所提供的線索以外，更酌取解釋學的方法來恢復中國哲學的慧識。同時我對當前現實的了解與探索也因角度的轉移而有了不同的視野。業師方東美先生講中國原始儒家的理想，對於我有莫大的刺激和鼓舞的力量，但是我自己的更留意於宋明儒的體證，而我更接近於新亞的傳統，但我的同時也是臺大的自由風氣的產物。總之，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獨特的心聲，也有它普遍的意義，問題在不能凝鍊到一種適當的方

式下把自己的懷抱和體驗表達出來。然而，成熟的過程是緩慢的，而且後之視今也猶今之視昔，生命的過程和歷史的理想，也就是以這一種方式不斷延續下去，溫故而知新；不斷地傳承，不斷地創新，這是由孔子以來一代代繼承下來的民族的共命慧，不可加以輕棄。

這部書的各章只有牟宗三先生曾經看過初稿的全文，指出了我的一些錯誤和疏忽，但想必還有不少缺失之處，自應完全由我個人負責。此外讀過部分章節，和我討論過相關問題的師友、同裏、學子，恕我不能在這裏一一誌明，但絲毫不減少我心目中對他們的謝忱。安雲這兩年一個人留在異域，獨力挑起了照顧孩子與家庭的重任，讓我一個人到中文大學哲學系來服務，專心寫我的著述，尤其是我要特別感謝的。此書開始屬稿於前年十月，完成於今年四月，共歷時一年半。（下）

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尙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折其半。以爲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爲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減其半。其餘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如八行之類。專委逐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禮津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齋舍安排。而優其廩給。仍免課試。長貳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餘令特赴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如餘人二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往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不以爲是者。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惟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今當直罷無可疑者。如以習之者衆。未欲遽罷。則限以三舉。而遞損其取人之數。俟其爲之者少。而後罷之。則亦不駭於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況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賅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揚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討論。分定年數。兼許於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通鑑爲一科。時務則律歷地理爲一科。通禮新儀爲一科。兵法刑統敕令爲一科。通典爲一科。以次年分。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爲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爾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



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輕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修王安石邵雍程頤張載呂大臨楊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修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周禮則劉敞王安石楊時儀禮則劉敞二戴禮記則劉敞程頤張載呂大臨春秋則啖助趙正陸淳孫明復劉敞程頤胡安國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則又皆有集解等書而蘇軾王雱吳棫胡寅等說亦可采以上諸家更加考訂增損如劉棻等說恐亦可取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於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答議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據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

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旣以此倡之。舉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翦經文。巧爲餽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旣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尙仍故態。卻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題。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翦。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漕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譴罰。則主司不敢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尙存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己意者。其說已略具於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作義。大抵不問題之大小長短。而必欲分爲兩段。仍作兩句對偶破題。又須借用他語。以暗貼題中之字。必極於工巧。而後已。其後多者三二千言。別無他意。不過止是反復敷衍。破題兩句之說而已。如此不惟不成經學。亦復不成文字。而使學者卒歲窮年。枉費日力。以從事於其間。甚可惜也。欲更其弊。當更寫卷之式。明著問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約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說。而論其意。又次旁列他說。而以己意反復辯析。以求至當之歸。但令直論聖賢本意。與其施用之實。不必如

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證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者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寢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雋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耆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謬濫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

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制科當詔舉者。不取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使以深厚簡嚴爲主。而能以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工。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先王之道。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有取焉。

趙壻親迎禮大略

前期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及期具饌。設倚卓。置於堂中。東西相對。各置杯匕箸蔬果於卓上。酒壺在案席之後。別置卓子於席南。注子置其上。

壻盛服。主人醢子之禮。乘馬至女氏之門。下馬俟於次。女尊長父母醢子之禮。出迎壻於門外。揖遜而入。至於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面再拜。向內拜宅裏去。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中門。至於廳事。壻揖之。至婦轎前。舉簾以俟。姆奉婦登車。下簾。壻揖主人。主人不降送。壻乘馬在前。婦車在後。皆以二燭前導。以行。壻先至廳事。俟婦下車。揖。遂導以入。婦從之。贊者導壻揖婦。而後婦從之。適其室。婦從者布席於閭內東方。壻從者布席於西方。壻立於東席。婦立於西席。婦拜。壻答拜。壻爲婦舉蒙頭訖。揖婦坐。壻東。婦西。從者斟酒。壻揖婦。同祭酒。舉飲。從者置殽。壻揖婦。同祭殽。食畢。又斟舉飲。饌不祭。三斟亦如之。此參酌古人合牢之禮。乃徹饌。

### 滄洲精舍釋菜儀

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涼衫。掌儀設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坐前。每位各左一籩。今用漆盤。實以脯果。右一豆。今用漆盤。實以筍菜。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今以瓦尊代。加勺。幕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之東。盥洗在東。爵洗在西。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中東爵西。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人引獻官升堂。點閱。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東序。西向。祝立於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

於尊南北向。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帨手。升焚香再拜降。再詣盥帨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舉冪酌酒。獻官以爵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祭奠爵於籩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讀祝訖。興復位。獻官再拜。次詣盥洗爵如初。洗諸配位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東先西後。分奠訖復位在位者皆再拜退。

獻者贊者

分奠二人 贊者二人

祝

掌儀者

司尊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卽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焯燿諱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黜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

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答史院取問狀。何幸其徒自爲失計。出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惟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誣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閑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贈兄孫漸者。卽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壻。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爲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閑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對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

而失之者也。又觀閑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奧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閑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開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於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很復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惟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謖既久，漸涵透轍，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歲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爲，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



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閑樂亦未之言也。若閑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爲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爲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尙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歷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爲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爲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閑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爲失其正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爲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爲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爲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安石之心。愈益自信。以爲天下之人。真莫己若。而陰幸其言之不足爲己病。因遂肆其很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閑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爲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爲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渺茫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

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爲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爲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閑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盡直以三代之法爲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以闕於審量而輕爲論說直廢大典固爲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迭爲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麤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爲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爲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爲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爲麤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麤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臥地而顧客褰衣如錢景謨之所敘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爲學而又不能辨於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了翁以爲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

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聲形爲如何。欲其遠近齊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爲言。有所不通。則途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偶然之語。以爲證。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舛謬。顯然之迹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亦豈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誤。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爲大。了翁之言。蓋亦疏矣。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娣姒。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溫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拂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鶴鶉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卽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閑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復詳密。以辨其爲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爲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天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爲違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惟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爲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閑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奧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爲一家之言。

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按爲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旣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願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惟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爲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爲學者。亦自未得聖賢之門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惟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爲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爲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卿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璫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章。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鳧鷖一義。以爲實奢汰之原。此爲獲殺人于貨之盜。而議其竊鉤之罪。對放飯流歡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

朱子文集卷之十四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員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橫渠先生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亡友荊州牧張侯敬夫畫像。新安朱熹爲之贊曰。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侏侏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尙有以卜其見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括蒼潘君叔度畫其先師東萊呂氏伯恭父之像。於可庵退老堂之上。曰。使西河之民。毋疑我於夫子也。屬其友朱熹贊之。爲作詞曰。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像自警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

闡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按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尙少。載著車中。後漢書曰。陳實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爲聞喜令。遷大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黨人連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實曰。我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宦者張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實獨弔焉。後復誅黨人。讓以實故。多所全宥。實。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四卒。謚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在事明理。稱爲神君。葉官而歸。閉居養志。又曰。陳紀字元方。實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實高名並著。而弟誼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羔雁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文。爲魏司空。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荀淑有八子。儉。緄。靖。濂。注。爽。肅。敷。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遂署其里。爲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卽棄官去。後坐黨綱。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拜徵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子或。字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爲娶。

宦者唐衛女。後從曹操。操以爲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或諫止之。遂爲所害。或亦作郁。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邇敞廬。因得相其役事。旣又爲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爲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歟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汗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豎全邦。爛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優而不見。有黯其思。薄言造之。願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幃柴車。策紀前衛。杖謀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願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其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髮髯兩穉。亦實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跡。贅旒之命。特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爲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嘆。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槃余衷。百爾窺臨。竟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執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樂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游以居。嗚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蛻汗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朱子文集

卷十四 銘

四九一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昔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熹爲題其榜。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爲己。今也不然。爲人而已。爲己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爲人之學。燁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懷金。煌煌燁燁。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繇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絕今不爲。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寫照銘

乾道九年。歲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髮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念也。福

唐□□元爲予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於終操有要保無窮。

### 箴

####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撥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如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 題跋

####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列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敍。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

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敍。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二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力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於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

以爲聖人彊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歎。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黃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時討論。以爲一家一國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心。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誥、徐潤、孫曰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尙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並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

### 書伊川先生易傳板本後

易之爲書。更歷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庖羲氏之象。文王之辭。皆依卜筮以爲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

贊則又一以義理爲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哉俗之淳漓旣異故其所以爲教爲法者不得不異而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考象辭者泥於術數而不得其弘進簡易之法談義理者淪於空寂而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如己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亦無所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摹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熹不得讓輒書此以遺之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闕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其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蘊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說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鑿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跋陳了翁與兄書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己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嘗胸中浩然。前定不疚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入毫芒。是以擴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

跋劉雜端奉議及司馬文正公帖

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今觀熙寧雜端劉公之奏議。知其致君澤民之願。勤懇切至。不啻其身之疾痛。觀司馬文正公之遺帖。見其忠君愛國。而相勉以正。

之意。又不勝其拳拳也。嗚呼盛哉。然而道勝名立之言。或者猶竊病之。以熹而慮。彼蓋有激而云爾。不然。夫豈不知。既有其實。則名自隨之。在我固有不得辭者。而當時風俗之厚。習尚誠慤。亦不以是爲嫌也。又況忠賢去國。一時之心。固不能無慨然者。同志之士。憂之過甚。恐其以是而不能鬱鬱以久也。則姑爲是說。以寬譬之。是乃忠君愛國之尤者。而猶深有望於他時也。豈以近名爲累。而故爲回隱以避之哉。劉公之事。紹興大參。晉陵張公。記之已詳。一時衆賢。又從而推明之。亦皆足以見其鄉慕之意矣。公之二世孫君房。又出以示熹。使得託姓名焉。自惟晚出。何敢復贊一詞於其間。特因或者所疑。而妄論之。以附於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爲。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惟堯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於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勿爲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旣又謀刻諸石。以貽久遠。閒以視熹。熹竊以爲此書之行。可爲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爲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慶元二年二月辛未。新安朱熹謹書。



書河圖洛書後

世傳一至九數者爲河圖。一至十數者爲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寘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其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爲洛書矣。閻阜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驗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遜翁書。

跋萬君行事後

自鄉舉里選之法廢。取士者先文藝。後材實。於是野多遺賢。朝多曠位。而治具民俗。每不能無愧於前世。讀正父所論著。其舅氏萬君之行事。能以視於當世之人材。其亦足以觀矣。正父好古多學。深有志於治道。而其筆力從橫。詞氣雅健。又如此。亦所謂似其家姓者耶。

跋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爲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淆矣。如劉次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顛者。極爲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真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卷中。而元本故在人閒。得不殺亂。此本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衍裕。而氣象超然。不與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一從自己胸襟流出者。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知其所以美也。書詞問訊。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蓋深有意於游覽。而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偶耶。因念頃年。廬阜終更。諸公議遣使蜀。而孝廟

記憐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然東留訖無補報。而徒失西遊之便。每以爲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僊游之日遠。無復有意於人世也。熹記。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書僞詔後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塘。而留張忠獻公於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缺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實與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資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於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

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紹熙甲寅正月癸亥朔旦。朝散郎祕閣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謹書。

跋曾裘父贈屈待舉詩

昔李起居成季。見其姪大參漢老之文。曰。汝於文吾不能有所與。但勿求人知耳。余嘗愛其言。每爲士友誦之。今來江西。見其士友。多妙於語言。而往往不能無求人知之意。豈於李公之誨。未之講耶。將旣曰爲文。則勢必不能無待於外也。屈君以詩見知於艇齋矣。而猶不能不借重於衆口。辱以謂予。因爲書此云。新安朱熹仲晦父。

跋曾仲恭文

前輩文字。規模宏闊。論議雄偉。不爲脂韋嫵媚之態。其風氣習俗。蓋如此。故宣和之後。建紹繼起。危亂雖極。而士氣不衰。觀曾公之文。亦可以見其髣髴矣。近歲以來。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調笑爲工。無復丈夫之氣。識者蓋深憂之。而不能有以正也。因讀此編。輒私記於其後云。

跋鄭宣撫帖

賢士大夫。不容於邪枉。以致於竄逐流離之禍。雖其平生至親篤友。亦或背而去之。甚者安視其狼狽困

辱而莫之卹也。當此之時，乃有常日未嘗一通聲問之人，獨能奮然不顧一時權臣之威虐，崎嶇反側，以致其擁護扶持之力，而不少懈。彼豈故爲詭激之行，以驚世取名哉？特以秉彝好德之良心，憤世疾邪之壯志，獨有得於天分之多，而又能不爲私情邪念之所回奪，是以於此自有不能已耳。嘗記頃年侍坐於端殿，尙書汪公見其於當世之士有能此者，每極稱歎，以爲難能。初蓋未能不以爲疑，逮此晚歲，更事既多，然後知其言之有味，而識其有補於世教之深也。偶觀南豐魯衡父所藏宣撫鄭公與其先君教授公手帖，竊獨重有感焉。因書其後而歸之，以爲世之君子宜有讀之而泚其頰者云。

跋三家禮範

嗚呼！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通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修也。長沙郡博士邵君困，得吾亡友敬夫所次三家禮範之書，而刻之學宮。蓋欲吾黨之士相與深考而力行之，以厚彝倫而新陋俗，其意美矣。然程張之言，猶頗未具。獨司馬氏爲成書而讀者，見其節文度數之詳，有若未易究者。往往未見習行而已，有望風退怯之意，又或見其堂室之廣，給使之多，儀物之盛，而竊自病其力之不足，是以其書雖布而傳者，徒爲篋笥之藏，未有能舉而行之者也。殊不知禮書之文雖多，而身親試之，或不過於頃刻，其物雖博，而亦有所謂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者。今乃以安於驕佚，而逆憚其難，以小不備之故，而反就於大不備，豈不誤哉！故熹嘗欲因司馬氏之書，參考諸家之說，裁訂增損，舉綱張目，以附其後，使覽之者得提

其要。及其詳。而不憚其難行之者。雖貧且賤。亦得以具其大節。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願以病衰不能及已。今感邵君之意。輒復書以識焉。嗚呼。後之君子。其尙有以成吾之志也夫。紹熙甲寅八月己丑朔。新安朱熹書。

書程子禘說後

王者禘其祖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生亦如之。

禘其祖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嫄。姜嫄已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卽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獨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惟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爲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爲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養男也。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祭用圓丘。器用陶匏。棗結。服用大裘。而祭宗祀九月。萬物之成。

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丘。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惟祭昊天上帝。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禘之矣。介甫議以爲不當。禘。順以下。禘可也。何者。本朝推僖。祖爲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禘。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爲之。並不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爲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

熹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爲僖。祖無功德者。熹答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孫子。人皆以爲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說。所謂今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爲無功業。乃與熹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紹熙甲寅閏十月七日。臨安寓舍謹書。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因觀呂。滕。李。三君子傳授舊編。及李丈跋語。竊有感焉。謹識於後。慶元乙卯中冬甲辰。朱熹記。

書釣臺壁閒何人所題後。此詞實亦先生所作。

不見嚴夫子。寂寞富春山。空留千丈危石。高出暮雲端。想像羊裘披了。一笑兩忘身世。來插釣魚竿。肯

似林閒翮。飛倦始知還。中興主功業就。鬢毛斑。驅馳一世人。物相與濟時艱。獨委狂奴心事。未羨癡兒鼎足。放去任疏頑。爽氣動星斗。終古照林巒。

頃年屢過七里灘。見壁閒有胡明仲丈題字刻石。拈出嚴公懷仁輔義之語。以厲往來士大夫。未嘗不爲之靡娑太息也。然亦不能盡記其語。後數十年再過。因覓其石。則已不復存。意或者惡聞而毀滅之也。獨一老僧年八十餘。能誦其詞甚習。爲予道之。俾書之冊。此予未久而還。則亦爲好事者裂去矣。因覽兩峯趙叟醉筆。釣臺樂府偶記。向所嘗見一詞。正與同調。并感胡公舊語。聊爲書此。慶元己未人日。雲谷老人云。

釣臺故有范公記文。詞義甚偉。後人不容復措手矣。中間有江子我一記。獨書作新歲月。最爲得體。而巖述其以羊裘題軒。客星命閣之意。名義亦爲高雅。今屢經火。不知此石尙存否也。近年乃有作記。力辨嚴公非詭激素隱者。蓋邵康節作安樂窩中好打乖詩。明道程先生和之曰。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而康節又復之。乃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跋曾南豐帖

余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之文。而竊慕效之。竟以才力淺短。不能遂其所願。今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爲文也。慶元己未三月八日。

跋彭監丞集

余頃使浙東時。諸郡民以保伍之役不便。相與自言者衆。獨台之臨海為無有。問其故。則曰。前此縣令彭君。視其聚落之貧富。而稍正定其疆理。使貧里得免頻役之苦。以故皆樂趨事。無所為訴。余念聚落貧富之不均。最為役法大害。聞者雖設歇役年歲倍半之差。而猶有所不通。今彭君所行。雖律令所無有。然亦非有禁也。真可謂得法外意矣。聞頗推其法於他郡縣。人果皆以為便。後以按事至台。留甚久。聞臨海士民稱彭君之政不容口。曰。吾邑數年之前。唯顏侍郎度為有去思。而近歲乃得彭君。其惠愛惻怛。酷相似。而綜理詳密。殆過之。既又得其所為戶口財賦之書。讀之。益知彭君之志。不但為百里規模而已也。然余自是罷歸。不復出者累年。亦聞彭君登朝出守。持使者節。而竟不及試。以卒。每深以為恨也。慶元己未。君之中表林生補。持此集及葉卿所撰墓銘過余。三復感歎。因書疇昔所聞以附焉。以為有志於民者。尚有取也。三月丁丑。既望。新安朱熹。

跋家藏劉病翁遺帖

病翁先生壯歲棄官。端居味道。一室蕭然。無異禪衲。視世之聲色權利。人所競逐者。漠然若亡見也。熹蚤以童子獲侍左右。先生始亦但以童子見期。而熹竊窺觀。見其自為。與所以教人者。若不相似。暇日。僭有請焉。先生欣然嘉其有志。始為開示為學門戶。朝夕誨誘。亶亶不倦。其後先生屬疾。熹適行役在外。亟歸省問。先生喜甚。顧而語曰。病中無可與語。幸吾子之來歸也。自是日奉湯藥。先生所以教詔益詳。期許益重。至為具道平生問學次第。頃倒無餘。一日從容。因出詩一篇見授。先生性不喜書。常時詩文。率多口占。



使諸生執筆獨此與贈劉致明丈長句皆手書之其意可見也。贈別詩有小几清香慰臨別極知了了萬緣輕之句。子姝或惡其語之不祥者。先生笑曰。此何足譏。然亦爲汝更之。因別定爲愁絕字。既又發故篋得碎紙數十。皆平日省躬自厲之言。稍以先後次爲一篇。命熹與同舍生黃銖筆之。復取閱視。手自更定數十字。閒不一日。遂啓手足。諸子姝乃共發其先所緘封遺書數幅。皆熹未歸時所留。處畫庶事。遍及遺孤。復有片紙屬熹爲作張公書。爲有勉力大業之語。熹始得泣受而寶藏之。以至於今。不敢失墜。然而躬行不力。老大無成。不能有以仰副當日付受之意。抱此愧恨。每念將無以見先生於地下。今病已力何所復云。姑取遺墨聯爲一編。而序其本末。以示子孫。且以示諸同志。使於前修景行之懿。知所跋慕。而又視熹之慵惰無聞。以爲前車之戒也。熹字元晦。亦先生所命。其祝詞具在。以非臨終手筆。別附他卷。先生沒以紹興十七年丁卯。後五十三年。慶元己未五月丙申。門人朱熹謹書。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絃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牆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

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冢。則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爲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爲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卻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爲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爲放肆以自欺也哉。己未五月二十二日。

題李太白詩

世道日交喪。澆風變淳原。不求桂樹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若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林光之攜陳光澤所藏廣成子畫像來看。偶記太白此詩。因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曾夢見他腳版耶。

題袁機仲所校參同契後

予頃年經行順昌。憩篔簹舖。見有題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之語。於壁閒者。三復其詞。而悲之。不知題者何人。適與予意會也。慶元丁巳八月七日。再過其處。舊題固不復見。而屈指歲月。忽忽餘四十年。此志真不就矣。道閒偶讀此書。并感前事。戲題絕句。鼎鼎百年能幾時。靈芝三秀欲何爲。金丹

歲晚無消息。重歎負管壁上詩。晦翁。

跋胡五峰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臥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

上芸香閣。時籍溪先生除正字。赴館供職。閣老新峨豸角冠。劉共父自祕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臥空谷。

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敘其本末。而書之於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閒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旣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因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

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年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百年之閒。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閒。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於雲谷之晦庵云。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是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媿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閒。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略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既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遠月忘。又已如此。可勝歎哉。

周子通書後記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諱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

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竊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二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扞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跋胡澹庵所作李承之論語說序

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不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李君承之。來自廬陵。出示澹庵先生胡公所爲作論語解序。斂衽三復。如奉音旨。敢竊推其餘意。以附卷尾。李君幸以愚言思之。則庶乎知先生所以推揚期待之意矣。淳熙乙巳六月乙丑。新安朱熹敬書。

跋李壽翁遺墨

韓退之著書立言。舐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身。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閒獨深爲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君之謂與。熹不及從公游。而蒙公見與甚厚。其子正夫。示以絕筆。因得捧讀。而竊識其說於後云。淳熙丙午九月甲辰朔。

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閒。老師宿儒。尙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

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不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於臨漳郡齋。

# 朱子文集卷之十五

## 祭文

### 祭黃尚書文

大道既隱。淳風日弊。氣鍾於人。鮮克全粹。習而益遠。輕肆苟偷。言如可重。考行則羞。猗歟我公。受材特異。不假修爲。默與道契。端莊靜一。終日欽欽。不動而敬。神保是臨。賓於王庭。昌言大對。庸弗順隨。久斥於外。晚歸獻納。正笏垂紳。時而後發。一言萬鈞。闔閭省曹。侃侃禁鬪。權倖顧之心。摧氣奪。孝慈擲。未返北征。引經抗疏。罷宴請行。帝嘉其忠。衆服其勇。咸惜公行。係國輕重。公嘗老矣。茲復告歸。祖帳東門。觀者歔歔。公在故鄉。恂恂翼翼。士夫高仰。遠邇承式。帝曰懷哉。舊學之賢。乃詢乃訪。加璧以先。公拜曰都。此帝之德。盡言不隱。是乃臣職。公年雖高。不杖不扶。謂當復起。駟馬安車。一病踰年。竟以喪告。疏有遺忠。當寧震悼。嗚呼哀哉。熹以晚學。獲游公門。望公容貌。鄙寬薄敦。惟其躁輕。弗克持久。公不鄙焉。撫接加厚。去歲之春。入拜公堂。公時已病。志氣則彊。正冠肅容。不異平日。端拱立談。教告諄悉。豈謂此別。遂隔死生。聞訃欲往。竹符是繫。寫哀陳辭。漬繇走醑。想像德容。恍若瞻對。顧惟媮惰。不克其躬。永言疇昔。以此負公。

### 祭張敬夫殿撰文



嗚呼敬夫。遽棄予而死也耶。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之冬。風雪南山。解袂櫛州。今十五年。公試畿輔。公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獄。驛騎相望。音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觀於時。神聖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函遺問訊。閱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獻歎。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涕請行。誼不忍留。曾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耶。惟公家傳忠孝。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弟以語。予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鑿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竊聞故友敬夫張兄右文修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曰。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嗟惟我之與兄。臆志同而心契。或面

講而未窮。又書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蚤所同擠。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言之祕。近則進修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維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愧。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廢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有心於此世也。惟修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嗚呼哀哉。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

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川溍，豈激清而撓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實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閒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據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蓋今命駕以來游。欣此旨之可懷，懷計車而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閒，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

祭籍溪胡先生文

嗚呼哀哉！惟公之生，氣溫質良，弱冠而學，有志四方。發軔蓬蒿，至於臨漳，學承於家，行著於鄉。乃獻王府，乃游膠庠。中退而休，客彼洛陽，有隱其居，維蜀之莊。公乃束脩踵門升堂，一語妙契，發乎天光。浩然東歸，衡泌洋洋。我輩我瓢，我糟我糠，或漁於溪，或圃於岡。水鯉鮮腴，藥穎豐長，以是爲養。胡考寧康，以是爲樂。逍遙相羊，我心悠悠。歲月於荒，華髮斑衣，名聞帝旁。弓旌鼎來，聘幣是將。義不去親，欲隱彌彰。乃降命書。

乃賜冠裳。乃命典教於梓於桑。學徒莘莘。儼立成行。警效未聞。眉睫不揚。式訛厥心。炳其文章。作人之功。於今靡忘。中祕之官。典冊是藏。公晚而居。羣儒所望。陳謨帝前。震聲廟廊。人曰先生。允仁且剛。旋反舊廬。既壽且臧。云胡不淑。奄忽而亡。嗚呼哀哉。惟我先君。志行文潔。有不吾儕。一顧不屑。而於我公。所愛無數。豈面而朋。所趣同轍。續息之言。屬以其孤。公亦見哀。不鄙其愚。卜兆使藏。卜鄰使居。擇術使由。求田使餽。我壯而頑。學無所至。悔尤已多。視公則愧。公不謂然。欲終誨之。其言諄諄。夫豈予欺。南風之薰。草堂晝寂。方侍公言。遽聞公疾。公啓手足。我不及知。遣使饋藥。公猶見之。謂我當來。命延以入。我趨適至。則已無及。祖跣而入。哭於寢門。淵冰之戒。竟莫得聞。嗚呼哀哉。惟昔治命。三公是託。屏山傾頽。草堂冥漠。幸公獨存。爛若星辰。今亦往矣。誰復儀刑。嗚呼哀哉。人生百年。誰則不死。公有令名。亦既壽社。全而生之。全而歸之。公實奚憾。後人之思。嗚呼哀哉。尙饗。

祭延平李先生文

道喪千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則與俱。有覺其徒。望門以趨。惟時豫章。傳得其宗。一簞一瓢。凜然高風。猶歟先生。早自得師。身世兩忘。惟道是資。精義造約。窮深極微。凍解冰釋。發於天機。乾端坤倪。鬼祕神彰。風靈之變。日月之光。爰暨山川。草木昆蟲。人倫之正。王道之中。一以貫之。其外無餘。縷析毫差。其分則殊。體用混員。隱顯昭融。萬變並酬。浮雲太空。仁孝友弟。灑落誠明。清通和樂。展也大成。婆娑丘林。世莫我知。優哉游哉。卒歲以嬉。迨其季年。德盛道尊。有來樞衣。發其昏蔽。侯伯聞風。擁篲以迎。

大本大經是度是程。稅駕云初。講議有端。疾病乘之。醫窮技殫。嗚呼先生。而止於斯。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合散屈伸。消息滿虛。廓然大公。與化爲徒。古今一息。曷計短長。物我一身。孰爲窮通。嗟惟聖學。不絕如綫。先生得之。旣厚以全。進未獲施。退未及傳。殉身以沒。孰云非天。熹也小生。卯角趨拜。恭惟先君。實共源派。閭閻侃侃。歛衽推先。冰壺秋月。謂公則然。施及後人。敢渝斯志。從游十年。誘掖諄至。春山朝榮。秋堂夜空。卽事卽理。無幽不窮。相期日深。見勵彌切。蹇步方休。鞭繩已掣。安車暑行。過我衡門。返旆相遭。涼秋已分。熹於此時。適有命召。問所宜言。反覆教詔。最後有言。吾子勉之。凡茲衆理。子所自知。奉以周旋。幸不失墜。歸裝朝嚴。訃音夕至。失聲長號。淚落縣泉。何意斯言。而訣終天。病不舉扶。歿不飯含。奔赴後人。死有餘憾。儀刑永隔。卒業無期。墜緒茫茫。孰知我悲。伏哭柩前。奉奠以贄。不亡者存。鑒此誠意。

祭魏元履國錄文

人生而材。乃克自貴。材者亦多。鮮或有志。猗歟元履。才英氣豪。凌空越遠。志節堅高。爰自弱齡。聲華秀發。事賢友仁。其聞四達。迨其中歲。考古驗今。訂以經術。益宏益深。聞人之賢。若獲於己。推之揚之。情曷能已。視人之阨。若己擠之。是振是拔。力無有遺。婆娑丘林。歲月遲莫。聘幣鼎來。片言感悟。謂當用世。遂究厥施。誰謂落落。乃過其歸。歸來考槃。於澗於陸。懷懷之忠。永矢弗告。謂當暫愒。尋復詔追。誰謂一疾。而訖於斯。嗚呼哀哉。念昔交情。兄膠我漆。更攻互磨。兄玉我石。世途艱險。孟門太行。兄行我憂。兄歸我藏。與兄同心。誰則如我。奚必梁丘。君可亦可。兄實高明。卒監此心。願託警勵。琅琅其音。訶佛詆巫。考禮正俗。奉承靡他。

葬又得卜。長坂之阿。兄所樂游。孰云茲今有墳其丘。謂我宜銘。亦兄所寄行高文卑。祇以爲累。日月有時。濱繇束芻。長慟寢門。愧恨如何。恭惟神靈。尙記疇昔。感此哀誠。來飲來食。萋萋在門。往寧厥宮。沒而不朽。君子之終。嗚呼哀哉。尙饗。

祭汪尙書文

維淳熙三年歲次丙申三月朔二十七日壬申。從表姪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謹以香茶清酌。致祭於近故端明殿學士尙書汪公之靈。曰嗚呼。惟公學貫九流。而不自以爲足。材高一世。而不自以爲名。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得。位高聲重。而不自以爲榮。蓋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抗志乎先民之所程。巍乎其若嵩岱之雄峙。浩乎其若滄海之涵溥。自秀發於妙齡。冠倫類而獨立。中委棄於諸侯。實天脫其羈。帶迨壯歲之來歸。曰良時之儻吾及。曾墨突之未黔。復吾行之汲汲。汨東閩而西蜀。互萬里而周流。騰茂實而愈偉。膺神聖之訪求。旣銓綜於天官。又潤色乎皇猷。謂朝夕之疇咨。卽進陪於廟謀。何儂媚之狡夫。獻功利之浮說。公抗疏而指陳。請昭姦而聖絕。事乃謬而不然。吾何爲乎茲列。寧隱屏而就閒。弭長驚之遐轍。粵退司於閒館。遂邁反乎丘林。託僧廬以靜處。或獨往而孤尋。眷塵編而寄懷。若與世乎無心。衆徒歎公何其樂之獨。而孰知公爲有憂之深。伊有識之望公。釋東山而再起。以卒究其所施。俾斯民之咸喜。胡彼蒼之不可信。曾不一老之懋遺。忽堂堂而逝去。與殄瘁之悲詩。熹也孤生。叨塵末契。辱教誨之殊常。殆相期於國士。雖不見者十年。亦音書之相繼。不鄙謂其庸虛。每咨詢而弗置。茲逖聞於訃告。悵失聲而永號。

巾素車以卽路。越閩嶺之崇高。行蹢蹢而涼涼。孰有如予心之鬱陶。踈陳詞而侑奠。痛人師之難遭。

祭劉共父樞密文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九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從表弟宣教郎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朱熹。敢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近故建康留守觀文殿學士彭城劉公之靈。嗚呼哀哉。天胡付公以瓌奇俊偉之材。而不并假以耆耄期耄之壽。胡位公之樞機藩屏之重。而不遂畀以彌綸輔贊之權。使公名若極富貴而無欲。實則抱憂歎以終天。此中外志義之士所以聞公之薨。皆失聲而相弔。或雖未識公面。而亦不自知其涕泗之流漣者也。嗚呼哀哉。惟公生有異質。早擢巍科。退而自保。弗競弗譁。屈首受書。典學於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暨登王朝。遂掌綸綍。獻納綱繆。訐謨密勿。忤權觸要。無所回屈。帝眷弗渝。試以郡紱。受鉞於南。勦頑踣凶。婉孌赤子。撫摩哀恫。禮賢勸學。導和致豐。報政三年。鄒魯其風。帝曰來歸。本我兵柄。曾不幾時。咨以大政。公奮其庸。帝虛以聽。張磔宏綱。塞絕僭令。道直身危。突不暇黔。出臨兩鎮。威燁恩漸。適嬉於堂。遽哭於苦。恩詔起之。有竦其瞻。公臥弗承。帝悉其孝。曰究汝哀。來覲來教。公言益切。公守不撓。再撫於潭。亦顯其效。乃遷建業。民病以饑。公不寢食。起坐嗟咨。方略旣張。惠術四施。曾是流孳。化爲充肥。帝嘉乃勳。加勞進律。倚毗方深。遽告以疾。忠無隱情。諫有遺筆。帝驚罷朝。悼此良弼。嗚呼哀哉。我以孤童。來託公家。公不鄙我。勸導有加。公姿鸞鶴。我性鷹鷹。豈無異同。卒莫疵瑕。自公進爲。論議慷慨。實始斯公。高明光大。公之知我。亦晚而最。迨其永歸。手札告戒。褒德撫孤。古昔所難。并以諉我。我其敢安。把書長號。涕隕

闌干。還坐以思。慨其永歎。念昔帝師。爲國死義。亞傅承之。夷險一致。屏山雖隱。亦豈忘世。公襲其傳。克廣無替。衆咸謂公。當訖外庸。入贊皇極。下釐庶工。登賢屏姦。復境攘戎。內繼祖考。畢其餘忠。天胡難諶。而止於此。羣邪交慶。衆正心死。矧予之衰。竊究終始。願言思公。曷其有已。嗚呼哀哉。昔誦離騷。舉公觴兮。今拜以哭。酌公堂兮。私情公義。兩但傷兮。神靈不昧。尙克鑒予之衷。腸兮。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劉共父樞密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謹遣男埜。門人林允中。略具酒殽之奠。敬奉熹所撰次。先正少傅公神道碑銘章藁。告於近故留守。觀文樞密。彭城劉公靈几之前。曰。在昔歲秋。公病欲絕。自力爲書。來告永訣。上言國家。讎恥未雪。冢骨易枯。此恨難滅。次念遺阡。豐碑未揭。謂我銘之。以永前烈。下及諸孤。羈貫在列。謂我教之。它靡顧謁。字畫方嚴。詞氣凜冽。是豈死人。而有斯說。三復悲號。心膺貫徹。聞公是日。三簡并折。拜疏千言。忠憤是洩。我雖不武。實仰奇節。生旣人英。死當鬼傑。又惟公家。忠孝閎閱。紀德銘功。盍付時哲。公命不亂。曷取凡劣。諒以孤生。幼罹禍孽。蒙被前恩。欲報罔竭。故略其愚。以累斯碣。方將涉筆。敍次鋪列。屬其來西。曠日引月。迄今乃成。事偉詞拙。遠薦陳之。如聽予決。想像兩公。感涕摧咽。顧念滯留。塵土羈絆。莫相嗣人。講貫劇切。以此負公。一飯再噫。頃爲迎師。寄此筆舌。比聞授受。稍契磁鐵。尙其不厭。習久而悅。盡埽童心。罔蹈非轍。彼齊彼儒。悉藉提挈。卒大公門。緩此憂懼。山瓢往酌。野蔌并設。老淚如傾。遠寄清血。嗚呼哀哉。尙饗。

祭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游。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以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熒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肯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惰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

祭鄭自明文

故友台州史君大著鄭兄自明之靈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偉哉自明之爲人。信所謂喧啾百鳥之羣。忽見秋天之一鷲者也。蓋自其布衣而已有憂天下之心。其揖讓入主之前。則直欲排佞倖之朋。而折其角。其言明白切至。磊磊落落。憤激峻厲。曉曉嶽嶽。明主所爲虛心而嘉歎。羣公所爲變容而駭愕。善類所爲喜幸而心開。邪黨所爲戚嗟而氣索。

偉哉自明之爲人。凜乎其有古爭臣之風。求之近世。則指之鄒陳之閒。而無作者也。夫何天命之不延。奇禍一朝而遽作。使前日之悲者喜。而喜者悲。紛慶弔之交錯。嗚呼哀哉。君昔過我。寒泉之濱。一語定交。情義日親。逮上饒之草次。語宵分而更僕。謂當擇善以潛心。毋以一長而自足。粵今茲之秋孟。又札書以申之。眷予心之惻款。實千載以爲期。書適往而訃來。噉然號其焉及。哦殄瘁之悲詩。空百憂之來集。惟平生之忠赤。諒雖死而不忘。踴陳情於一酌。詞與淚而俱揚。嗚呼哀哉。尙饗。

祭何叔京知縣文

程氏唱道。英材景從。逮罹部黨。門館一空。惟時東平。志道誠篤。請操笈簪。甘委秩祿。勁節孤忠。遭難而發。身沒言存。執嗣其烈。侃侃辰州。受業於門。舉幡報德。亦取斥奔。抱負弗施。退講於家。兄克承之。以振厥華。惟兄天資。高明峻潔。幹父承師。允蹈遐轍。稽經訂史。取友以端。博聞約守。惟義之安。孝友靜廉。不隸不競。一試其能。亦克有政。令於湘土。茲適問塗。云胡不淑。而隕其軀。兄未病時。過我精舍。講道論心。窮日繼夜。旣歸而病。函以書來。千萬永訣。嗚呼痛哉。惟兄之明。原始反終。罔怛於化。以病其公。上念母慈。下歎德學。遠忠極慮。語簡情懇。兄子謂予。盍銘諸幽。外期永世。知德是求。若兄之賢。實我所畏。惟其不能。辭則靡愧。嗚呼痛哉。昔我來斯。兄出迎門。羅列豆觴。語笑溫溫。今我來斯。奠此空尊。長號大慟。兄臥不聞。嗚呼痛哉。

●祭劉參議文

惟公文足以取高科。才足以躋顯仕。踐揚中外。三十餘年。吳蜀之鄉。自尉而令。康新之郡。由貳而專。白首

斑衣內既懽於榮養。朱幡皂蓋外益謹於承宣。旋登王畿。出參幕府。人謂低徊而不偶。公獨逶迤而泰然。方將告休天朝。言歸故里。棲神乎香火之社。玩意乎詩史之編。何一疾之弗瘳。遽百年之難料。悵轎車之既駕。倏丹旆以孤翩。行路酸辛。知名悼恨。而況邦人與邑子。孰不齋咨而涕漣。嗚呼哀哉。熹以孤童。早依仁里。無所肖似。獨荷知憐。登高寫懷。每繳紛而近後。探囊搜祕。或拏擢以爭先。以至發廩勸公。築倉移粟。既同憂而共喜。如合病以齊痊。惟此好之難忘。感餘生而自悼。舉空觴而一慟。聊永訣乎終天。

祭柯國材文

維淳熙四年二月辛未朔旦。新安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於近故柯君國材老丈之靈。俗弊道衰。士鮮知學。束書不觀。游談燕樂。有不其然。剽掠爲工。乘時射利。莫反其躬。孰能知君苦心刻意。探討之勤。白首不置。弗榮於祿。弗媚於時。自信之篤。死生莫移。余少之時。試吏君里。實始識君。敬慕興起。致君序室。以表後生。弦誦洋洋。德義振聲。闔焉。反復講評。匪同而和。肺腑以傾。自茲一別。遂隔死生。何遽至此。惟君之德。剛毅近仁。望之可畏。卽之可親。居今行古。勇莫能奪。行行之名。不肖所怛。哀哉已矣。無復斯人。緘辭千里。寄此酸辛。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姚式文

嗚呼。簪纓之鏘然。惟子之纍然。聲利之囂然。惟子之澹然。貌甚耀兮病已纏。不復與兮歸其全。我之來兮。閱子賢。一臂交兮失九泉。念官曹兮若蟬聯。涕子零兮具此筵。

祭吳晦叔文

惟君學造深微。行履繩約。交朋友盡切憇之義。處兄弟竭怡怡之歡。脫屣勢榮。玩心道要。方日新而未已。遽用逝而不留。熹久辱游從。多蒙規益。睽離雖久。書疏鼎來。忽聞不淑之音。實隕無從之涕。屬纏莽慘。遠寓奠觴。莫獲長言。以詠潛德。臨風一慟。永訣終天。

又祭黃尙書文

己亥之春。拜公牀下。嘗辱面命。先德是銘。自惟晚生。弗克堪此。懇辭未獲。而公永歸。官守拘牽。莫遑弔哭。寓觴一奠。無所復辭。於是彊顏。勉爲敘次。卑鄙進越。既懼且慙。今奉以來。昧冒陳薦。永惟疇昔。慨想音容。德盛禮恭。不以病懈。任重道遠。何愧昔人。今茲之亡。寧復可見。殄瘁之痛。豈以其私。惟其榛蕪。卒無以稱。公靈不昧。尙鑒厥衷。

祭詹淑人文

熹來會公葬。問舍修容。乃聞夫人。遽亦薨逝。其爲駭愕。良不自勝。恭惟夫人。克有令德。作配君子。賓敬齊莊。化被閨門。怡愉肅穆。胡不眉壽。以永德聲。兩殯在堂。行道悽惻。一觴奉奠。少見鄙誠。敬想淑靈。諒垂歆鑒。

祭劉氏妹文

年月日。兄具位。以酒饌祭於亡妹五十六娘之靈。昔妹之亡。兄靡郡紱。病弗及療。歛弗克臨。歸來撫棺。一

慟永訣。今茲窀穸已復有期。輒具酒肴來哭爾殯。兄及老幼共此一哀。惟爾有靈。尙其歆享。嗚呼痛哉。

祭陳休齋文

維淳熙十一年歲次甲辰三月庚寅朔二十有七日丙辰具位朱熹謹以香茶酒果奠於近故休齋先生。冲佑參議陳公之靈。熹少日游宦獲從公游於泉漳之間。蒙公愛予誘掖良厚。其後別去幾三十年而去歲之冬復得見公相與開懷握手如平生歡。公雖老矣而意氣不衰爲我置酒談經論義篇什閒作壺壘不休相與追游連華九日涼峯鳳凰雲臺之間晝則聯車夜則對榻視公起居食飲叫呼談曠皆有非後生所能及者。謂公壽考宜未艾也。然我之還公復載酒餞我洛陽則摻袂分攜遽然出涕而有此會難又之悲矣。醉中別去慘然不樂久而不能平也。然亦不謂未及兩月而公訃遽來。嗚呼痛哉。公於諸經皆有論述許以寄我相與考評而今而後不復得遂此願矣。緘詞千里寄此一奠尙惟精爽聽我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祭許順之文

維淳熙十二年四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朱熹謹以香茶及贖幣一匹奠於故友許君順之之靈。我官同安諸生相從游者多矣。其恬淡靖退無物欲之累未有如順之者也。逮予秩滿相與俱歸不以千里爲遠。其後別去二十餘年中閒相見不過一再前歲雲臺一別。恩恩未及究其所欲言。不意君之遽至此也。聞訃慘怛寓此一哀。君其有靈尙克鑒此尙饗。

祭劉平父文

憶我少日來託君家。君時未齟。蘭茁其芽。誦書琅然。意氣英發。見者驚嗟。謂卽聞達。逮其冠歲。甫就一官。兩除幕府。再直省員。世路威夷。恥復自眩。婆娑林丘。始適於願。疏泉成沼。種樹著行。館宇連延。澗壑青蒼。穠春素秋。風朝月夕。把酒哦詩。情高意適。流光荏苒。素髮星鮮。人爲君屈。君獨超然。恨山不高。惜水不廣。勝日籃輿。翩然獨往。行樂餘功。燕及里閭。枵腹夏飽。甕兒夜呱。校考書勞。豈慚肉食。胡不百年。享此休逸。一病遽革。百藥莫瘳。神理杳冥。孰訊厥由。親友駿奔。行道灑涕。矧我於君。情實昆弟。蓋自卜居。餘四十年。豈無他人。合散風煙。惟我與君。俱不諧偶。踈伏窮山。別希會久。中念恩契。申以婚姻。逮茲晚歲。情義益親。方從君游。遽問君疾。代君發棠。君語諄悉。何意一朝。隻影蹒跚。扶疾哭君。幾不自還。一奠寢門。醪單饌薄。惟此哀誠。庶通冥漠。嗚呼哀哉。

祭陳福公文

惟公德在生民。功書信史。大節昭然。善終善始。中興輔相。比立豪英。曰文曰武。各以其名。孰如我公道全。德備。莫得而名。繫名之至。□□□□。亦弗自知。惟誠惟一。衆善畢隨。士於見聞。以多爲富。公無不窺。不以博著。士於詞章。以麗爲精。公無不能。弗以文稱。匪清匪濁。不夷不惠。和不至流。廉不至劇。論無苟異。亦無必同。溫溫其毅。坦坦其恭。執法於中。不專爲直。大姦旣除。國論斯一。承流於外。不一於寬。苛嬖不作。閭里自安。中坐廟堂。宏綱是總。主德旣修。民聽不聳。從容一言。拔佞移寵。帝納其忠。人服其勇。晚而告休。稅冕

遺紳安車駟馬歸臥里門進不出位退不忘君垣屋雖卑德義日尊羣行兼融尙不勝記公亦何心有此全美惟其不有道則彌光兩宮之眷四海之望謂當百年再登承弼卒惠我民永綏王國云胡不淑奄忽長終臨絕之言不忘教忠嗚呼哀哉我從公游出入三紀晚途閒關遂託知己千里計至一觴薦誠想公如在灑淚同傾嗚呼哀哉

祭詹侍郎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十有一日癸亥具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經略閣學侍郎詹公之靈嗚呼世之學者衆矣其所以爲學者類不過出入乎口耳之間求其篤志力行以期入乎聖賢之域者則鮮矣惟公粹美之資得於天稟孜孜問學樂善不倦其尊聞行知之效見於日用之間者在家在邦隨事可紀蓋一本於中和而行之以慈恕信乎所謂志於仁而無惡者矣晚登從班出鎮南服急於救弊以綏其民故不暇計百全之利而其害有出於意慮之外者上雖不獲已於積毀之言然暫譴而亟還之則既有以知公之無罪矣衆亦咸謂商度財利鈎校米鹽本非所以煩儒學老成之士莫不冀公之復起而有以卒究其所學之蘊也不謂歸未及門而遽以病告稅駕未幾而遂至於不起此則有志於學者所以歎息流涕而遺恨於無窮也熹辱知惟舊蒙念亦深聞訃踰年一奠莫致其爲愧負蓋不勝言緘詞寓哀尙祈鑒享嗚呼哀哉

祭潘叔度文

嗚呼叔度。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途。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是以其躬行之效。內則孝友著於家庭。外則仁義信於朋友。以至於州閭鄉黨。莫不高其峻潔。畏其嚴正。而不敢以非義加焉。雖世之賢士大夫。知之者比肩。顧未有能引而致之要路之津。使試其學。以及於人。而遂奄然以沒於地也。嗚呼哀哉。熹愚不肖。辱知最深。申以婚姻。情義愈篤。因風聞訃。悲不自勝。酌此一觴。千古永訣。嗚呼哀哉。尙饗。

### 祭劉子澄文

維年庚戌歲。月。朔二十六日。具位朱熹。謹致祭於亡友子澄劉兄袁州使君之靈。嗚呼。子澄以樂易之姿。躬純篤之行。立志高雅。信道深堅。處家庭則孝弟達聞。交朋友則信義昭著。居閒則其講道著書。有以樂衆人之所不樂。從官則其養民善俗。獨能憂衆人之所不憂。至於收恤宗黨。而接引後來。蓋孜孜焉。無不用其至。若其樂人之善。而矜人之惡。又汲汲焉。惟恐不盡其誠。故賢者與之游。則常幸其有思齊。聞過之益。不賢者與之處。則常病其有明污。招過之羞。然世之賢者少。而不賢者多。是以子澄之得譽寡。而蒙毀衆。道不得行於一州。而遂齎志以沒也。是豈不可爲之深悲而痛恨也耶。予以無能。蚤結交好。切磋之益。歲晚益深。然而解袂江磯。忽焉十載。屢卜再會。卒焉無期。病不得伸。執手之悲。沒不得展。撫棺之慟。聞訃累月。乃能使人。而病衰不文。言又不足以盡其區區之意。引首西望。涕泗交流。尙幸楊兄。昔



同游好。屬其一酌。足寄此心。嗚呼子澄。其尙能有以知予之悲也耶。尙饗。

祭潘左司文

維紹熙元年歲次庚戌。七月癸丑朔二十有八日庚辰。具位朱熹謹致奠於近故太平顯謨左司使君契丈潘公之靈。嘗謂論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醇。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惟公文學之華。行義之實。既有以成於身。而信於友。及其典州郡。殿藩服。則其聰明仁愛。精審持重。所以惠柔良而讐姦暴者。又卓然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及。爰及晚歲。稱疾臥家。懇避詔除。引義慷慨。是其見幾之明。守道之固。應變從容。不可回撓。又足以關譏謔之口。而奪之氣。嗚呼。是亦可謂志力之備。德業之全。而無歉於爲人矣。謂當復起。及此聖朝。卒究所施。以慰士論。何其奄忽。遽卽夜臺。凡在聞知。莫不傷悼。況熹不敏。辱知最深。書疏相尋。問遺勸勉。勤懇之至。久而不忘。聞訃失聲。涕實心折。願以衰病。復窘王程。逮此踰年。始克布奠。鄉風引首。悲恨來并。惟公不忘。鑒此誠意。嗚呼哀哉。

祭劉子禮文

從表具位朱熹謹以清酌時羞。奠於近故劉君子禮。六十七兄之靈。曰。自我少日。託昏高門。得從兄游。於今五十年矣。每竊見兄志氣堅彊。色莊言厲。論議英發。滾滾不窮。而臨事應變。從容裁處。不動聲氣。目無全牛。未嘗不歎其英邁闊達。老大多材。真有聘君先生之遺風。意其必當出應時須。以世前烈。豈謂中歲。

事多不諧。一日慨然。謝去場屋。少肆餘力。誅草淮鄉。數年之間。亦有成緒。而兄好義周急。不聞戚疏。肥馬輕裘。視猶涕唾。遂散其積。翩然南歸。憩止玉山。愛其山川之秀。風俗之美。游從之盛。則遂求田問舍。而定居焉。曾未幾時。遽以病臥。易簣之旦。神宇泰然。偏告親朋。千萬永訣。不鄙謂我。幅紙丁寧。筆勢低昂。亡異平日。赴車來止。我病亦衰。把書長號。不能自己。嗚呼痛哉。以兄之才。終以不遇。而止於此。豈非天乎。昏憊支離。未能亟往。拊棺大慟。以罄一哀。又聞佳城。亦既得卜。祖奠之日。近不踰旬。走使緘詞。遠寄一醑。忽焉精爽。如在目前。嗚呼哀哉。伏惟尙饗。

祭張敬夫城南祠文

年月日。具位朱熹。敬以一觴。酌於亡友敬夫侍講左司張公尊兄城南之祠。昔從公游。登高望遠。指顧茲土。水竹之閒。謂予肯來。相與卒業。予以懷土。願謝不能。其後聞公開鑿亭沼。帶經倚杖。日游其閒。寫景哦詩。辱以寄我。寂寥短韻。幾篇在吟。於今幾何。歲月犇逝。我復來此。白髮蒼顏。追懷舊游。願步涕落。未奠宿草。姑卽遺祠。玉色金聲。恍如對接。草木魚鳥。莫知我哀。

祭張魏公墓文

惟公功存社稷。澤在生民。上比列星。多歷年所。英靈陟降。千古如存。曰有遺丘。乃寄茲土。熹夙深宗慕。亦誤知憐。茲幸分符。獲參守奉。瞻言螭首。饋奠莫親。寓此一觴。諒蒙昭鑒。

祭南軒墓文

惟公閔達之資。聞道最蚤。發揮事業。達於家邦。中歲閒居。益求其志。鶴鳴子和。朋簪四來。我時自閩。亦云戾止。更互切磨。羣疑乃亡。厥今幾何。俯仰一世。公逝既久。我老益衰。何意重來。獨撫陳迹。塵筵髣髴。拱木荒涼。錄牒散亡。音徽莫紹。世道之感。平生之懷。交切於中。有涕橫落。欲推公志。據舊圖新。衆允未孚。惟以自愧。一觴往酌。并寄此情。公乎不忘。起聽我語。

祭叔祖奉使直閣文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日丁未。從孫具位熹。敢昭告於故五十六叔祖父。奉使直閣府君。故五十六叔祖母。恭人王氏之墓。惟昔鼻祖。德潛弗升。施及後人。克濟其美。公仗漢節。立哭朔庭。白首來歸。無所汗涅。而熹先子。亦翔天朝。適以此時。遭讒去國。死生契闊。遂以終天。今四十年。熹復來此。無所肖似。寵秩橫加。能薄幸多。仰愧前烈。恭惟明詔。全節是褒。照弟瑩然。亦霑祿仕。瞻望封闕。來拜公祠。惟公不亡。歆此誠意。尙饗。

祭叔父崇仁府君文

故三叔父崇仁府君。故三叔母安人丁氏之墓。昔拜叔父於霽之川。粵旣南歸。遂不復見。及拜叔母於帝之鄉。告違未幾。卽以訃告。今復來此。雙冢萋然。微弟之賢。孰襄此事。旣被先澤。行矣官榮。尙與後人無忘。嗣慶一觴所酌。林長草豐。尊靈不亡。歆此誠意。尙饗。

祭趙丞相文

嗚呼。惟公天賦中和。家傳忠孝。愛君憂國。懇懇不忘。進秉樞機。適逢變故。稟承慈訓。援立聖明。計定一時。功垂萬世。夫何不幸。乃因煩言。適此退閒。忽聞遠役。衝風冒雪。千里於征。行未及休。病遽不起。赴車所暨。痛憤惟均。白叟黃童。興言出涕。矧予衰鄙。素辱知憐。推挽彌縫。期於國定。何悟反覆。接踵言歸。我罪未論。公行先邁。臨風一慟。雞絮是將。精爽如存。尙識茲意。嗚呼哀哉。尙饗。

### 祭程允夫文

維慶元二年十一月乙巳晦。外兄具位。謹以香茶酒果。奠於內弟吉州錄事程允夫之靈。此月之初。得吾弟九月六日書於使中。首言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次言老不解事。愧貽老兄之憂。予蓋深有味乎其言。如接笑談之適也。旣又視其字畫。謹好詞氣。安閒且言。受代有日。骨肉俱安。則又深以爲喜。蓋初不聞其有所疾痛也。及二十有九日。曾君無疑。使以書來。乃言吾弟。比以此月八日。不幸死矣。嗚呼哀哉。以吾允夫之才之志。而止於此。且以何疾而遽然耶。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而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冀莫年。卒其舊業。更相勉厲。以畢餘生。何意允夫。而遽至此。緘詞往酌。悲不能文。君其有知。尙識此意。嗚呼哀哉。

### 祭黃子厚文

維慶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己丑。雲谷老人朱熹。謹遣男某。奉酒茗之奠。告於亡友穀城隱君子厚黃。廿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君相逢。俱十五六。夜諷同聲。朝嬉競逐。尋各壯長。居又卜鄰。講藝論文。笑語日

親兄才甚高。俯睨一世。願獨謂余許。以並轡。迨其中閒。合散不常。倏然兩翁。顏衰鬢蒼。我行旣艱。歸以病廢。兄老一丘。亦困羣吠。念昔兄言。凡茲並游。惟我與君。庶其後凋。亦既有徵。謂可長保。此外悠悠。置勿復道。孰謂茲今。兄去而先。遺是一老。願影子然。欲往哭兄。炙雞絮酒。足曳弗前。目斷門柳。兄雖已矣。其存則長。流傳滿世。偉畫名章。兄學有徒。頗勤收拾。庶幾成編。追配騷什。惟其清苦。絕去羶葷。誰其知之。後世子雲。我論有疑。亦埃兄決。今則已夫。琴破絃絕。嗚呼哀哉。尙饗。

祭蔡季通文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驛旅之觀。遠自春陵。言歸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於柩前。嗚呼哀哉。尙饗。

又祭蔡季通文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兄季通。輜車祖載。將就窆窆。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埜。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爲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而我於君之生。旣未得造其廬。以遂半山之約。至於今日。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並游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祭方伯謨文

嗚呼痛哉。久此臥病。聞君之訃。不能往哭。東望涕零。又以悲悼之深。未暇爲文。以侑此奠。惟君之行。未能甚遠。英靈炳然。當識此意。嗚呼痛哉。

# 朱子文集卷之十六

## 行狀

朝奉大夫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傅公行狀

本貫孟州濟源縣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縣事。贈正奉大夫。曾祖妣張氏。贈碩人。

祖裕之。故任朝議大夫。主管南京鴻慶宮。濟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祖妣錢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徽猷閣待制。累贈少師。謚忠肅。妣趙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贈秦國夫人。

公諱自得。字安道。其先鄆州人。自曾伯祖獻簡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歷三朝。皆以諫諍有聲。在哲宗時。遂聞國政。蓋始築草堂於濟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肅公。遭靖康之難。實以忠義死國事。其事皆具國史。公幼穎悟。讀書不數過。輒成誦。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肅公薨。哀號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愛敬飭備。一舉動惟恐失其意。遭亂離。轉側兵閒。遇父友。故參知政事陳公與義於嶺右。陳公奇愛之。坐之膝。撫其頂曰。長必文名天下。因自誦其詩之傑句以詔之。公時雖幼。已悉領解。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

故參知政事李公邴大驚異之。因許歸以女。既乃定居於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下筆爲文。輒數千言。初朝廷以忠肅公死事。錄其孤。得補承務郎。三監潭州南嶽廟。乃爲福建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剛介。好面折僚吏。獨屈意待公。欲試以事。因悉以訟牒委焉。閒相見。則摘其事以問。公具條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無所遺。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無不取決於公。書奏出。公手輒報可。他人爲之。則多寢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會州兵擒漳浦賊華齊。及其黨與以獻。而安撫司以便宜指揮檄憲司悉斬之。李公將從之。公爭不可。且曰。便宜指揮。安撫司受之朝廷。本司無所預。今迺承之。安撫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繫諸縣分鞠之。獄成。以法誅其首數人。餘悉以畀軍中。蓋全活幾百人。已而旬閒。得主管台州崇道觀。秩滿。通判漳州事。太守劉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見其處事精明。馭吏嚴整。而文詞敏妙。又非流輩所及。乃大歎服。郡事非公不決。閒則相與徜徉。以文字相娛樂。每語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爲郡之樂。時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與統兵官陳敏不相能。餉或不繼。軍幾變。公調護其閒甚力。且爲移書轉運判官。得錢二萬緡。以贍其軍。敏及軍士皆感泣。思奮。羣盜竟平。及公代去。敏語其下曰。傅公成就吾軍如此。而未嘗以一事干吾軍政。可謂真清矣。故聞公喪。偶欲遣其愛妾。挾重貲來奉公。公亦竟不愛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爲郡所逮。縣忽告有盜入境。請兵爲援。公笑曰。是必非實。特爲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陳敏亦爲和請。公弗從。竟捕置於法。而後以畀軍中。後十餘歲。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獻者。問其姓名。則申和也。公愕然。詰其所以。



來之意則曰。和日者罪當誅。公用法固無所私。然和獨抵擧。而家獲全。是以感恩而來耳。公爲笑而飲之。臨漳公帑歲時例外。致饋守貳甚厚。公獨不以一錢入門。悉儲於外。以給賓客之費。比去計所不取。蓋餘千緡。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貳郡事。洗手奉公。無毫髮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轉運司嘗欲榷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獲辜。公曰。泉人中產之家。仰是以給者。十室而五。是決不可行。若輩徒欲行文書。因取賂於酒家耳。乃私以書條利害於使者。事竟寢。有賈胡建層樓於郡庠之前。士子以爲病。言之郡。賈貲鉅萬。上下俱受賂。莫肯誰何。乃羣訴於部。使者請以屬公。使者爲下其書。公曰。是化外人。法不當城居。立戒兵官。卽日撤之。而後以當撤報。使者亦不說。然以公理直。不敢問也。受代造朝。民爭遮道以送。有金戶齊民探其懷。出金十兩。以獻公。曰。某爲金戶。郡官買金無藝。且多不償直。獨公未嘗市分星。爲賜厚矣。此乃丹藥所化。爲杯器。食飲當益人。故敢以壽公。而非敢以爲獻也。公笑卻之。差知興化軍事。興化素號難治。前守聽訟。或繼以燭。事猶有不決者。公剖決如流。廷無滯訟。發姦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陰無一迹矣。於是乃以暇日。延禮邦人士大夫之賢者。相與從容賦詩飲酒爲樂。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檜以公忠臣子。少能自力學問。有文詞。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剛果負氣。終不爲己用。故雖使之連佐兩郡。然皆銓格所當得。召試博學宏辭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歸。乃閒語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蔭補人。而承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爲郎。況公之文。今從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願公太剛耳。盍亦思少自貶乎。公默諭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樂居閩中。不肯遠適。乃力請使郡歸養。秦丞相以

是始怒。而其黨又或陰中公。以爲有願望。持兩端意。以故是時。公資序已應典州。而僅得莆陽軍壘。以歸。然公亦旣朝辭。而行有日矣。會州通判衢州汪召錫者。告前知泉州趙令衿誹謗。且有及丞相語。臺諫徐嘉等。交章論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體究。令衿在泉時。納賄事。公以嘗同官。辭丞相不可。是時丞相權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辭。必重得禍。貽太夫人憂。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卽不復窮竟。然猶慮不免爲異時之累。則見故樞密黃公祖舜而問焉。黃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尉然其計。旣上其事。又爲請得毋更置獄。會廷尉獄成。令衿已坐譴。奏上。不過追納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時。戶部曹泳。刑部韓仲通。實主之。兩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通恐禍及己。乃以體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對。而仲通章再上。遂罷公郡事。公在部不半歲。罷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賢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慟哭而別者。後兩年。諫官挾舊怨。復以前事爲言。遂奪公官。徙融州爲民。公念前日本以愛親故。不敢力辭體究事。今乃反爲親憂。痛自咎責。聞命卽卻酒肉。屏媵御。獨與一浮圖人偕行。至融。杜門讀書。益大覃思於文章。融人皆敬愛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樂從公游。以文字求指教。蓋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無復有一毫軒冕意。特一念親闈在遠。不獲日夕左右。涕泣竟日。會黃公給事東省。知公前書首末。力言於故丞相魯國陳文恭公。魯公亦素知公。遂以上聞。得內徙潮州。未幾聽自便。主上登極。復故官右通直郎。時魯公猶當國。欲寢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觀。以言者罷。乾道初元。始復得申前命。未幾。故樞密林公安

宅又力薦於上。具白公前被枉狀。除知漳州。又爲言者所持。事竟中寢。未數月。今少傅福國陳公入爲吏部尙書。雅知公之爲人。則與侍從官數人。露章薦公。事親孝。居官廉。博學能文。興化之政。庭無留訟。而所坐初非其辜。遂再除知興化軍。而陳公章中語。人以爲無一字不實也。陛辭。論尉利捕盜之賞。妄執平民。有至論死而不能自明者。語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殺爲仁。然殺人者死。公徐對曰。臬陶稱大舜之德。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殺人者固應死。而不辜者豈可殺。上意亦悟。卽連稱曰。不辜則不可。不辜則不可。公退。以語宰相。時朝廷方議重強盜之法。以公言而止。前治興化有惠愛。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復奉安輿以來。閩郡之民。垂髻戴白。爭迎車下。歡呼之聲滿道。公治郡如前時。郡有猾民。素以挾持郡縣爲事者數輩。前公未至。盡挈其家以懸。公條教素信於民。不動聲色。而郡復大治。民李氏嘗寓白金於其族兄。已而誣以盜。獄更數政不決。公明其誣。且判曰。銀當羽化。旣慙長者之風。金或悞持。又愧同舍之誼。聞者感歎悚服。且傳誦其語。以爲無愧於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會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燈。以禱。旣而太夫人竟不起。郡縣賻金餘千緡。公辭曰。家雖貧。幸足以葬。豈可以此汗吾親。皆卻弗受。而父老奔走闕下。以公治狀白於朝者數十百人。中書爲書於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嘗出閩中。太夫人小有疾。則憂形於色。在漳時。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飲焉。忽有珍禽彩羽數十容。與水上。太夫人甚愛之。一旦忽飛去。太夫人不樂。爲不飲者數日。公懼。與其室共禱於神。明日乃復奉太夫人飲池上。則禽亦皆復來集矣。比公去。適已。竟不知其所自來。亦莫有能名之者。時以爲考誠所感云。至是服喪毀瘠甚。免。

喪言及輒涕下。初造朝，知識見之，無不驚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稱旨，留爲吏部郎中。天官素號劇繁，侍右尤甚。吏舞文爲姦，爲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旣入，卽召令史而下，語之曰：「吾久諳州郡利病，於省曹事體，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備郎選，亦將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懾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銓曹守格法，無所施爲。遂請於朝，願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險直祕閣，福建路轉運副使，陛辭，玉音褒諭。且云：「素知卿有風力，閩中多賊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卽奏治道去太甚。閩中去朝廷遠，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厲其餘。上首肯之。時閩部上四郡行鈔鹽法，歲入悉輸大農，漕計爲空。而州縣窘匱尤甚，吏兵之給弗供，廩廩然有朝夕憂。公奉命疾馳至部，夙夜詢究利病所在，而參伍其說，大抵皆以爲官不鬻鹽，則無以爲歲計。然縱州縣一切科之於民，則民必大病。獨一二近鹽之鄉，若非籍戶定數，使民必鬻於官，則私販公行，官鬻不售，豪強得以倚法幸免，而貧弱顧獨受弊。於是乃使縣各以地遠近利病所宜爲法而奏行之，且寬其宿負，貸以本錢，蠲增鹽錢數十萬緡。州縣之力以寬，而公又爲之撙節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計亦遂饒足。泉州兩稅外復科宗子米，歲歲增廣，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嘗請罷之，弗果行。公力以爲言，得旨，戶部給度牒轉運司，移他郡錢俸之和籴，而禁其科擾。泉民感公恩，生祠之。蓋公爲治，大率以愛民爲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訟不獲已，亦未嘗輕有所按治。其罷輒不勝任者，多奏處以祠祿。略如公前奏語。然其候視極精明，風采可畏愛，吏亦不敢犯也。建寧闕守，公以郡屢易將，帑廩空乏，且歲頗不登，亟聞於上，乞選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卽除知府事。建寧當孔道，部使者

多寄治民健訟爲郡者日不暇給公談笑以治之事或累歲不決壹經公手無不立辨且後無能易者今戶部尙書王公佐爲轉運判官嘗語人曰吾與傅公厚乃因政事閒相知耳歲小不登公發廩賑濟有嘯聚欲爲寇者僚屬請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鄉官諭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屬縣有殺人者方捕治而他縣獲逃卒卒於獄中自首嘗殺某人縣以言府公疑有姦命鞠其實果吏教殺人者重賂逃卒使僞首則殺人者可不死而卒辜亦止於流因并論吏如法移知寧國府事寧國民淳事素簡公亦以清靜治或累日庭無公事酒官有爲專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詰之吏具言監官贓辜公曰是則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獲其流辜將論決袒其背則有涅文爲皇帝萬歲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執箴者雜刺涅使不成文乃論如法明日闔郡士大夫悉來賀曰此素橫於鄉者前太守屢欲治而不能不謂公談笑閒去此一害公曰法當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將決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嘗以手札訪問公具以實奏秋大旱時公將去郡猶請於朝蠲租十餘萬斛旣去累年後守偶閱公帑之籍見某年齋閣迎新供帳獨無一不存者怪而問之則公所留也因大歎服每以語人蓋公平生莅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顯耳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公所臨郡縣小有水旱必以聞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諱之公奏請募海舟廣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貴臨安闕帥上命執政選有風力不阿權貴者爲之執政擬二人以進上獨指公以爲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嘗以事過三山副總管曾覲先來謁公曰聞公之名久矣因自誦其詩數十篇且請公誦近作公辭以憂患廢忘時其亡而往報之及爲郎復嘗

遇於客次。覲詫數從官曰：某人某人嘗辱來訪，公獨見鄙何也？公遜謝而已。竟不往。及將使閩部，閩門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還者，以職事來謁，公往報之。延公使室，則覲及從官數人皆在。時方置酒，公飲一卮，辭腹疾而退。於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辭，諸人皆有赧色。覲大不樂，公退謂諸子曰：仕宦當自結明天子，其次當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進邪？以故權貴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肯行。改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時公年已六十餘矣。性本剛介，疾惡不能容人之過。以故歷官任事，多與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閒上章乞閒，不允。得移浙東。兩浙今號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案事。公入竟受訴牒，日數千紙。一一親爲剖決。所至決遣囚徒，臺無留事。至於糾剔愆違，繩治姦墨，或望風解印綬去。常山令爲民所訟，公素不輕案吏，先面戒之，而執法殿中者，親黨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謹，亟馳書求援。其人卽論公前使閩時，推行鹽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親黨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賜罷。過建寧，父老捧薰鑪以迎者，夾道數里。而浙東人亦至今稱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爲世俗所容。乃復求爲祠官，得主管武夷山沖佑觀。秩滿，復除知寧國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獲已，單車引道，行未數程，復以言者，追論前體究事。且嘗面折泉守爲臯，則又以沖佑祠官罷歸。公性高簡，不妄與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門自守，讀書奉親外，無他爲。中間乘貳車，持使者節，亦且十餘年。訖未嘗以一事擾州縣。太守之賢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異禮。而公月不過一詣郡，每留語談說道誼而已。至是居閒益無事，惟讀書不輟。客至觴酒論文，道說古今，倡酬詩什，以相娛樂。蒼顏白髮，意氣偉然，未嘗以流落不偶，幾微見言面也。前居喪

哀毀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猶日誦書數卷。既病。則屏卻藥餌。獨飲水以待終。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黃君維之。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臥內與訣。既而劇談詼笑。歌呼如常時。翌日遂不起。時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積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賢德。先公三十餘年卒。今贈安人子男五人。伯壽朝請郎。權知道州軍州事。伯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閩縣事。伯詳將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龍溪縣尉。伯拱業進士。當以公致仕恩補官。女四人。長適承奉郎知潮陽縣丞李讜。次適進士李申之繼室。與其季俱早卒。次適進士黃知白孫男五人。充業進士。育良尙幼。餘未名。孫女六人。長及嫁。餘尙幼。公於書無不讀。少治春秋。有聲場屋。閒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閒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本意。故太常丞吳公棫來官泉州。公聞其博通古學。著書甚富。日從之游。相與博約往復不倦。吳公悅之。請公序其論語十說。今行於世。謫居讀易。數日一周。手書程氏傳一通。玩繹久之。紙爲之弊。其於子史百氏之書。嘗過目者。蓋皆略成誦也。識慮高遠。機警絕人。少時聞朝廷奪劉光世軍。更遣儒臣代將。歎曰。是必且敗事矣。亟移書所知刑部侍郎曾公開。請如唐罷馬燧。郭子儀等故事。擇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將以白宰相。未及。而酈瓊等叛書已聞矣。參知政事李安簡公亦忠肅公執友也。罷政居會稽。公往見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問曰。子以老夫今日之罷爲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問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議。而終以弗合去。豈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手曰。公晦爲不亡矣。金寇淮甸。公以書抵樞密黃公。論備禦方略。因策金有十敗。且言其變必自中起。書至不數日。金人完顏亮果爲帳下所殺。黃公以示諸公。且報公曰。何其策之明。

也曾覲自福州召還。公上書丞相陳福公。爲言覲入必留。必爲善人正論之害。其後亦皆驗。公少從外舅李公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旣長。益從當世先達游。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漑。以迄有成。則其氣骨雄健。而關鍵謹嚴。波瀾浩漾。而語意精切。有非當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讀而歎曰。吾文有傳矣。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及尙書左丞葉公夢得。翰林汪公藻。中書舍人張公皞。尙書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愛重之。汪公尤歎賞。每謂公曰。今世綴文之士雖多。而往往昧於體製。獨吾子爲得之不懈。則古人可及也。然再試禮部輒不利。三應博學宏詞科。一旣入等。而黜於中書。遂不復應科舉。而誨諸子甚力。伯壽、伯成。皆及太夫人無恙時。登進士第。伯壽復中詞科。而公晚歲。始自次輯其文。定爲三十有二卷。藏於家。今伯壽等。將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於泉州南安縣唐興鄉田豐里之雲臺山。以熹嘗以先人之舊。辱公知顧甚厚。見使狀公行事。以請志銘。圖永久。熹竊惟公孝友之行。潔廉之操。精敏之識。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復過人遠甚。蓋不厲威猛。而人自畏服。不爲一時小惠。以干虛譽。而其去思遺愛。愈久愈深。獨以早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見知權臣。辟咎得凶。遂以中廢。然當時識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後誦言於朝。白公無辜者。又多一時正人。莊士。且明天子亦旣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來。殊無他端。乃復重以前事。橫遭口語。乍起乍仆。以沒其身。旣不得盡志竭才。以布宣仁聖之德。澤於遠邇。而其壽命。又不得究於高年。是則豈不有命也夫。故旣歷敘其世家行事之詳。而復具論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當世立言之君子。幸賜采擇。以垂永世。謹狀。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狀。



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羅公行狀

公諱博文。字宗約。一字宗禮。南劍州沙縣人。

曾祖安中。贈中奉大夫。妣太恭人鄧氏。

祖畸。朝請郎。右文殿修撰。妣宜人張氏。宜人陳氏。

父彥溫。右從事郎。知建州甌寧縣事。贈右承議郎。妣太孺人鄧氏。太孺人黃氏。

羅氏世爲豫章人。唐長慶中有爲沙縣尉以卒者。子孫因家焉。至五世孫覺。始舉進士中其科。再世而得右文公。以懿文清德。顯重於世。又再世而得公。復以道學行誼。克世其家。有聞於時。然位卑數促。曾不及究其用而死。識者恨之。蓋公幼有異質。生歲始周。家人示以棗盤。公一無所顧。獨扶服前。取書之論性理者。展玩久之。右文公歎異。爲文以記其事。且曰。是兒當復以文學大吾門。且復聞道而不爲章句之習也。十餘歲。遭甌寧府君之喪。哀毀如成人。治喪葬。又皆必誠信有法度。用右文公奏補將仕郎。授右迪功郎。福州司戶參軍。治倉庾。謹出納。盡去宿弊。後皆可法。再調靜江府觀察支使。桂管爲嶺徼。以西一都會。民物繁夥。常時幕府已不勝事。至公爲當路所知。事待公決者尤多。公裁處從容。人未嘗見其疾言遽色。而事無不各得其理者。時秦氏用事。士大夫以悟意竄斥。係踵南來。道出府下者。公悉善遇之。至竭廩奉。則鬻衣以濟其乏。用薦者改右宣義郎。知贛州瑞金縣事。轉宣教郎。始至歲歉。公度民且饑。則先事爲備。多所儲積。及饑發廩賑贍。事無鉅細。必躬臨之。不以勤勞爲憚。其至誠惻怛。雖壹主於惠愛。無所計惜。而措

置織密。辨察精明。人亦不能有以欺也。邑人既賴以全。而公又請推其餘。以及旁縣。縣故多盜。公飭巡徼。設方略。得渠帥數人。寘諸法。而境內帖然。在官餘九月。會故丞相魏國張忠獻公。都督江淮。雅器重公。請以爲幹辦公事。用上嗣位覃恩。轉通直郎。賜五品服。使募兵江西。得數千人以歸。和糴建康。以實軍。又以公與其事。未幾得穀亦巨萬計。張公再入相。賓客例出幕府。公得知和州。未上。而吏部侍郎玉山汪公。制置全蜀。奉辟公參議官。以行軍府之政。必以咨焉。汪公既虛心好問。公亦推誠啓告。反復殫盡。必歸於至當。而後已。成都之政。遂最天下。公之助爲多也。嘗銜命漢中。勞撫將士。宣撫使以禮致遣。爲錢三百萬。公不欲受。而難於辭卻。還次漢州。州方治貢院。不能就以五十萬予之。餘悉輸成都。公帑取河南程夫子之遺文。與他名臣論奏。纂述之。可以垂世者。募工鋟版。用之略盡。而橫渠張夫子之家。避地流落。貧不自振。公訪得之。爲言汪公。延置府學。蜀士知所勸焉。東方士大夫。游宦蜀土。貧不能歸。或不幸死不克葬者。公皆出捐俸金。以振業之。賴以濟者甚衆。累遷承議郎。秩滿。自請奉祠。得主管台州崇道觀。命下。而汪公亦召還。公復從。東至嘉州。宿留。與同舍會集笑語如常時。一日語人曰。吾將逝矣。然幸大事已竟。可無恨也。遂就寢。酬酢從容。了不異平日。獨無一語及其私。俄而遂化。乾道四年四月十有三日也。蓋其年五十有三矣。同舍聚而哭之。解其裝以理喪事。則橐中獨有書數十帙。餘金足以歸其喪而已。相與咨歎以爲不可及。遂以柩歸。其年冬十有一月。葬於沙縣嚴地祖塋之傍。公娶陳氏。了齋先生之兄孫女。先公卒。子男二人。曰問。曰闢。孫男八人。女七人。皆幼。公資稟和粹。沈靜寡欲。其處已待人。一主於誠敬。平居怡愉。人莫

見其喜慍之色。聞人之善。稱慕如不可及。至其有過。則常若有所隱避。而不忍言也。視人患難困乏。如切其身。經營周救。必盡其力。年未三十。卽屏遠聲色。一榻蕭然。惟樂善不倦。如嗜慾。聞天下之士。有一言一行之幾乎道。至或千里求之。以是凡四方之名山勝概。多所登歷。而於佛老子之學。亦往往能道其所以然者。或者遂意公誠篤好之。而不知公之所至。與其所學。有不在是也。蓋嘗從張忠獻公。問行己之大方。張公爲手書所爲敬說一通。以授焉。公受而行之。終身不懈。又從同郡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歎曰。儒佛之異亡他。公與私之閒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在桂州時。汪公蓋方通判州事。知公所爲。日就公語。且亟稱道其爲人。故卒引以自助。而今刑部員外郎劉公芮。亦方隱居州之西山。躬耕勵志。人罕識之。公獨以坐曹決事之餘。日往從之游。劉公名家子。及見前輩。多識前言往行。顧獨恨得公晚。及聞公卒。哭之慟。爲寢疾不食者數日。此豈勢利之使然哉。抑公才志行業之美。固當有爲於世。而充養有素。神觀清明。人亦不謂其止於此也。嗚呼。其可謂不幸也已。熹嘗受學李先生之門。先生爲熹道公之爲人甚詳。於其從辟江淮也。喜而言曰。張公高明閎大有餘。而宗禮以精密詳練佐之。幕府無過事矣。時熹未識公也。及先生沒。乃獲從公游。而得其志行之美。然後益信先生爲知人。然公自是入蜀。相望數千里。書問歲亦一再至。所以勸勵從臾者殊厚。日夜望公之還。幾得復相與講其舊學。而公乃以喪歸。熹旣痛公之不幸。不及大爲時用。又傷吾道之不幸而失此人也。亟往哭焉。諸孤旣號哭受弔。則以公從弟頤所敍官閔梗概一通授熹。使狀次之。將以請銘於作者。熹誼不獲辭。旣趣以就事矣。惟

是從游之晚於公之治行有不盡知。大懼闕漏放失。將無以備采擇爲罪。伏惟立言之君子。有以裁之。謹狀。乾道五年五月日。迪功郎。新差充樞密院編修官。朱熹狀。

南嶽處士吳君行狀

君諱翌。字晦叔。世爲建寧府建陽縣忠孝里人。曾祖惻。祖深。父從周。皆不仕。君早孤。踰冠游學衡山。師事五峯胡先生。聞其所論學問之方。一以明理修身爲要。遂捐科舉之學。曰。此不足爲吾事也。先生旣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從子伯逢。門人張敬夫游。旣誦其所聞於先生者。而又上稽前古聖賢之言。中覽前世儒先之論。下引四方朋友之說。參伍辨訂。去短集長。其左右出入。雖不專主於一家。然其大要以胡氏所傳爲宗也。其爲人忠信明決。通微曉事。教撫諸弟。曲有恩意。與人交表裏殫竭。心所不安。告語切至。而不失其和。以是朋友多賴其益。而樂親之。雖或不能從。而亦不厭其言之盡也。衡山葉公賢君爲人妻。以其女君因教其子定。使知所趨。又見之敬夫。而俾受學焉。定以是爲修士。鄉黨稱之。張氏門人在衡湘者甚衆。亦無不往來從君。參決其所疑者。長沙故有嶽麓書院。國初時。郡人周式爲山長。教授數百人。後更變亂。院廢而山長罷。五峯方辭秦氏禮命時。嘗請爲之。不報。乾道初。帥守建安劉公珙始復立焉。猶虛山長不置。至是。轉運副使九江蕭侯之敏。始以禮聘君。請爲之。君曰。侯之意則美矣。然此先師之所不得爲者。豈可以否德忝之哉。卒辭不能。蕭侯亦高其義。不强致也。時君方買田築室於衡山之下。有竹林水沼之勝。因取程夫子澄濁求清之語。榜之曰澄齋。日與賓客從容其間。講道讀書。閒出詩篇。以詠歌其所志。

蓋脩然有以自樂。然不數月而病不起矣。淳熙四年八月三日也。享年四十有九。君娶葉氏。生一男曰傅。纔六歲。一女亦尙幼。君既沒。葉夫人以君遺命。請於其父。使弟定與君之外弟游霖、游彰等。以九月三日。葬君衡山之東。海橋之原。於是君之外弟游彬居故里。踰月而後聞君之喪。泣而言於熹曰。吳兄之終。彬獨以遠不得奔走其葬。今將狀兄之行。而請文於桂州張先生。以表於墓。願吾子之文之也。熹與晦叔有朋友之誼。不可以辭。乃論其行事始終大者如此。以備採擇。然敬夫致晦叔學同師居同郡。其游久於熹。所以知之。必將有深於此者。請并列而具刻焉。淳熙年月日朱熹謹狀。

籍溪先生胡公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建州崇安人。故侍讀南陽文定公從父兄之子也。祖簪。父淳。皆不仕。先生生而沈靜端慤。不妄言笑。稍長。從文定公學。始聞河南程氏之說。尋以鄉貢入太學。會元祐學有禁。乃獨與鄉人白水劉君致中。陰誦而竊講焉。既又學易於涪陵處士譙公天授。久未有得。天授曰。是固當然。蓋心爲物漬。故不能有見。惟學乃可明耳。先生於是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功夫也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隱於故山。非其道義。一毫不取於人。力田賣藥。以奉其親。文定公稱其有隱君子之操。而鄉人士子慕從之游。日以益衆。一時賢士大夫。聞其名者。亦皆注心高仰之。於是從臣折公彥質。范公冲。朱公震。劉公子羽。呂公祉。本中。共以先生行義聞於朝。詔特徵之。先生以母老辭。既而折公入西府。又言於上。促召愈急。先生辭益固。乃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先生猶不欲起。郡守魏公疇爲遣

行義諸生入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先生不得已。乃出拜命。既就職。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人爲己之學。聞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於先生。所以修身。所以事親。所以接人。無一不如所言。於是翕然尊信悅服。而先生猶以爲未足也。郡人程公元。以馴行稱。龔君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之。俾參學政。於是教日益孚。士日益化。秩滿復留者再。蓋七年不徙官。而太夫人年益高。不樂居官舍。求得監南嶽廟。以歸。居累年。閒嘗一爲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帥守大鬻鹽私販者。雖銖兩必重坐。先生爲陳法義。請寬之。而帥守顧不悅。先生於是。有去意。久之。復請奉祠以歸。是時秦檜用事。天地閉塞。幾二十年。先生亦已泊然無復當世之念。及檜死。羣賢稍復進用。白以先生爲大理司直。未行。改祕書省正字。人謂先生必不復起。而先生一辭卽受。雖門人弟子。莫不疑之。到館下累月。又默默無一言。人益以爲怪。會次當奏事殿中。而病不能朝。卽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而中外有識。皆謂敵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惟陛下亟起而用之。臣死不恨矣。時二公皆爲積毀所傷。上意有未釋然者。論者雖或頗以爲說。然未敢斥然正言之也。至先生始獨極意顯言。無所顧避。疏入卽求去。諸公留之不得。上亦感其言。以爲左宣教郎。主管崇道觀。使歸而食其祿。於是向之疑者。乃始愧歎心服。而繼其說者亦益衆。以故二公卒召用。而先生則以病不起矣。紹興三十二年四月十二日也。享年七十有七。明年葬於建陽縣東田里。先生兩娶。劉氏。皆白水先生之女弟。又娶嚴氏。子男一人。愉。蚤世。女一人。適進士詹炳孫。男親仁。治進士業。先生質恬澹。而培養深固。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望之愕然。如槁木之枝。而卽之溫。

然雖當倉卒不見其有疾言遽色人或犯之未嘗較也其讀書不務多爲訓說獨嘗纂論語說數十家復鈔取其要附以己說與他文章稿藏於家先生所與同志惟白水先生既與俱隱又得屏山劉公彥冲先生而與之游更相切磨以就其學而熹之先君子亦晚而定交焉既病且沒遂因以屬其子故熹於三君子之門皆嘗得供洒掃之役而其事先生爲最久先生葬時親仁尙幼不克銘乃今屬熹使狀其行將以請於當世之君子熹不敢辭謹件如右以俟采擇謹狀淳熙五年七月門人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狀

延平先生李公行狀

先生諱侗字愿中姓李氏南劍州劍浦人曾祖諱幹屯田郎中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妣清源郡太夫人朱氏祖諱燾朝散大夫贈中奉大夫妣永嘉郡太君胡氏咸寧郡太君朱氏父諱渙朝奉郎贈右朝議大夫妣太恭人饒氏先生朝議公之季子也生有異稟幼而穎悟少長孝友謹篤朝議公太恭人特所鍾愛既冠游鄉校有聲稱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游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自適中閒郡將學官聞其名而招致之或遣子弟從游受學州郡士子有以矜式焉晚以二子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先生不得已爲一行自建安如鉛山訪外家兄弟於昭武過

其門弟子故人於武夷溪潭之上徜徉而歸。會閩帥玉山汪公以書禮車乘來迎。蓋將相與講所疑焉。先生因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於府治之館舍。是年七十有一矣。隆興元年十月十有五日也。汪公爲遣參議官王君伯序觀察推官謝君做護喪事。躬視棺斂。禮意喪具無不周悉。居數日。諸子畢至。遂以喪歸。先生娶同郡吳氏。子男三人。友直。左修職郎。信州鉛山縣尉。信甫。左修職郎。建寧府建安縣主簿。友聞。未仕。女一人。早亡。孫男四人。女八人。皆幼。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先生既從之學。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蓋天下之理無不由是而出。既得其本。則凡出於此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賅攝洞貫。以次融釋。而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於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折之於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先生事之。致誠盡敬。更得其歡心焉。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與族姻舊故。恩意篤厚。久而不忘。生事素薄。然處之有道。量入爲出。賓祭謹飭。租賦必爲鄰里先。親戚或貧不能婚嫁。爲之經理。節衣食以振助之。與鄉人處。食飲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年長者事之盡禮。少者賤者。接之各盡其道。以故鄉人愛敬。暴悍化服。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反身自得。而可以入於聖賢之域。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澁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



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閒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概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

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早歲聞道。卽棄場屋。超然遠引。若無意於當世。然憂時論事。感激動人。其語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本末備具。可舉而行。非特空言而已。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然一聞其說。則知其詖淫邪遁之所以然者。蓋辨之於錙銖杪忽之間。而儒釋之邪正分矣。熹先君子吏部府君。亦從羅公問學。與先生爲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天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亟稱道之。其後熹獲從先生游。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絕。蓋其上達不已。日新如此。嗚呼。若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旣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是以進不獲施之於時。退未及傳之於後。而先生方且玩其所安樂者。於畎畝之中。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蓋所謂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先生庶幾焉。比年以來。學者始益親。而方伯連帥之賢者。又樂聞其道。而邀致之。其意豈徒然哉。不幸天喪斯文。而先生歿矣。龜山之所聞於程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嗚呼痛哉。諸孤方謀窳窳之事。謂熹承學之久。宜知先生之蘊。使其事。以請銘於作者。將勒諸幽堂。以告後世。知德者。有以考焉。熹愚不肖。蒙被教育。不爲不久。聽其言。觀其行。而服膺焉。不爲不詳。然未能有以得其遠者大者。故悉取凡聞見所及。一二書之。詞若繁而不敢殺者。蓋有待於筆削云耳。謹狀。

# 朱子文集卷之十七

## 墓誌銘

### 迪功郎致仕董公墓誌銘

君諱琦字順之。饒州德興人。董爲德興著姓。世有登儒科者。君之曾大父□左朝奉郎太醫令大父林右從政郎處州縉雲縣令。比兩世皆以才稱。父陸始不仕而亦以氣節聞。君生有英氣。務爲個儻可喜。事不肯踐繩約。縉雲君憂其過名之曰執柔。而字以順之。曰以是爲爾韋絃之戒。君佩服惟謹。及更今名而猶以舊字行。示不敢忘也。年二十五始從鄉先生韓溪程公受春秋學。程公命設几案。日與對誦春秋左氏及近世胡氏傳。時時爲說大義。稍以禮法開之。君自是寔若有省。痛自刻厲。雖益以風義自許。而不復事少年豪習矣。義役法行。首出田粟倡之事。以時定。里人賴之。嘗卜壽藏。既得吉。而所知有貧不克葬者。舉以畀之。無吝色。少嘗從程君。及其弟舟學。二君沒久。遇其子若孫。恩意不少衰。其好義多此類。晚得諸公家祭禮。讀之曰。是固可勉。自是歲時祀饗。齋潔灌薦。跪起如法。比老不倦。既絕意進取。漸屏家務。卽所居旁雜藝花木蔬果。以自娛。客至開尊命酌。劇談終日。閒及世事。而處其是非成敗。則雖老於朝市者不逮也。淳熙十二年。天子奉觴德壽宮。推恩耆老。以子銖故。授迪功郎致仕。紹熙三年八月庚寅。以疾終。年

七十有六。蓋君爲人精悍。議論貴決白。不爲模稜含胡態。有所喜怒。若茹物不下。必吐出迺已。然已過則夷然。未嘗宿怨。人或待以橫逆。往往更結以恩意。使自愧悔。以是士之賢者愛之。其不肖者傾事之。及其卒也。皆傷之。少嘗讀馬援傳。慨然慕之。既涉世不偶。又頗聞先生長者餘論。乃更折節爲儒生。自力於善識之者。謂其視疇昔猶兩人也。嗟夫。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昔久嘗恨之。如君者。使少有所遇合。以其才顏頡一世。可量哉。娶周氏李氏。皆前卒。子男四人。鎬、銖、錫、鑑。女三人。嫁余梓、程徹、王中。皆周出也。而鎬、鑑及程氏女。亦前卒。孫男三人。女二人。明年銖將葬君湖山之原。以周氏祔。且屬新吉州錄事參軍程洵允夫。狀君行如此。來請銘。予不及識君。而韓溪先生者。先君子之內弟。允夫卽其子也。銖又來學。故聞君之行事爲詳。其可辭。始君自恨知學晚。教子甚力。故諸子多材。而鎬、銖皆舉進士。銖尤好學自立。庶能成君志者。銘曰。

才之良。氣之剛。有求必予。義之方。能不試。老其鄉。嗚呼歸哉。此其藏。

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爲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父諱某。贈朝奉郎。母安人朱氏。太宜人陳氏。君幼端慤。警悟不羣。年十二。卽自知刻意爲學。晝夜不怠。年十八。擢進士第。丁外艱。服除。授左迪功郎。郴州桂陽縣主簿。會故參知政事李安簡公謫居郡下。性嚴重。不輕許可。一見君。深器重之。授館其家。日與論說。前言往行。勵以致遠。

之業。常語人曰。吾閱人多矣。未有石君比者。秩滿循從事郎。調泉州同安縣丞。天旱民饑。縣白府請得蠲歲租如故事。太守怒。檄君杖主吏。君移書太守曰。杖一吏細事耳。然其所繫則大。民今皇皇無以爲命。縱不能救。忍復箝其口乎。太守怒未已。遣幕府按驗。至則希守意。以爲不當蠲。君爭益力。部使者聞之。因以其事諉君。君旣行視歸。卽揭榜諭民。蠲之什九。然後言府。且亟召鄉吏閉廨中。使鄉爲一榜。戶列所蠲。與其常輸之數。旣成立。授里胥。使走揭於其所。於是上官不得變其說。鄉吏無所逞其姦。邑人便之。改宣教郎。知常州武進縣事。民訟有數年不決者。君一訊立辨。雖姦民健猾者。亦皆驚服。愧謝而去。他邑滯訟多。請屬君以決。郡守欲爲寓客治第。而屬役於縣。具費且數十萬。君不可。曰。吾爲天子牧民。豈爲若人治第者耶。且浚吾民之膏血以媚人。吾不忍也。守怒。欲中以法。掇拾亡所得。會君有親嫌。法當兩易。君不願。求罷。徑歸。民數千人詣郡請留。君不可。則相與伺守出。遮道號訴。至有橛其襜帷者。守不能禁。君因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待次家食三年。雖貧不戚也。至官。吏以財匱請借民租。君不答。但日治稅籍。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者。與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皆正之。又謹視其出內之際。要爲簡易。以便民。而吏不得以容其姦。關市之征。亦損其數。於是官無苛擾。農商得職。租入以時。力役有序。至有爭先爲里正者。縣故窮僻。學校久廢。士寡見聞。不知所以爲學。君至卽命其友古田林用中來掌教事。而選邑子願學者。充弟子員。始教之日。親率佐史宿賓客往臨之。因爲陳說聖賢教學。凡以爲修己治人之資。而非如今之所謂者。聞者皆動心焉。自是五日一往。伐鼓升堂。問諸生進業次第。相與反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員外諸生數十。或異

邦之人皆裹糧來就學。君視故學宮爲不稱，乃廣其規模，新其棟宇，市書萬卷，買田數百畝以充入之。旣成，爲考古制，舉鄉飲酒禮以落之。於是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君又撫其舊俗之不美者，數事爲文以訓飭之。民皆傳寫誦習焉。遠鄉有據險自豪，不輸租賦數十年，日與比聯爲讐敵者，君爲榜以諭之。卽斂手聽命，輸賦解讐。復與齊民齒。民王某者有刑罪，具獄上府吏，以邀求不厭，欲致之死。君爭之不聽，則請自對獄。與吏辯，代民死。民乃得免。歲大疫，多治藥劑，分遣醫者散之村落。自爲詩以勸之，賴以活者甚衆。及代去，民或畫像祠之。監察御史陳公舉善，聞其賢，薦之朝。而君自從吏部，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去。會丞相史公再入薦，一時名士數人，君復與焉。有旨召對，君辭不獲，乃入見。首陳人君之道，與天同方。天心至公，故人君之心，不可以有一毫之私。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剴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居頃之，有所不樂，因謁告歸省，請得奉祠終養。除知南康軍事，將行而遭內艱。未終制，有詔舉材堪刺舉者。吏部尙書鄭公丙以君對。然君已不及聞矣。其卒以淳熙九年六月乙丑。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散郎。君爲人外和內剛，平居恂恂如不能言者，而遇事立斷，毅然有不可犯之色。事繼母承順不違，兄弟之閒，怡怡如也。族黨有貧不能自活者，買田捐金以振業之。教其子與己子等，嫁孤女多得所。歸道遇棄子，募人母之，月有給焉。其爲政一主於愛民，而憂國之心又甚切。於賢材之用，舍政令之得失，一有所聞，憂喜之誠，形於言色。至或叅日不解，然自處甚約，自律甚嚴。在州縣未嘗屈意上官，在朝廷未嘗造請當路。繇疏賤，一旦見天子，盡言竭忠，未嘗少爲迂回避就之計。其爲學自聘君

朝奉時已傳其業。後更從舅氏太子詹事陳公良翰受書焉。聞人之善，必手記而心慕之。其人可見。雖少賤，僻遠不憚。其與予游，相好尤篤也。晚名其燕居之室曰克齋。讀書其閒，沒身不懈。後生執業就正者，皆賴君知所鄉。而君未嘗少自足也。此其志豈可量哉！予前年守南康，朝廷以君與予善，除以爲代。予亦日夜望君至，冀得用疲叱學子爲寄。而君不果來。當年奉使浙東，聞新剡饑民，轉入台境甚衆，亟以屬君。君卽慨然以爲己任，其得免於饑凍捐瘠而歸者，蓋數百人。然其後予以事至台，則已不及見君，而哭其殯矣。嗚呼！悲夫！君之配朱氏、劉氏、李氏，皆贈安人。姜氏封安人，子男四人，繼微、繼諭、繼善、繼周，女五人，長適范籍。次許嫁商月卿。餘尙幼。君爲文明白徑切，似其爲人。然非有故未嘗作。今有文集十卷，藏於家。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繼微等，將以十二月庚申葬君龍谷山雲溪先塋之側，使來請銘。時予已病，歸臥故山，念不得往而祖君之行也，乃敘其事而銘之。其詞曰：

予悲斯人之病而莫與瘳也。悼斯學之孤而莫與儔也。又哀君之有志而久不酬也。時若可俟，而君不留也。龍谷之城，雲溪之宅，詔彼茫茫，不在斯刻。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己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爲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諭

意使並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己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者卽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爲搜捕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惇者益怒乃誣翁君他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爲尙書郎具以其事白檜檜亦悟爲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徙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他而傑遂廢不復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而想見其爲人者今天子卽位近臣乃以其事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省員補外晚乃歸爲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莫不哀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爲祕書少監梁師成欲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於家父揆文林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參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郎監登聞鼓院出爲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滂疫君以檄案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值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閒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己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官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卽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



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己。莫與通。求所以爲橐。饋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乃解。後張氏父子俱官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游。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僚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輿致其家。蚤莫躬治粥藥。琦得不死。他所爲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樗年爲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自集英時。有別業金陵。君卽居之。旣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祔以李氏。後數年。君之甥。豫章通守胡君大原。狀君行事以來曰。舅氏志未克伸。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有不可以弗識者。子盍識諸。吾且刻其墓上。予婦家與君有連姻。得蚤從君游。相期甚厚。讀其書爲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適。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 國錄魏公墓誌銘

元履姓魏氏。舊名挺之。後更名揆之。則字子實。然其以元履聞也久。故稱者莫能易也。家建寧府建陽縣之招賢里。以儒學顯。其胄出遷徙之所繇。則故侍郎胡公寅已識於元履。先君子之墓矣。元履幼有大志。少長游郡庠。事籍溪先生胡公憲。先生奇之。已而徧從鄉之儒先長者游。閒適四方。又盡交其先達名士。

於是聞見日廣而聲稱日益大。嘗客衢守章傑家。會故相趙忠簡公薨海上。歸葬常山。傑雅怨趙公。又希秦檜意。逮繫其家人。劾治甚急。人畏其兇虐。無敢議者。元履獨慨然以書囑讓傑。長揖徑歸。傑亦不能害也。兩以鄉舉試禮部。皆不第。閩帥汪公應辰。建守陳公正。同知其賢。相與論薦於朝。時相尼之。又不得召。後數歲。詔舉遺逸。部刺史芮公燁。遂帥其寮。與帥守六人者。共以元履行誼爲言。於是詔特徵之。元履辭謝不獲。則以布衣入見。極陳當世之務。大要勸上以修德業。正人心。養士氣。爲恢復之本。上獎歎開納。勞問移時。明日。遂有詔。賜同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守太學錄。乾道四年。十有二月也。異時學官不與諸生接。亦漫不省學事。徒養望自高而已。元履既就職。則日進諸生而教誨之。且視其居有壞者。或幾壓焉。則請於朝。得緡錢四十萬。以葺之。釋奠孔子祠。職當分獻。先賢之從祀者。則先事白宰相。王安石父子。以邪說惑主聽。溺人心。馴致禍亂。不應祀典。而河南程氏兄弟。倡明絕學。以幸來今。其功爲大。請言於上。廢安石父子勿祀。而追爵程氏兄弟。使從食。不聽。他日。又言太學之教。宜以德行經術爲先。其次尤當使之通習世務。以備官使。今壹以空言浮說取人。非是。又不聽。至他政事有係安危治亂之機。而宰相不能正臺諫。侍從不敢言者。亦無不抗疏盡言。以諫至三四。上不納。則移病杜門。以書質責宰相。語尤切。宰相雅知元履。招徠之。至是始不能平。而元履前已數求去矣。遂以迎親。予告使歸。行數日。罷爲台州州學教授。元履自少則有志於當世。晚而遇主。謂可以行其學。然其仕不能半歲。而不合以歸。閒獨喟然歎曰。上恩深厚如此。而吾學不至。無以感悟報塞。吾罪大矣。先是嘗榜其書之室曰良齋。至是日處其閒。方將條理舊

學以益求其所未至。從游之士。稍有自遠來者。而不幸病不起矣。病革時。顧念君親。處理家事。無一言之繆。其母視之。不巾不見也。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浼我。且以書召其友新安朱熹。至則盡以終事爲寄。而訣卒之日。實九年閏月壬戌。其年五十有八矣。娶同郡劉氏。徵士勉之之兄女。先十九年卒。繼室虞氏。子男二人。李伯國。學進士。孝朋尙幼。所爲文章。若論議訓說。合數十卷。藏於家。元履於學無不講。而尤長於前代治亂廢興存亡之說。以至本朝故事之實。皆領略通貫。識其大者。平居論說。聽者悚然。居家謹喪祭重禮法。恤親舊。雖貧不懈。從父有落南者。千里迎養。死葬如禮。而字其孤。尤有恩。歲饑爲粥以食餓者。而力請移粟於官。邑里賴焉。又嘗請督鄉人之不葬其親者。富予期。貧予費。而掩其無主後者。以千數。爲文以戒生子而不舉者。所全活者亦甚衆。與人交尤盡情。嘉其善而救其失。如恐不及。後進以禮來者。苟有一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其處心制行類如此。故嘗有病其爲人太過者。元履笑曰。不猶愈於橫目自營者耶。至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皆避此嫌。則爲善之路絕矣。此其學道愛人之本意也。嗚呼。使其老壽通達。舉而施之。則其所以及人者。爲如何哉。孝伯將以七月己未。奉其柩葬所居之南。不十里。所謂長坂者。元履平生時所樂處也。予往莅其卜。孝伯泣拜。奉嚴君士敦之狀。以銘文爲請。予惟元履垂絕之言。若有及此者。顧雖不能不忍負也。則應曰。諾。退視其狀。不誣。因掇其大者。序而銘之。銘曰。謂天嗇之。則曷其材且志也。曰其德之。則又不年以位也。竟使抱其餘以沒於地也。我銘以哀之。又以掩其隊也。

陳師德墓誌銘

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俗弊風訛。迭相夸尙。於是公卿子弟之才者。往往亦慕而爲之。無所於迫。而徒取銜鬻之差。顧反薄君恩。輕世祿。捐本學。以從事於場屋無用之文。舉世競馳。恬不覺悟。而聖賢修己治人之方。國家禮義廉恥之教。益泯泯矣。嗚呼。斯其爲弊也久矣。不有卓然高志遠識之士。其孰能有以反之哉。如吾師德者。蓋庶幾焉。而不及就其志。而疾病以死。其亦可哀也已。師德莆田人。姓陳氏。名定。丞相信安公之第三子也。母曰福國夫人聶氏。師德生秀異。自孩幼已有成人之度。年十二三。則已知古人爲己之學。而不屑爲舉子之文矣。一日以公命。因子友括蒼吳君耕老。以書來道其志。而請業焉。予三復其辭而嘉之。然亦意其必已淫思力索。於空幻恍惚之場也。則報之曰。聖賢之學。雖不可以淺意量。然學之者。必自其近而易者始。師德於是始欲因子言而反求之。旣疲於宿昔思慮之苦。而感疾殆矣。其後屢欲求見。且將徧求世之有道君子而師友之。竟以病不果行。且死。猶語其友方來耕道。使言於予。以不及相見爲深恨。明年其仲兄守師中。見予於建陽。遂以耕道所狀行實一通。屬予銘其窆。予不忍辭也。狀言師德性至孝。事信安公及母夫人。曲盡愛敬。劑和烹飪。必躬必親。左右周旋。不違義理。而未嘗失顏色。於兄弟尤友愛。以公奏授右承奉郎。娶同郡林氏。朝請郎一鳴之女。年二十有五。以淳熙甲午七月己亥卒。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問學修身之意。越夕而逝。公夫人哭之哀。以其伯兄之子。福孫後之。而葬之石泉。祖塋之側。嗚呼。有如師德之志。而其行事可得而書者。止於如此。是不亦可哀也哉。然其所立。視世俗之學。昧利辱身。得已而巳者。則既絕矣。夫豈不足以頗慰公夫人之念。與其兄弟朋友之思哉。予是以銘曰。

士孰不學。其方則殊。毫忽之差。有瞋其徒。卓哉若人。惟義之學。刻意劬躬。蹈履前覺。天不著之。以駿其奔。淵冰免矣。志氣則存。石泉之瀕。於祔於宅。孰全其歸。視此幽刻。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是以獨以其詩行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爲文林郎。邵武軍邵武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爲太安人。蓋將有以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閒士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部選。言於上。以爲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守。然事有當爲。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季高爲之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

隆興府南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搜輯舊聞以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爲可與於此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以聚斂爲急諸邑奉承惟謹而資深獨無所屈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爲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德之既去父兄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婚嫁之鄉黨稱其孝友家世清貧獨有園廛數畝中隱君旣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閒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享甫曰饒祁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予雅聞資深名一見卽知其長者旣去游武夷山水閒得予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慙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旣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爲之銘銘曰

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諸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爲谷訂此文

淳熙十二年夏六月二十三日。從事郎監潭州南嶽廟建安劉君平甫卒於家。予往哭之再三。其兄子學雅與諸孤學古等。遂以墓銘爲請。予初嘗受學於平甫先君子之門。因得與平甫相長大。其後平甫諸兄游宦四方。平甫多家居不從。以故予於平甫。又獨得久相與。於今四十有餘年矣。然予長平甫八九歲。又以勞悴早衰。而平甫優游彊健。雖少年有不及。豈意今乃反哭平甫。而遂銘其藏哉。顧與平甫游最久而知之深。莫如予者。不忍辭也。平甫名珣。建之崇安縣人。屏山先生諱子暈之子。而贈太師文安忠顯公之孫也。忠顯公以忠義死國。著名靖康。建炎之閒。國史有傳。生三子。長曰寶。文閣直學士。贈少傅。諱子羽。而屏山先生其季也。少嘗一仕。爲莆陽郡丞。秩滿。卽稱疾奉祠。以歸。樂道著書。十有七年而卒。其書皆傳世。以平甫少傅公幼子爲之後。補官餘三十年。亦未嘗一日仕州縣。雖其邂逅不遭。事有適相似者。抑其家法之傳。亦有自也。蓋平甫自始仕。卽爲南嶽祠官。嘗調諸路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皆未及赴。而以省員罷。最後從兄忠肅公強使出爲注官。得邵武軍司戶參軍。則平甫山林之趣已成。不能俛首從吏役矣。亦會忠肅公薨。平甫遂決長往之計。力請諸公復得爲祠官。超然自放。以歿其身。蓋其年少時氣甚豪。自再直廢省。卽自知其不偶。而先廬屏山之下。前帶潭溪。館宇靚深。竹樹蒙密。顧而樂之。不忍去也。因以暇日。廣其觀游。種木疏泉。上下澗谷。竟日不厭。自以爲退隱於家。兼農圃漁樵之役。而隨緣閱世。復善脩身。又庶幾古人日損日益之意。則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而刻文壁閒。以志其目中葬其妻武夷東南十里許。卽豫卜壽藏其旁。因山田闢臺館。以達於溪上。良辰勝日。往來兩山之閒。

絃琴觴酒屬客賦詩其樂雖與人同而其習聞先君子之遺風餘韻與夫當世之儒先長者之雅致泯然有以會於其心而適於其身至於不知爵祿之可懷勢利之可悅則人有所不能及也天資孝友事世母慶國夫人及忠肅公甚謹服其喪皆過禮嗣主家政聚族衆多而法度修整恩意均洽少有逸才而不肯事舉子業賦詩甚敏而工然亦未嘗深留意也爲人簡易跌宕衣冠食飲取具無所擇而蒐輯先世遺文軼事纖悉無遺聚書教子校讎課督皆有程品爲州縣董社倉斂散爲帥司賑貧民舉子者詢究利病鉤校簿書其夙夜之勤居官者有不及鄉人德之而論者於是乃知平甫非漠然無意於世者於其死也莫不哀之以爲使得試用所立當何如也平甫娶同郡范氏直祕閣如圭之女無子而撫愛諸子如己出事慶國夫人孝愛尤篤苟可以已其疾雖體膚無所愛也先平甫十六年卒平甫有六男七女學古迪功郎泉州同安縣主簿學博將仕郎學圃尙幼而學正學箕學稼皆出爲諸兄後其次女亦嫁而天云平甫卒時年四十八葬以是歲十二月十二日墓在范夫人塋東十有八步其銘曰

嗚呼平甫寧其材之不信而不忍其志之詘也寧其躬之不燕而不忘其鄉之卹也幔亭之南其川齠淪岡嶺率也生樂其游死銘其丘彌百世而不歿也

江君清卿墓誌銘

淳熙十有四年春二月庚午鶴山江君清卿卒冬十有一月庚申葬於其里少東夏嶺之原前期其弟嗣以書致今臨江通守賈侯應之狀來請銘予幸蚤得從清卿游然家居相距百餘里不得旦暮相與切磋



琢磨以究其學也。然每一相見，則心愈益敬愛之。及聞其死，以病未克赴弔，至是乃與疾而往哭之。入其門，望其几筵像設，見其子甚幼，纍然服喪，撫其匱於西廂，不自知其慟也。歸乃發賈侯之狀，又附以予所知者而具論之。君諱明清，卿其字也。世家建陽縣北樂里。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仕止將作監主簿而贈官至太中大夫。大父諱立，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父諱琦，左宣教郎，永州州學教授。覃思春秋之學，龜山先生楊公見其書而稱之。尤以文學行義知名當世。娶同縣虞氏而生清卿焉。清卿生有異稟，書過目輒成誦，作文操筆立成，皆有思致。見者驚歎，以爲江氏有子矣。以童子見張魏公，卽開口論天下事，儼然如成人。公亦奇之。年十七，遭外憂，執喪如禮。旣冠，益從諸長老游，讀書問學，探討不倦，而不肯輕爲論說，持守踐行，造次必以規矩，而不務過爲崖異，斬絕之行。其接物薰然以和，然亦未嘗苟然有所阿徇。鄉人無不悅而親之。然其恬曠虛遠之懷，安靖篤實之操，誠於中而形於外者，人亦望而敬之，不敢有以加也。始教授公無恙時，嘗欲盡以先世遺業奉其兄，未及而卒。清卿卒成其志，自處雖約，不以爲慮。母夫人有賢行，自寡居卽布衣疏食以終身。及春秋高，遂抱羸疾。清卿左右奉養無違，旣沒葬祭如法。父同產有適人而老且貧者，迎養周給，以立其家。始終不懈。鄉人有死於遠官者，爲之糾合親故，還其喪而窆之。有以昆弟訟其先人之遺澤，而累歲不決者，諭以恩義之重，一言而解。蓋其志行之所以信於人者，非一日也。嘗以進士試禮部，不合而歸，遂無復有進取之念，而獨於脩身進德益孳孳焉。不以歲年之晚，疾病之侵，而少有自安之意也。始亦嘗有意爲浮圖學，至是乃喟然曰：「徒亂人耳。」卒時年六

十有二篋無完衣以斂。而一子宗老才七歲。鄉人無問親疏賢否。哭之皆出涕。退而相與咨嗟悼歎者。無異詞也。妻吳氏先卒。二女適翁益。李懷祖。其遺文十餘卷。藏於家。嗚呼。君家比三世。以儒學起家。從官而皆不大顯。至君而學益明。行益脩。人曰。是必且爲世用。而有以大其門矣。而又不位不年。以沒於地。於是人莫不以是疑於造物之理。而爲君惜之。子獨有以知君之志。其所以爲欣戚者。有不在是也。然則文卿之託銘於予也。豈不有以也哉。銘曰。

不同乎今人者。君之樂。不及乎古人者。君之憂。蓋其所樂者。人以爲戚。而其所憂者。我以爲休。銘焉不慙。子孫是收。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縝。字伯玉。濟州巨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瑑之孫。而參知政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蘇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閒。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湖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吞之句。故相何奩一見。嗟賞。既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奧雅。覲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

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充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勾宗官舊秩。及爲崇道祠官。退處於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家大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穴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游。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翛然其閒。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逕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尙子平之爲人。旣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閒。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嬙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任意擊節慷慨。自以爲未後於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興訪高人勝士。於閒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閒問祖師西來意。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白以爲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而怠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

居二年而卒。時年五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之女。再娶馬氏。中大  
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  
幸蚤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主簿。女四人。其壻右通直郎徐樗。文林郎  
劉琬。進士周庭實。承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啓宗。將仕郎。始公葬太師公泉州南安縣石鼓山。而指其北  
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於家。  
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游。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白事府下。退輒  
詣公。公必爲置酒。留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悉。亦無不盡。至於有  
所難言。則其悼歎憫惻之情。未嘗不鬱然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真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而  
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不惟荒烟野草之悲。亦以重  
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  
右史之德。冲靖淵默。太師之文。洪爲忠勳。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旣積而盛。胡不逢遇。達於事功。  
浩其永歸。闕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劉十九府君墓誌銘

熹年十四五時。以先君遺命。學於故聘士對君先生。時幼且愚。未足以識其大者。遠者。特觀於容貌詞氣  
之間。知其偉然非今世之士也。旣又獲見於先生之兄十九丈府君者。詞色俯仰。蓋與先生不異。而溫厚

謹良則又過之。因亦甚敬愛其爲人。及少長而先生以女妻之。又得數往拜於府君之側。時府君老矣。然其持己接人。動有法度。危坐終日。無怠惰偃側之容。與人言必依於孝弟忠信。至於治生處事之方。耕稼蠶績之務。亦皆纒纒有條理。閒而及於先世遺事。與夫鄉里故家舊俗之傳。則必顧而歎曰。吾之不復見此也。久矣。夫熹於是退而每爲朋友道之。以爲前輩氣質淳厚。悃悃無華。而其謹於禮法。粲然有文。又如此。蓋不惟其天質之美。抑亦昇平教化之餘澤。衣冠文物之遺風。其視今人誦書業文。沾沾自喜。而輕猥浮媚。反無以異於市井之人者。相去遠矣。如是三十餘年。而府君卒。既葬。其子某狀其行以授熹。使爲之書。以表於墓道。熹按府君諱某。字致端。建寧府崇安人。其曾大父職方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諱某。始以文學起家。歷典數州。皆有惠愛。大父朝請郎諱某。爲縣有所不得行其志。年未七十。卽致其事以歸。父某明經勵行。不仕以卒。而鄉人敬之。娶同郡余氏。讀書史有智識。實生府君。兄弟國子祭酒翁公。所爲志其墓者也。府君於兄弟爲最長。自少則任家事。以故不及於學。而其孝愛恭敬。誠信敦篤。自有以過人者。家世清貧。至先府君時。食口益衆。府君經營纖密。而不失大體。蓋凡春秋晨夕之奉。婚喪燕勞之須。以至族姻黨友。賀吉而弔凶。其厚薄往來之數。無不稱情而合禮者。先府君於是得以放情事外。而遂其高。諸弟亦皆得以游學四方。親師取友。各成就其器業。而聘君先生卓然傑立。遂爲一世之聞人。名立於不朽。實府君有以相之也。府君自少無外慕。晚歲足迹不出里門者數十年。其精神氣力老而不衰。登山臨水。常愴然獨往。其所以自樂者。人不得而言也。年八十有五。以乾道癸巳正月□□日病卒於家。而葬於宅之

西南數百步曰彭原者。府君娶信安祝氏。有賢行。前卒。子男某也。女適進士江之瑞。孫男潤。女三人。凡狀之所載如此。與熹前所竊論者。實相發明。謹敘而并書之。且爲之銘。銘曰。

士學口耳。弗誠以身。旣佻以儇。汗我冠紳。孰如丈人。庸信庸謹。詞無支葉。動有繩準。彭原之木。有翳其陰。我銘斯刻。以詔來今。

篤行趙君彥遠墓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戊寅。崇道趙公善應。卒於餘干私第之正寢。明年葬縣東北華林岡。後六年。今少傅福國陳公。乃大書其碣之首曰。皇宋篤行趙君彥遠之墓。於是趙公嗣子汝愚。方以敷文閣待制。知福州。充福建路安撫使。涕泣手疏。使人奉其書。及故荊州牧張侯杖。鄂州守羅君願。所序行實。若狀兩通。致之新安。朱熹曰。請得銘而刻於下方。熹竊惟念平日所聞。太宗皇帝之元子。漢恭憲王。實以至德高行。爲宋太伯。後世雖屬籍疏遠。爵秩寢微。然猶多法象其賢者。蓋歷七世而得公。則又以孝友仁厚。被服儒雅。克篤於家。而聞於邦。卓然爲宗室儀表。雖士大夫之賢。而有禮者。皆自以爲不及。益教其子。移孝爲忠。對策庭中。無所諱避。天子異之。擢以爲天下第一。後歷館閣侍從。奉使典州。皆以風節惠愛。有聞於時。然天下不以賢其子。而曰。子直之能爲此。嗟乃其父之教也。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者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是法宜銘。顧陳公書法之嚴。已足傳世。而熹愚賤。又所不當得爲。旣禮辭不獲命。則敬考其書。而悉次第之。蓋公之曾大父曰。開府儀同三司。建寧軍節度使。建國公仲企者。恭憲王之曾孫也。實生東頭。

供奉官士慮供奉生成忠郎不求成忠娶濟陽晁氏生公公生於政和戊戌卒時年六十自建炎初補承  
信郎八遷至修武郎歷監秀州崇德饒州餘干安仁縣景德鎮之酒稅潭州南嶽廟江南西路兵馬都監  
主管台州崇道觀卒後五年汝愚逢宗祀恩始更贈爲通直郎公資純篤孝謹少時父病訪醫行禱暑不  
解帶遭喪不內勺飲旣殯居廬歎粥旣葬乃食菜果終喪比御猶弗入也事母益兢兢致養嘗以寒夜遠  
歸從者將扣門公遽止之曰無恐吾母爲也露坐達旦門啓而入以母畏雷夜或聞雷必披衣走其所視  
門隙有光則扣而入否則屏立以待官薄食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矣未服不敢服雖一瓜果必相  
待共嘗之諸妹遠嫁者極力致之相與娛侍親側內外諸孫合貴賤且百口菜羹蔬食恩意均治人無閒  
言從姊妹之遠而貧者亦以令分俸給之遭母喪時年五十有五矣始侍疾時嘗刺血和藥以進至是哭  
泣嘔血毀瘠柴立終身俯首柩旁聞雷猶起側立垂涕凡食之可於口者不必酒肉衣之適於體者不必  
華采聲之悅於耳者不必音樂皆弗忍以身接雖其哭泣有時而哀痛之心無時忘也三年之外生朝必  
哭於廟有欲爲禮者號泣向之其後累年言每及親猶未嘗不揮涕晉陵尤袤延之見而歎曰古君子也  
父以肺疾終終身不忍以諸肺爲羞母生歲直卯謂兔卯神亦終身不食也墓戶有不能事其母者觀公  
之爲惕然悔悟遂以孝稱識度超曠不計有無平居自奉甚約而汲汲然惟以愛人及物爲事故人許珪  
死家貧女無所歸公卽聘以爲次子婦嘗與台人蔣彝者同僚後至其鄉首問之則死久矣貧不克葬而  
子亦謀食於外卽往哭之還其子予貲使葬他若是者不勝紀道見病者必收養躬爲煮藥比瘡或解衣

遺之。歲饑。設器於庭。每食先舍其半。家人繼之。則取以濟饑者。其用心之微密。至於夏不去草。冬不破壤。懼百蟲之游且蟄者。失其所也。爲人謙和坦易。與人語惟恐失詞色。至誼有不可。則奮然無所顧。雖以公族疏遠。留落江湖。而憂國之深。如在廊廟。聞當世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則喜不自勝。聞遠近或水旱。則憂見顏色。辛巳。江淮之警。爲流涕不食者數日。同僚有會飲者。公獨悵然北望曰。此豈諸君樂飲時耶。衆爲失色。罷去。好讀書。所藏至三萬卷。所著有唐書錄遺三十卷。幸庵見開錄二卷。台州勸諭婚葬文一卷。居家不設條約。於子弟無所程督。而躬行之實。所漸漬而興起者甚衆。居常稱曰。欲學聖賢。當消客氣。灑埽應對。是其入處也。汝愚從屬籍冠多士。國朝故事所未有人爲公喜。而公處之如平時。及聞其入館。適與莆田林光朝謙之同舍。然後喜可知也。於其守上饒而來迎也。故不往。一日呼二田夫。肩輿潛入其境。訪問民情。閱信宿。意無所忤。因稍進至近郊。人始知之。其爲人大略如此。顧宗室之在右列者。例不得爲要官。故其事業無以見於世。至其潛德隱行。與其志念之精微。則人又有不得而言者。嗚呼。其真可謂篤行君子矣。陳公之目之也。豈虛也哉。其配令人李氏。丞相文正公七世孫。家號西李。司馬公所謂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也。方承平時。宮宅婚姻。皆動侯貴戚。公父子獨再世娶儒家。令人明達剛果。居家以孝聞。旣嫁事姑如母。嘗剖股以愈其疾。公罷崇德歸時。晁夫人尙無恙。篋有餘金。將出以獻。而探之不獲。蓋令人已奉而致之姑矣。服飾之具。擇其新美。以奉公諸妹。而躬取其故敝者。公旣勤其家。不吝一錢。而令人安貧自力。所以成公之志爲多。先公十二年卒。葬縣西雕峯。距公墓三十里。所子男四人。汝愚旣爲時名卿。



次汝拙承信郎。汝魯保義郎。汝恩未仕。亦皆斤斤謹質。能守其家法。女三人。長適宣教郎。逢惟石。次適將仕郎路希傳。季未行也。孫男十二人。女七人。而其長曰崇憲。亦舉進士。中其科云。熹聞公之名蓋久而不及識。居常以爲恨。今乃獲敘德美。以贊誅事。而附於陳公所書之石。則旣幸甚。然每讀行實之書。而於呂伯恭氏之言。又未嘗不廢卷太息也。因頗采其意。銘以系焉。銘曰。

漢邸之別。去本而支。心融迹泯。世莫予知。建土分封。再世弗振。逮公而顯。匪爵其仁。孝不老衰。惠不約弛。忠不遠忘。以畀厥子。篤行之表。華林之皋。惟其不愧。日遠彌高。嗟爾後人。益謹毋怠。出者難工。德友所戒。

### 何叔京墓碣銘

邵武之東。百里而近。七臺之麓。小溪之濱。有君子者。曰何君。名鎬。字叔京。予獲從之游。相好也。今年冬。過予於寒泉精舍。留止浹旬。歸而屬疾。旣病。則手書來告訣。語不及私。獨以不獲終養。卒學爲深念。而於當世之慮。亦眷眷不忘也。時予別君甫踰月。發書驚歎失聲。亟走省焉。至則君已逝矣。旣入哭。盡哀。明日。君之親友門人。以予至。皆復來會。哭相弔。議語葬故。君嗣子琰。亦衰經杖。出拜伏哭。固以銘墓爲請。予惟君實以其死累我。今其子又哀以請。如是其何說之辭。則與諸來會者。共訂君事。皆曰。君家臺溪。且數世。世有隱德。至君。皇考諱兌。始事爲左朝奉郎。通判辰州事。娶陳氏。劉氏。林氏。鄧氏。皆封安人。而君劉出也。生孝謹。有器識。旣出就傅。暮歸。則不復去。親側誦讀。日數千言。爲文敏而有思。趣尙高遠。識者奇之。辰州嘗授程氏中庸之學。於故殿中侍御史。東平馬公伸。服行不怠。又以其忠節事狀。移書太史。忤秦檜。下吏竄。

南方危死不恨。閒復悉以其所聞者語君。君既受其說。則益務貫穿經史。取友四方。博考旁資。以相參伍。蓋久而後有以自信之。於是一意操存。杜門終日。澹然若無所營者。至其論說古今。指陳得失。則又明白慷慨。可舉而行。平居崇德義。厲廉節。絕口未嘗及功利。至於收族卹孤。興事濟衆。則又懇惻憂勞。如已嗜欲。言行相循。沒身不懈。由此南州之爲程學者。始又知有馬氏之傳焉。始用辰州致仕恩補官。授泉州安溪主簿。未赴。鄧舅祚帥江西。辟掌書寫機宜文字。再調汀州上杭丞。數行縣事。專用寬簡爲治。白罷稅外無名之賦。民便安之。部使者鄭君伯熊。名好士。行部得君。喜甚。願郡事爲不理。囚繫或累歲月不得釋。檄君佐其守。君入幕。悉取文書閱視。具得其所以然者。持白守。決遣之。旬日皆盡。又以田稅不均。貧弱受病。夙夜疚思。爲所以均之之說甚備。他所以彌縫補助者。亦盡其力。而守顧不悅。君卽謝去。君事鄧安人素謹。其赴上杭也。安人以瘴毒爲憚。君不敢請。遂單行至官。歲以公事一再歸省。每行輒不受俸。秩滿計其月十有四。悉歸其券於有司。一時學士僚友。高君學行。多師尊之。而當路鮮識之者。君固不求。亦不自悔。獨以年格。循資調潭州善化令。將行而卒。年四十有八。淳熙乙未。十有一月丁丑晦也。君爲人清夷恬曠。廉直惠和。談經論事。簡易條暢。所著書有易論語說。史論詩文數十卷。其言多可傳者。晚築書堂所居南坂上。名以高遠。用見己志。疾病召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產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娶同郡李氏。其叔父郁。學於龜山楊公。所謂西山先生者也。子男琰爲長。次某。長女適吳大同。次馬棟。次未行也。諸君所論君行事如此。皆予所聞知。琰等葬君東碭之原。予旣書其墓。納窆中。然

閒嘗竊目君。學行可以司教育。論議可以陪獻納。而其心誠才實。又可以宣德澤而惠鰥寡。今乃僅得一縣令。而不及試以死。此爲重可哀者。乃復敘次其詳。刻石表墓。且系以銘。銘曰。清直而溫。夷易而方。惟學不懈。厥猷以光。孰啓於家。而尼於邦。孰豐其粹。而嗇其長。帝罔弗衷。氣或交沴。旣欽厥承。君則奚愧。莫尊匪德。莫久匪言。銘以相之。刻石墓門。

武經大夫趙公墓誌銘

公諱基。字夢周。有宋太宗皇帝之六世孫也。其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開府議同三司。贈太師。追王韓成二國。事皆見國史。父某。舉進士中第。未及仕而卒。贈中奉大夫。公生睦。親宅以郊祀恩。補成忠郎。少孤。能自植立。刻意爲學。欲以文字成名於世。遭亂轉徙。不克遂其志。年甫冠。調監常州宜興縣稅。是時寇難未夷。道路艱棘。公治征算。不以苛儼爲事。往來使之。在官獨居一室。日以讀書鼓琴爲事。一無他嗜。同僚莫測其所爲。至使人陰伺之。已乃信服。參知政事張公守。亦知其賢。更以爲饒州永平監。舊法課卒。洵土取棄銅以益鑄。用數登萬觔。輒書勞受賞。前後相承。程董峻切。役者病之。公至獨歎曰。瘠人肥己。吾弗忍也。亟罷去。而節他費以足用。守董耘賢之。且愛其詞章。薦於朝。請爲易文資不果。去居信之弋陽。一時名勝爭迎致館穀。且遣子弟從之。游久之。自請爲祠官。得主管華州雲臺觀。始來居邵武。時中書舍人王洋知軍事。尤深禮敬。與酬唱往來。稱歎不置。秩滿。爲建昌軍兵馬都監。郡守知其廉。帑藏出納。悉以委之。復監泉州郡使司糴事。公知前積蠹弊。歎曰。踵是則吾固不能正之。則豪其辜者必衆。吾豈爲禍始乎。因力辭。

之既而有求代其任者。果不免。聞者歎服。晚再爲福建路兵馬鈐轄。案官至武經大夫。行年七十有三。淳熙六年七月某日。以疾卒。公配恭人滿氏。某官中之曾孫女。子男五人。善俊朝議大夫。直龍圖閣。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善佐朝散郎。知常德府事。善儀秉義郎。善任承節郎。善傑忠翊郎。而善任蚤卒。女七人。亦天其二。其五人。則從政郎鄧祖攸。迪功郎楊錕。李綱。黃造。司馬。遭其壻也。孫男女各二人。皆幼。明年。諸孤特奉公柩。葬於邵武縣新屯西宅之原。而書其事狀如此。使人來請銘。熹雅聞公爲人。恬淡寬博。自少以廉謹自將。平居未嘗有愠色。尤不喜言人過。以急難告者。必周之。未嘗計有無也。生長太平。公族閒。不爲華靡之習。從宦所至。壹以仁恕側怛爲心。雖勢卑。不得盡行其志。然其隨事及物。亦足以見其胷中所存者。滿恭人有賢行。諸子皆以文學稱。而淮西常德。連中進士第。皆及公無恙時。被遇通顯。知名當世。公晚更得閒適。因不復問家事。顯用棊酒自娛。而老壽以沒。嗚呼。是亦可以無憾也夫。乃考其狀。敘而銘之。銘曰。

惟紆人之勞。寧卻己之進。豈曰己之廉。而速人以病。仁夫趙公有。宰其宮。我銘斯石。以詔其終。

承事郎致仕潘公墓誌銘

維潘氏世居括蒼之竹溪。已號著姓。後徙金華。益爲聞家。君之曾大父諱某。贈右朝議大夫。大父諱某。始以儒學起家。仕至左朝奉大夫。父某。以右朝散郎致仕。彙贈大中大夫。君諱景憲。字叔度。幼穎悟。日誦數萬言。年九歲。以童子貢京師。通念十三書。說六經大義。作三體字。詔許特試禮部。且賜束帛。後入太學。益

自刻厲一時學官如汪公應辰芮公燁王公十朋皆推重焉擢隆興元年進士第調荆門軍學教授不行請爲南嶽祠官秩滿宰相知君之賢欲留以爲中都官君獨力請太平州學教授遠次以歸宰相問其故君曰本無宦情以汲汲於一官政欲以慰親望耳今二親俱老得遠次尚可日從容於其側他非所望宰相歎息以爲不可及君與東萊呂祖謙伯恭父同年而齒長聞其論說行身探道之意慨然感悟遂棄所學而學焉旣而遭大中公之喪廬於墓者三年毀瘠骨立未嘗見齒寢興食飲皆以古禮爲節服除遂不復仕日游呂氏之門躬執弟子之禮誦詩讀書旁貫史氏下至於茲靡不該覽而尤於程氏之易爲盡心焉至他書史考訂蒐輯日有程課鉛黃朱墨未嘗去手爲人峭直耿介與世俗少所合而事親從兄友愛諸弟怡愉肅穆人無閒言家本富樂躬率儉素布衣蔬食一室翛然其枯槁淡薄有人所不可堪者而君處之甚安以是中外化服不敢爲纖芥浮靡事族黨皆慕尙之而君自視欲然常若不足也始嘗學浮屠說旣而學於呂氏晚再悼亡因葬金華之葉山而虛其中以自處築室其旁取朝聞夕死之意命之曰可庵暇日往而游焉復取舊書讀之悠然自得不知儒釋之有間也買田儲書以待四方之學者又嘗取建寧社倉法出私穀數百斛歲時斂散自葉山以至大中公故居大墓之下各爲一社期歲廣之及九而止予嘗爲記其事然亦未及盡如其志也君旣無當世之願士友知其心者如韓尙書元吉張左司斌曾卿逢鄭卿伯熊皆愛敬之而不敢有推挽意獨曾侍郎逮嘗引以自代頃年諸大夫薦天下士之賢者三十餘人於周丞相君姓名亦在數中而丞相不能用蓋諸公或未始識君而君亦漠然無所問人或叩之乃

獨喟然以曾、鄭兩卿爲知己。人莫測其意也。紹熙庚戌，君之子自覺以進士試禮部中選。君聞之曰：「此足以代我矣。」卽自列於有司，請致其事。遂請得改京秩，命甫下而君已卒矣。是歲六月己亥也。君先娶邢氏，故龍泉主簿邦直之女。繼室朱氏，其父翌新仲，紹興閒爲中書舍人。子男二人，長卽自覺，其次自晦。女三人，長適朱塾，次適蘇霽，次適邢文郁。孫男二，曰問學、問禮。蓋自覺嘗調蕭山主簿，而霽今爲臨海主簿。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語未嘗及其私也。自覺將以十月丁酉葬君葉山之藏，而以書來屬予銘。予始因伯恭父以識君，志同氣合，遂結婚姻之好。往年以江西使事入奏，舟過蘭溪，蘭溪距金華不百里，金華親故往往來相勞問。獨君以書來曰：「甚願一見以慰離索。」然子今日之行，名爲召客，吾是以不果來也。比以口語罷歸，君又以詩來。若曰：「子今幾過七里灘矣，可以已乎？其未耶？」予不能答，而嘗以是愧其爲人，乃爲之銘。銘曰：

介剛之節爲世玉雪，退省其私敬順怡悅。卻掃耽書，貶身訪道，忘食與憂，以遂於老。昔本不出，今復何歸。異世同心，子平孝威，葉山之陽，上盈下坎。我銘不亡，君則奚憾。

贛州趙使君墓碣銘

淳熙十二年十一月某日，知贛州軍州事朝請郎趙君某卒於官。明年二月某日，歸葬所居邵武軍城西南樵嵐山。其友沅州呂使君勝己實銘其行，內壙中而其弟善傑以書來曰：「仲兄之志，蓋常欲有以自見於當世，今不幸蚤死，未有以償其平日之願。士友之相知者，莫不痛之。其所以告諸幽者，旣雖幸有沅州。」

之文矣。而所以表其墓上。使百世之下。過者讀之。而想見其爲人。則未有託也。仲氏蚤從張荊州游。而晚交於子。子其哀之。予發書慨然曰。吾交於佐卿固久。而自其守贛。知之始深。今其弟以是爲屬。其何可辭。蓋始佐卿赴鎮時。嘗以書來問政所宜。先予以所聞告之。佐卿至官未幾。往來者稱其政不容口。久之乃來告曰。蠹所聞者。至是訪之。皆如言。旣一二罷行之矣。願所以病吾民者。猶不止於是也。如某事。如某事。吾代而歸。將以告於上。而革之。則一方永久之利也。予聞之喜甚。蓋不獨爲佐卿喜。又爲贛人喜也。然未久而聞佐卿之訃。則又爲之悲歎出涕。而不能已。佐卿素彊健。至是暴得疾。頃刻遂不可救。州人聞之。驚怖號號。老穉相扶攜。走哭府下。皆失聲。退相與畫其像而祠之。嗚呼。是豈人力之可爲者耶。因考呂使君所記。則曰。公六世祖商恭靖王某。我宋太宗皇帝之第□子也。曾祖仲□。開府儀同三司。贈太師。追封成王。祖士豈。舉進士中第。未仕而卒。父不衰。武經郎。福建兵馬鈐轄。贈朝散郎。母滿氏。太碩人。鈐轄公恬淡寡欲。太碩人名家子。有賢行。閨門肅穆。爲士大夫所稱。公天資闔爽。好學。游庠序。有聲名。同業者皆自以爲不及。以宗室子。試有司。連中其科。初補承節郎。改授左承務郎。知南劍州。將樂縣丞。簽書武安軍判官。廳公事。差通判鎮江府。未赴。改知秦州。徙知常德府。以家難不行。及是爲贛州。踰年。年甫五十有二。而遂以卒。嗚呼。是可哀已。其佐湖南軍時。帥張公孝祥深知之。沈公介亦奇其材。遂與轉運副使黃公鈞。合章薦之。爲郡奉法愛民。以勤儉自約。飭不妄費。公家一錢。干請無所應。雖有挾而至者。不爲動也。在贛遇旱。禱祠賑貸。必盡其力。節游宴。罷土木。勸民藝麥。瀦水。寬諸縣逋負。損市人酒課。人甚使之。常時州郡。別以

使臣掌牙兵公罷之而歸其職於兵官責以嚴紀律謹訓練未幾營部肅然吏士皆可用鮮犯禁者舉吏必先寒峻權貴請屬皆置不問吏服其公於是州人相率以其治行數十言於使者之臺公聞亟論止之曰太守德薄政荒不能布宣聖天子寬大之詔使旱至此父老不以爲有罪則已幸矣何善之可稱父老其亟歸教子弟孝於親弟於長忍小忿敦大信使太守之政爲能善其俗者則父老之賜厚矣天暑道遠毋苦父老爲也聞者感歎益相告戒毋違公令在長沙從張敬夫游受其學以歸其後待次遭憂閒居衆年尋釋舊聞講習不倦而尤究心於易築室所居之南朝夕讀書其閒疏泉種樹有以自樂其於進退得失之際有未數數然者人亦不意其壽之不永而遂葬於此也初娶王氏福建安撫參議康功之女再娶黃氏湖南轉運判官洧之女皆先卒子男一人汝掖尙幼公沒三年太碩人故康寧而伯氏龍閣公數典巨藩亦以寬惠見紀蓋其家法傳有自云予惟公之志雖未克大施於時而二邦之政所以及人者已廣以其地遠且無門人故吏之記故不得書其與予書論贛事者又逸不存而不得附見以俟後之君子則予於此不獨爲公恨之又爲贛人恨也爲書其事使以刻於其碣且爲之銘銘曰

於皇上聖哀此下民吏壅其流澤險以屯惟時若人有聞於古肆其所臨霖若膏雨章貢之閒禾黍油油公胡遽歸樵嵐之丘我銘其阡用勸來者毋以惠文易此章甫

通判恭州江君墓誌銘

君諱介字邦直姓江氏曾大父時大父夢符父衍世居徽之婺源未有仕者至君始居饒之德興以鄉舉



中第。至通朝籍。而贈其父宣教郎。遂爲德興人。君少穎悟。年十五六。治舉子業。鄉先生亟稱之。君不自多。一日讀程子書。至水清性善之說。喟然太息。視平日其學。不過爲利祿。有不足爲者。亟走謁衢州徐先生。誠叟。以書道其所志。而請業焉。徐讀書喜。謂其徒曰。此可與共學矣。居數年而歸。更以其說授學者。多所興起。初仕迪功郎。興國軍司戶參軍。先是受俸米者。率倍其券。君獨不取其予人也。亦然。郡將試以難事。又皆從容以決。遂以廉吏薦之。陞從事郎。調隆興府進賢令。將行。會天旱民饑。度比至官。且不及事。亟移文諭民。廣殖牟麥。民知君之愛己也。聞其且至。爭相扶攜。拜迎馬首。既至。不暇燕饗。倍道趨府。極陳所以拯救之策。甚備。富民舒氏當出穀餘萬斛以糶。而自請以緡錢輸府。冀得免糶規賞。君爭之力。帥守龔公茂良不悅。而公執議愈堅。龔侯始悟。從君計。而君不俟報。已先諭舒氏出其穀矣。視饑民尤困憊者。收養療治。賴以全活者甚衆。既而旁邑官吏。多以救饑受賞。或諭君。盍自言。君曰。民饑而令食之。猶子饑而毋乳之也。敢幸賞乎。會詔觸民田半租。君白郡使者程公大昌曰。常時輸租。雖合勺之畸。亦必使就盈數。今若但減其半。則全戶輸一升者。名減五合。而實猶輸一升也。若自全戶三升以下。悉蠲之。則貧民被實惠矣。程公以君語聞。詔從之。程公喜。舉酒屬君曰。君宰百里。而惠加一路。可謂仁人之言矣。君始至官。有旨新沿道廢置。時民方饑。瘁聞是令下。欲相率逃去。君諭以不得已之故。且爲率溫戶金。伐道旁木。徹廢佛屋。以助其役。民喜趨事。而執牽者。亦便安之。未幾。密院又頒新圖。漕臺趣使改爲甚亟。君言前役未既。後役復興。民且不堪。況廣西之馬。歲不過三十綱。綱不過五十疋。新圖乃度爲容二百四十疋者。亦何爲乎。

且馬之息耗在芻秣之盈虛。今不察兵吏之盜其廩而必病民以豐其屋。尤非分之所安也。使者是其言。縣得罷役而旁邑亦有賴以免者。天子以連歲旱饑。詔吏救民。修築陂塘以爲之備。吏惰不供而畏罪。以希賞。至有未嘗一施畚鍤而以訖事告者。君獨出入阡陌。推上德意。諭民以利害之實。而身勸督之。民感君誠意。作治如法。後雖惡歲。猶得半稔。君又深以獄事爲己憂。籍逃田收其租。爲繫囚食飲醫藥之費。言於憲臺。而刻其事於石。暇日延見學子。教以孝弟忠信。亶亶不倦。且祠唐故隱者崔君於學。以風勵之。改宣教郎。知興國軍永興縣事。君舊爲郡掾。習知其俗。到官移書諸臺。爲陳五事。一曰。稅重之弊。二曰。准衣之弊。三曰。續起上供之弊。四曰。累年不放水旱之弊。五曰。魚池榷稅之弊。其言明白懇切。覽者動心。然卒無有能行之者。盜劫民尹惠政家。殺其奴而逸。尉恐負課。脅惠政使自誣爲殺奴者。知君不可欺。賂吏移鞠軍獄。君條其可疑者九事。毅然以去。留爭之。惠政乃得免。永興田多水少。君以水種。豐凶不可期。則兼課陸種。立賞勸募。父老傳誦。至於感泣。天中錫宴。舊例百物皆取之民。吏緣爲姦。費且數倍。君白太守。和市子直。民甚便之。郡當通衢。使客接踵。而力役不均。有一歲而數役者。有終身不一行者。君至始爲籍以均之。他所以便民者多此類也。轉奉議郎。四川總領司主管文字。總領主餉大軍。平時未嘗與民事。至是東川大饑。君言於其長。太府卿李公昌圖。請得庫之羨錢往賑之。李公以爲然。得緡錢五十四萬。以行。漕米勸分。極力拯救。旣又盡蠲被災郡縣田租。而以所齎官錢代輸。水浮陸走。衝冒暑暍。至感疾以歸。而果合昌。普廣。安。數郡之民。爭繪像立祠。以報其德。金州民千餘家。以負茶租。逮繫。笞箠十餘年。不得釋。君一

且白除之無不鼓舞感泣而去。遂寧守李公燾聞之。以書遺君曰。公兩邑之政。可比古之循吏。而見於文字者。又皆如絲麻穀粟之有用於世。今來佐饋軍。而幕府施設。有忠厚之稱。蓋賢者之助多矣。秩滿將歸。而諸使者留之。使從外銓。調補通判恭州事。非其志也。因以檄書至武昌。已事而歸。舟次江陵。則不幸而以疾卒矣。卒時年五十八。淳熙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君爲人誠懇敦重。不妄言笑。意所與合。開心見誠。卽與異趣。雖對之終日。如未嘗有人。少時貧窶。襤褐不完。而處之怡然。不妄以一毫取諸人也。喪親毀瘠甚。事兄敬愛有過人者。自奉省約。而周瞻族姻甚厚。徐先生之喪。爲位以哭。遇諱日。爲卻酒肉以報。居官廉直。不可屈撓。孜孜焉以愛民爲事。興利除害。如己嗜欲。至於身之利害。則未嘗有毫髮顧藉意也。於上官有所不合。爭辨反復。詞旨慷慨。始雖小忤。然以其發於誠心。卒多聽納。或遂爲知己。如龔公尤相愛重。還朝欲薦之。迫銓法當試邑。不果。君於聽訟折獄。察見底蘊。而風諭開誘。卒多歸於仁恕。所治兩邑。獄空皆歲餘。他日道出其境。民老穉相攜持。羅拜道周。有屑涕扶輿而不去者。送之。或越境而後反。君爲文不務雕刻。而辨說縱橫。詞氣卓犖。曲盡事理。有玉汝堂集。藏於家。君之配孺人胡氏。子男四人。元恭。仲恭。叔恭。懿恭。女二人。其婿舒竦。汪升之也。君卒之明年。元恭等乃克以君柩還里中。又明年二月壬戌。遂反葬於婺源瀛山大田之原。元恭以予之與君善也。使君門人程端蒙。狀其行事來。拜泣請銘其事。皆予素所聞者。且哀君之命止於此。而不得盡其用。以厚其澤於吾民也。爲之銘曰。

學以爲己。仕以爲人。廉直不撓。有志必伸。惠滿一同。溢於四鄰。士飽餘功。野殍懷仁。才雄氣剛。一言萬鈞。

退省其私。嗛嗛恂恂。宜登天朝。正色垂紳。嬰鱗折角。卒惠我民。云胡不弔。隕於中身。欲考其德。訂此墓文。

金紫光祿大夫黃公墓誌銘

淳熙六年春正月。端明殿學士黃公。寢疾於邵武故縣之私第。熹往問其起居。謁入。公正衣冠。舉扶起坐。顧中子瀚召熹入。至則又扶以立。辱與揖讓爲禮。共坐食飲。恭謹不懈如常時。卒食又扶而起。涕泣爲熹言曰。中也先考妣之藏。久未克識。蓋不敢輕以屬人。今以累子。子其爲我成之。熹頓首辭謝不敢當。而公命之不置。熹懼以久勞。公則不敢辭而受命以出。歸又以書辭。未報而公薨。諸子遣使來訃。且致遺命。以同郡李君呂之狀來。熹旣哭公盡哀。且念今則無所於辭。乃考其狀而附以所聞。爲列其事曰。謹按右宣義郎致仕贈金紫光祿大夫黃公。諱崇。字彥高。其先光州固始人。十一世祖膺。避地閩中。今爲邵武軍邵武縣人。曾祖辰。有隱德。爲鄉里所尊。晚以子仕登朝。授太常丞。以卒。故知制誥呂公夏卿實銘其墓。後以孫履爲尙書右丞。彙贈司徒。祖汝臣不仕。父豫。用右丞奏爲右丞務郎。皆以孝謹聞於鄉黨。公自幼力學。日誦千言。人謂是且大其門矣。旣長。承務公任以家事。於是無復進取意。旣孤而貧。悉力治喪。不以累其昆弟。而所以爲禮者無不備。觀者歎息。母孫夫人春秋高。性嚴而多病。公致養勤劇。得其驩心。鄰家有李永者。尙氣節。雅敬慕公。察公養親之意有餘。而力不足。請助公以經紀。公亦信之不疑。竭貲付之一不問。其出入如是者十有五年。李銜公德。將死。感慨執公手曰。子吾父也。公之兄客游以疫死。人無敢往視之。公獨毅然告行。千里還柩。視其橐。得餘貲尙百餘萬。悉奉以歸其嫂。不以一毫自私。平居恭儉自守。不妄

取子。至其教子擇師。雖輟衣食無所愛。由是二子皆舉進士。及公時取高科。以德業風概。各有聞於當世。既又並登朝列。遇郊慶。奏公爲右宣義郎。而致其事。公乘安車東西就養。二子皆孝謹。篤至。諸孫滿前。晨夕所以奉養娛樂。公者甚備。鄉黨榮之。紹興癸酉正月十九日。以疾卒於南劍州沙縣之寺舍。享年八十有一。其年十月。葬於九墩先塋之次。娶建安游氏先卒。亦以二子故。追封孺人。一女適貢士劉紀。公卒時。端明公方以某官通判建州事。而季子章亦以某官知沙縣事。其後端明公被遇太上皇帝。擢館職。郎曹史官。攝贊書命。兼司業。祭酒。侍講。歷工。吏。兵。禮部侍郎。又以府教授給事中。兵部尙書。事今上皇帝。侍讀禁中。正色立朝。聲烈甚茂。以顯謨龍圖閣學士。退老於家。天子又乞言焉。卽拜端明殿學士。恩禮殊渥。而海內有識之士。亦莫不歸心焉。沙縣屢宰劇邑。有能稱。然不肯媚事權豪。後以御史中丞湯鵬舉薦。入臺爲主簿。又以持論不阿而去。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知台州。所至聲績皆可紀。以是參贈公至金紫光祿大夫。夫人亦啓封本郡。而孫曾仕者又十餘人。然後鄉人知公所以遺其子孫者。爲無窮也。李君又言。呂以壻公孫女。嘗得拜公堂上。閒竊窺觀公之爲人。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危坐竟日。無惰容。雖遇賊獲。不妄言笑。自少至老。如一日。熹以是又知端明公之德之盛。所以沒身於禮而不倦者。爲有自來也。嗚呼。公其亦賢矣哉。敬爲作銘銘曰。

司徒之德。泱於州鄉。矧其孫曾。弗俊以良。光祿之賢。克篤其慶。隱耀弗章。及子而盛。其盛伊何。學士尙書。介也英英。亦假節符。國慶所覃。逮其考廟。結紫垂黃。天子有詔。匪爵之貴。惟德之褒。保而弗墜。有積彌高。

我思古人。恍其對接。承命作銘。用宣來葉。

特奏名李公墓誌銘

邵武軍光澤縣東里所有地曰烏洲。李氏世居之。爲郡著姓。其先有贈大理評事者諱鐸。始以文行知名。鄉黨生太常博士誥。始登進士第。卒贈朝請大夫。陳忠肅公賢之。稱其真率樂易。有古人之風。其仲子深。紹聖閒以論斥時相之姦。與任公伯雨等俱入元祐籍。季曰處士濬。隱居不仕。而其葬也。右文殿修撰李公夔實銘之。蓋自其先世所與交游姻好。盡一時知名士。故其子弟見聞開廓。趣尙高遠。不與世俗同。若特奏府君諱某。字得之者。則處士之長子也。少治周禮學。兼通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弱冠游太學。薦而不第。舍法行。當充貢。又不果行。竟以彛試禮部恩。奏名天府。將入奉廷對。前一日。卒於臨安之客舍。實紹興五年八月十八日。年才五十有二。歸殯宅之東岡。三十二年。其子呂乃更卜兆於烏君山下獅子嶺之原。奉其柩而遷焉。淳熙六年。呂始見予廬阜之陽。如舊相識。一日泣而言曰。呂不孝。先人之沒。二十七年。而後克以禮葬。葬又十有九年矣。而未克識。將無以爲幽遠無窮之計。惟吾子幸而予之銘。因出其親友崇陽大夫游君嘗之狀。以請。子辭謝不獲。乃次其事如右。按狀又言。府君爲人。事親孝謹。友愛其弟。甚篤。之死不少衰。遇族黨有恩意。少有忿爭。則爲居閒極力平處。不令入官府。不幸死喪。則爲經理其家事。而任其婚嫁之責。嘗有死上庠者。遣仲弟護其廬以歸。里人有以惡聲至者。未嘗與之較。至周其急。則輟衣食不顧也。諸弟嘗問善人之道。府君語之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又嘗語人。事有當

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餘而後爲。則終無時矣。此其行身及物之本意也。平居方嚴。不妄戲笑。而遇事輒應。無所凝滯。從弟西山先生嘗面歎曰。兄於答問。若不經意。而受其言者。反覆十思。終無以易。此非諸弟所能及也。性尤敦厚質實。發言處事。不以幽顯物我爲閒。樂聞人善。而務掩其惡。所與交皆巨人長者。無不愛而敬之。縣嘗以民兵爲屬。府君爲制戰陳擊刺之法。而以時閱習之。甚可觀也。令欲以聞。冀爲府君得勳賞。府君笑謝去。不復有所預。時海內多虞。舉人有不能試禮部者。往往以恩直補官。人有謂府君。盍自言者。府君不答。老之將至。婆娑丘林。吟諷書史。適然自適。未嘗有不遇之歎也。嗚呼。予生晚不及識府君。而游君不予欺也。則府君者。可謂好德有常之士矣。乃不得少見於用。以沒其身。其亦可悲也。夫夫人上官氏。朝議大夫合之女。繼室黃氏。曲江令銓之女。子男三人。呂爲長。次某。次某。女四人。游君與將仕郎高志旻。從政郎何鎬。保議郎上官賁。其壻也。孫男女於今二十有六人。而呂之彊學。既有聞。又教諸子皆有法。天之所以報府君者。其將在於此乎。乃爲之銘。使刺宰上以竣其詞曰。利不自予。惟義之取。義則彊爲。惟仁之歸。孰長其源。不豐其委。斯丘斯藏。有起無墜。

宣教郎方君墓誌銘

予始仕爲泉州同安主簿。得莆田方君德明而代之。一見傾倒。如舊相識。旣去。聲問往來無虛月。閒以其詩遺予。語亦清麗奧博。非常人所及也。予後數以檄書往來。莆中君必爲予置酒。留連款曲。其後數年。予以病不能事。奉祠里中。而君來爲建獄掾。又得相見。握手道舊。如平生懽。又二十年。而予復以事至莆。則

君塚上之木已拱矣。其子注來見。且爲予泣。出君州里世系官閥之狀一通。請銘君墓。予固悲君之不遇。而又歎交舊之零落。蓋凡三十餘年之閒。而同安寮友所繼所同。無一人在。則不忍辭。而受其書以歸。顧以病未及作。而注數使來請。其詞益悲。乃出其書而敍之。蓋方氏之先。有諱某者。始家莆田。六子官皆通顯。遂爲郡著姓。君其第五子。禮部郎中仁達之八世孫也。父諱□。母林氏。君諱士端。少苦學。年十八。以鄉薦試南省。不利益務記覽。不專爲舉子業。以授室宗邸。補登仕郎。試吏部。復高選。授右迪功郎。調主同安簿。攝尉。得盜當受賞。棄不願。遂爲建寧府左司理參軍。改宣教郎。知福州福清縣事。福清故號難治。令多以罪去。君始至。慨然以公勤自勵。曰。是豈不可爲哉。然不一歲。竟亦以公事免。君不戚戚。歸家日。治具召賓友。飲酒賦詩。以相娛樂。後雖以恩得還舊秩。而君已無復仕宦意矣。乾道六年閏□月八日。遂以疾卒。年四十五。夫人濮國趙氏。武略大夫士續之女。後君三年亦卒。淳熙乙未。乃得合葬於楓嶺三山之原。子男三人。注。清。汪。皆業進士。而清嘗以承節郎試禮部。與汪皆蚤卒。女四人。其壻林權。林叔子。鄭鐸。季未行也。孫男女各四人。皆幼。嗚呼。君之才不後人。而仕竟不偶。旣退而休矣。又不得永終壽考。以遂其優游閒適之願。是可悲夫。爲之銘曰。

猗君之才。足以自奮。仕而不遭。樂亦無悶。乘除有數。奚又不年。尙覆來者。百世之延。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公說知漢州事。余時言其以州人李君之行義聞於朝。未



報而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羆相繼表上。孝宗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穡勸分。有司之爲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布衣居於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屢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旣相與嗟歎而詠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祕書省。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賙。以及君。於是又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爲未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故未得交君父子。閒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閩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子。而遠以屬我。是其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邕順鄉。後徙長原。曾祖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少儻不羣。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立致。以鄉貢入辟廱。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卽棄錄牒。歸養於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義。買書闢館。迎脩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爲覓舉干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憚。免喪旣久。語及輿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橐。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爲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汚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己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

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於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矧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於疏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債。不勝計。里人有鬪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日。徒步數十里。爲鄉人致禱。雨爲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登。輒爲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官爲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政以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閒。扶老攜幼。挈釜束薪。而以君爲歸者。其衆又倍於前。蓋君之爲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爲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其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始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而不能止也。旣起拜命。因摘詔語。勝其所居。爲義槩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無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旣沒。所活餓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嗣子蟻。旣葬君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爲。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惟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之。雖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爲動。與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爲利回。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復留胷中也。故從之游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正君所深恥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

知君書疏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爲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爲人如此。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宜立。必有大過人者。今旣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常再被寵褒。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蟻以彙舉得官著作。陞朝籍。彙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竝中進士第。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嘉州王神孫男五人。寅仲爲長。次賓仲。次康。早世。次憲仲。次寅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爲奉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是乎。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以行述爲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係以銘。銘曰。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若人。抱道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旣騰。帝偉其績。命服命書。於以往錫。旣寵於堂。又賁於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宣教郎致仕陳公墓誌銘

君姓陳氏。諱衡。字公權。曾祖確。祖□。父□。皆不仕。世爲福州候官縣人。及君之生。質直嚴重。謹然諾。寡言笑。飲食起居有常度。寒暑不易。危坐終日。對妻子未嘗見齒。雖嚴於家。而與鄉人處。則斂退樂易。惟恐失色於人。虛懷待物。不疑人欺。遭詐取直無愠。責逋於人。愧若己負。以故不能治生。而安於貧。嘗曰。吾不怨人。亦莫余怨。不侮人。亦莫余侮也。中歲益貧。迺闔門以教子爲事。奉養靳靳。而資其子使從師友講學。至

解衣無吝色。起居晨夜。必以身率之。其勤約人所不堪。而君處之裕如也。已而諸子舉進士有名。仲子孔碩。登科從官。所莅多可紀。人意其繩約少寬。而君訓飭彌厲。未嘗假以言色。其平居所以告語之者。隨事不同。而要其歸。必出於守道循理。愛人及物之意。孔碩爲邵武宰。方以聰明慈愛。甚得其民。而君遽以疾終於寺舍。市里聞之。無不失聲歎吒。如悲親戚。紹熙五年十二月丙寅也。平生不喜僧道巫覡誑誘之說。及病遺戒。悉擯不用。蓋其天資有過人者。故雖未嘗問學。而卒能有以自拔於流俗。乃如此。初以慶壽恩。授某官致仕。既再遇登極。及明堂恩。彙階宣教郎。賜五品服。娶同郡黃氏。封宜人。先卒。而葬於閩清縣賀恩里大將之原。至是孔夙等將奉公柩以合焉。亟以書來曰。諸孤不孝。荐遭閔凶。前日先生既嘗幸哀而賜之銘矣。今而闕焉。是使孔夙兄弟。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敢泣以請。惟先生憐之。時予方以負罪杜門。俟謹。不敢復近筆硯爲辭章。然讀其狀。於中若有愧焉。因竊敍而銘之。其子孫男女。已具前志。此不復出。銘曰。

言之出。不踰闕。行之長。不滿鄉。人莫我尤。我豈人憂。載此餘驩。以適其丘。吾淺之爲丈夫者。又安能窺其際。而涉其流乎。

迪功郎致仕王君墓碣銘

淳熙十有一年秋八月。迪功郎致仕番陽王君彥暉卒。冬十月。葬其家山先塋之右。既卒。哭。其子安。墨衰經。走謁予於建安潭溪之上。拜泣且言曰。安不天。往歲失吾母。東萊先生既不鄙辱。而銘之。今重不幸而

失吾父。則東萊亦既沒矣。兄弟聚謀。大懼不朽之託無所於歸。敢使安也。介東萊之文以爲重。而謀於下。執事惟吾子之有以哀之也。予以病衰久廢筆硯。四方知舊文字之屬。所拒者無慮數十家。既以例謝不能。而視安之來。布衣蔬食。重趼十舍。踰越險阻。蒙犯霜雪。所以不死其親之意。有非人所及者。不忍使之徒手而歸也。且吾伯恭父之病矣。而亦既銘其母焉。我其得辭之耶。則應曰諾。於是安乃出其友安遠節度掌書記章洙之狀。以視予曰。王氏唐末避地。始爲饒州德興人。中有名申甫者。以能雅歌。補郡博士弟子員。晚歲教授縣東三十里。所曰柘溪者。樂其山水之勝。卻諸生歲時脯脩。而易其地以居焉。生四子。其仲曰畿。隱居自放。里人高之。其後子孫益蕃昌。遂盡有柘溪地。人因以里名其家。畿生之純。之純生居立。君居立之子也。字子充。少孤。自植立。以勤儉持家。娶程氏。生四男子。曰賓。曰安。曰憲。曰宗。皆教之學。斥家貲爲市書史。聘師儒。日釀黍爲具。博延四方名士。使與之接。雖殫貨。詘力不計。旣而安業獨先就。鄉里父兄賢之。多遣子弟從之游。郡有司亦以其程試應書。再送禮部。未第。會天子奉觴得壽宮。勞賜者老。而君夫婦皆以安故。相先後得官。封君卒時。年七十有二。四子皆儼然服儒冠。獨兩女前卒。而孫男女已十有四人矣。君性脩潔。嚴重不苟。所至必拂拭正席乃坐。及將去。猶徘徊周視乃行。生平謹禮。比老益虔。鄉鄰慶弔必先。雖幼賤必躬造。族姻有喪。戒門內毋食肉。以屬親疏。爲日久近。有差。輕財好施。樂成人之美。人有未善。苟知之。必告。雖以賈憎不自悔。更爲竊歎。如己憂。其嫁姜氏二女事。則伯恭父已書之。程氏之墓矣。蓋君之志。而其室有以相之也。予雖不及識王君。然旣嘉其子之能修身。以幸於先生君子也。又哀其

能始終勤劇。以覲顯其親於無窮也。而既諾之矣。今又觀於王君之行事如此。蓋亦庶乎孔子所謂十室之忠信者。是以三復其書而歎息焉。因輯其事而詩之。俾歸刻墓上。既以表王君之德。而又申伯恭父之遺意。以厲其後之人。其詩曰。

鹿鳴先生詩禮傳。荒此柘溪祀邈綿。逮君教子子能賢。千里勾我銘君阡。至哉我友授子言。皇皇業業無窮年。眇思所屬非華軒。有能力此榮其先。

# 朱子文集卷之十八

## 墓表

###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沒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珥涕泣爲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珥不幸蚤孤。先人葬既不  
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於後。而惟先人不及用於世。其事  
業無得而稱。惟道德之懿。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子嘗學於先人。盡以所見聞者。  
爲我書之。熹竊伏原念。所以得游先生之門者。具有顛末。其於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  
蓋先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沖。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卽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奉以告於三君  
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公。尤以收卹孤窮爲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於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  
其愚穉。所以教示期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驚劣。老  
矣無聞。蓋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信示久遠。此又熹之所  
以不敢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珥重以大誼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方。謹按建

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於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暈。而彥沖其字也。世系本末。具刻於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生少負奇才。未冠游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乞閒局。主管武夷山沖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閒。盡棄人閒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閒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裴回。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誠敬。兄弟之閒。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開爽嗜學。先生愛且奇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爲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他所與游。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爲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爲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詣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爲計久遠。皆官舍業之。旣已。則曰。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烹時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



者而心悅之。以爲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罔敢失墮。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爲言之。汝尙勉哉。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爲文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儒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幼子珩爲後。今爲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爲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弗識。珩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執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先生。立德之本。旣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於仕。我立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

### 曹立之墓表

淳熙乙未歲。予送呂伯恭至信之鵝湖。而江西陸子壽及弟子靜與劉子澄諸人皆來。相與講其所聞甚樂。子壽昆弟於學者少。所稱許。閒獨爲予道餘于曹立之爲人。且曰。立之多得君所爲書。甚欲一見君與張敬夫也。後五年。予守南康。立之果來。目其貌耳其言。知其嘗從事於爲己之學。而信子壽昆弟不予欺也。欲留與居。而立之有宿諾不果。及予受代以去。而所請白鹿洞書院賜額。有旨施行如章。郡守吳郡錢侯子言。以予之惓惓於是也。亟以書來問。就可爲師者。予因以立之告。子言聞之。欣然具書禮授使者。走餘于踵立之之門。以請而立之病不能行矣。十年二月辛亥。竟不起。年方三十有七。子靜以書來相

弔。具道立之將死。其言惘然在道。不少異於平日。相與深歎惜之。嗚呼。吾道之衰久矣。比年以來。敬夫子壽伯恭。皆以盛年相繼淪謝。而後進之可冀。以嗣事於方來者。亦多天沒。今又失吾立之。然則子靜與子之相弔也。豈徒以游好之私情也哉。立之名建。其先自金陵來徙家。至立之八世矣。立之父諱天明。始爲儒立之幼穎悟。日誦數千言。少長知自刻厲。學古今文皆可觀。日得河南程氏書讀之。始知聖賢之學爲有在也。則慨然盡棄其所爲者。而大覃思於諸經。歷訪當世儒先。有能明其道者。將就學焉。聞張敬夫講道湖湘。欲往見之。不能致。有告以沙隨程氏學古行高者。卽往從之。得其指歸。旣又聞陸氏兄弟。獨以心之所得者爲學。其說有非文字言語之所及者。則又往受其學。久而若有得焉。子壽蓋深許之。而立之未敢以自足也。則又寓書以講於張氏。敬夫發書亦喜曰。是真可與共學矣。然敬夫尋沒。立之竟不得見。後至南康。乃盡得其遺文。以考其爲學始終之致。於是喟然歎曰。吾平生於學無所聞。而不究其歸者。而今而後。乃有定論而不疑矣。自是窮理益精。反躬益切。而於朋友講習之際。亦必以其所得者告之。蓋其書有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今必先期於一悟。而遂至於棄百事以趨之。則吾恐未悟之閒。狼狽已甚。又況忽下趨高。未有幸而得之者耶。此其晚歲用力之標的程度也。今歲元日。知病之不可爲矣。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其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嗚呼。立之雖不幸蚤死。不卒其志。然所以自

樹立者至此亦豈他人所及哉。立之事親孝。菽水之養。驩如也。愛其弟。甚至與相切磋。如嚴師友。姊嫁而卒。撫其孤。以有成。與人交。敬而忠。苟心所未安。雖師說不曲從。必反復以歸。於是而後已。其於予。規正尤切也。視人有急難。周之必盡其力。雖貧病不計。榜其齋曰無妄。杜門終日。里巷有不識其面者。日用閒。自省小有過差。卽書之冊。其討論經學。有得亦悉記之。及爲他文。甚衆。病中欲舉而焚之。廷弗忍。旣沒而視諸篋。則已亡其半矣。乃哀自論定以來所作。得十餘卷。其他猶多可傳者。願以立之遺意。弗敢出也。立之嘗娶婦。不悅於姑。教之不從而去。故卒無子。至是廷以母命立宗人之子。愿爲後。而葬立之。萬春鄉栗田原先塋之右。且以立之遺文數篇。及其友成志郎趙君伯域之狀。不遠數百里來請銘。予於立之相得雖晚。而知之深。望之厚。哀其死而屢出涕焉。其可以無從乎。然立之已葬。不及識於壙中。乃書其事。使以表於墓上。又系之曰。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如立之者。博而不雜。約而不陋。使天假之年。以盡其力。則斯道之傳。其庶幾乎。嗚呼。今短命而死矣。豈不可哀也哉。是歲五月乙酉。新安朱熹述。

### 西山先生李公墓表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旣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於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

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并興。寢食不寘。然後始當驟進耳。龜山旣沒。後進多從之游。後舉遺逸。召對。卒官福建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而葬其鄉邵武軍光澤縣東黃嶺之原。學者共追號爲西山先生云。公諱郁。字光祖。元祐黨人。朝散郎深之子。母安仁縣君陳氏。贈諫議大夫。陳忠肅公之女兒也。公幼不好弄。坐立必莊。少長學於舅氏陳公器之。踰冠。乃見龜山。而請業焉。龜山一見奇之。卽妻以女。旣而以朝散公遺命。出爲叔父將仕郎庭之後。中間游太學。被鄉薦。皆不第。紹興初。天子慨然有志中興大業。思得山林遺逸。魁傑非常之材而用之。會遣御史朱異行郡國。詔俾搜訪。以聞。異聞公名。使還。以對。召對便殿。所陳皆當世大務。上爲改容傾聽。請退。而留者再。詔以爲右迪功郎。尋除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未久。以憂去。用進書恩。特改承務郎。及免喪。會秦丞相檜已用事。公自度不能俯仰祿仕。遂築室邑之西山。往來讀書。其閒家益窮空。人不堪其憂者。公獨曠然不以爲意。然當世賢士大夫。益高仰之。遷官者多引以自代。久之。起家佐閩帥幕府。人謂非公所宜處。而公不辭。旣至。人謂公且不屑爲。而公治文書惟謹。日訪民情。戚休利病。以告其長。而罷行之。一日。帥用小人言。欲毀民居數十。爲列肆。酤酒以牟利。公白其非。使帥不樂。頗見色。詞公卽移病告老。帥悟。慚謝。公爲強起。二十年七月壬辰。竟以疾卒。年六十有五矣。公天資粹美。

而涵養有方。其事上恭而有禮。其御下嚴而有恩。平居未嘗有惰容。誨人終日無倦色。自奉甚約。而事親極其厚。於所後尤兢兢致孝。服喪毀瘠如禮。治喪必誠信。至竭其貲不吝。兄階官杭州。罵賊死。公事寡嫂如母。教孤姪。遣遺女。皆如己子。其於世務人情。官政文法。下至行陣農圃之事。靡不究知。然竟不及用於世。以沒識者恨之。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乘。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於家。夫人楊氏龜山先生第三女。有賢行。通經史大意。平居誨飭子孫。整齊內外。皆中禮法。後公十六年卒。子揆成務郎。陳公誌於將仕之墓。所謂延孫者也。晚以德壽慶恩。補官而卒。女適同郡上官墨卿。孫男閒。闈。女適某人。閒於是。以迪功郎爲全州州學教授。始將伐石以銘其墓。而來請文以識焉。嗚呼。聖賢遠矣。然其所以立言垂訓。開示後學。其亦可謂至誠。顧自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若龜山之所以教。與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矣。予是以著之。而并記其行事。後之君子。尙有考也。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己卯。具位朱熹述。

聘士劉公先生墓表

先生姓劉氏。建州崇安縣五夫里之白水人。其曾大父諱滋。起身農畝。以進士高第。仕至尙書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尙書。大父諱照。朝請郎。再世皆有清德。中歲卽休官退處。以大耄終。父諱元振。始不仕。然亦以馴行稱。先生諱勉之。字致中。自幼強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

而成。滂沛闕闕。凌厲頓挫。儕輩少能及之。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方禁士毋得挾元祐書。制師生收司連坐法。犯者罪至流徙。名爲一道德者。而實以鉗天下之口。先生心獨知其非是。陰訪伊洛程氏之傳。得其書藏去。深夜同舍生皆熟寐。乃始探篋解裘。下帷然膏。潛鈔而默誦之。聞涪陵譙公天授。嘗從程夫子游。兼邃易學。適以事至京師。卽往叩焉。盡得其學之本末。旣而遂厭科舉之業。一日棄錄牒。揖諸生而歸。道南都。見元城劉忠定公。過毘陵。見龜山楊文靖公。皆請業焉。而劉公尤奇其材。留語數十日。告以平生行己立朝大節。以至方外之學。他人所不及聞者。無不傾盡。先生拜受其言。精思力行。朝夕不怠。久而若有得焉。則疇昔所聞一言之善。融會貫通。皆爲己用。而其踐履日以莊篤。與籍溪胡公原仲。屏山劉公彥冲。兩先生友善。日以講論切磋爲事。其於當世之務。若不屑焉。而論說區處。鉅細顯微。皆有條理。亂後故山室廬荒頓。乃卽建陽近郊。蕭屯別墅。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稼以自給。澹若無求於世。而一時賢士大夫。莫不注心高仰之。中書舍人呂公居仁。知之尤深。書以小詩問訊。有老大多材。十年堅坐之句。世傳以爲實錄。是時國家南渡幾十年。謀復中原。以據宿憤。而未有一定之計。方且寤寐俊傑。與圖事功。呂公乃與同列。會公天游。李公似之。張公子猷。三數人者。共列其行誼志業。以聞於朝。特詔詣闕。將行。屏山先生爲作招劍之文以祝之。其卒之亂。曰寶劍徠。奉君王。撫四夷。定八荒。時乎時。毋深藏。其所望於先生者。蓋如此。旣至。會秦丞相檜已顯國枋。爲其事非己出。不能平。時又方決屈己和戎之策。惡聞天下正論。意山林之士。不顧利害。敢盡言。觸忌諱。尤不欲使見天子。談當世事。第令策試後。省給札俾上其對。

先生知道不易行。卽日謝病歸。杜門高臥。十餘年。造養益熟。名聞益尊。故相趙忠簡公出鎮南州。道出里門。紆轡入謁。坐語移日。彌加歎重。然其去未幾。卽遭讒竄海外以沒。同時知先生者。亦皆廢錮不復用。於是先生竟不及一試於用。而卒於家。享年五十有九。有志之士。莫不哀之。紹興十九年二月十日也。先生學本爲己。而才周世用。臨事財處。不動聲氣。平居嚴敬自持。若不可犯。而接物之際。恂恂和悅。色笑可親。其臨財廉。一介不妄取。少時婦家富。而無子。謀盡以貲產歸女氏。旣謝不納。又擇其宗屬之賢者。舉而畀之。使奉其先祀。其與人交。誠信懇惻。同里胡公明仲侍郎。蚤出爲季父後。不自知其本親。鄉人多竊議之。而莫以告。先生獨爲移書。具陳本末。所以然者。胡公感其言。爲數歸省。恩禮略備。議以少息。熹之先君子。蚤與先生游相好。將沒。深以後事爲寄。且戒熹往學焉。及棄諸孤。先生慨然爲經理其家事。而教誨熹如子姪。旣又以其息女歸之。親舊羈貧。收恤扶助。亦皆曲盡恩意。學子造門。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門戶。以及前言往行之懿。終日娓娓無倦色。自壯至老。如一日也。娶連氏無子。以從兄之子思溫爲後。二女子。其長歸於我。次適朝奉郎范念德。思溫亦無子。又以從弟之子禮後之。建州於今爲建寧府。先生墓在草堂。涉溪西北七里所。羣玉鄉二桂里之學士原。其葬時不及銘。逮今且五十年。後生之及見先生者。日加少。熹懼其益久。而遂將無所考也。乃追記其世家學行之最。而伐石以表焉。慶元戊午正月己亥朔旦。門人朝奉大夫致仕朱熹述。

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章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鈔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爲學之要。君拜受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爲詞章。思所以大其門者。然君爲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氏書。爲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放於杯酒閒。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閒。頓挫抑揚。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傲然不以爲意。蓋其中所抱負。有不得聘者。故託此以自遣。至他行事。則其不合於理者。固鮮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於懷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鄱陽信安諸程。皆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歙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爲封。今尙在也。君家自其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學而敏於文。君奇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旣又屢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爲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衰衰不能自休。旣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以老矣。然得酒



輒歌呼談噱。意氣猶不衰也。今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縉之狀。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尙勉之哉。淳熙八年八月乙卯。表姪具位朱熹述。

朝奉劉公墓表

淳熙五年正月丙辰。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劉公。卒於豫章之私第。四月癸酉。嗣子孟容等。奉其匱。葬於臨江軍清江縣思賢鄉安陽里全塘之原。明年孟容衰經來見予廬山下。奉公族弟鄂州通守清之子澄之狀。泣而以告曰。孟容之先人不幸。不及從先生游。而孟容願得學問承教於左右。惟是先人之墓。當有碣。而未有文以刻焉。敢介叔父以其狀爲請。惟先生幸哀憐之。予於子澄故友善。今孟容來。又謹潔自好。學問有方。固知其故家遺業之傳。爲有自來。讀其狀。又知公德性履行之詳如此。問之嘗識公者。皆如狀言不誣。則亦自恨其不幸。而不及識公也。旣乃爲序其事而銘之。公諱龜年。字且老。其先從李氏朝京師。始自袁州臨江。徙其籍開封府祥符縣魏陵鄉吳兒村。遂爲聞家。公之曾祖公非先生。諱放。以文學致大名。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卒。祖方雄。州防禦推官。贈右通奉大夫。父襄。右朝請大夫。贈朝議大夫。公以從祖奏爲將仕郎。又以大夫公奏爲從事郎。調峽州司戶參軍。遭喪不赴。改臨安府錢塘縣主簿。歷道州軍事判官。改宜教郎。知常德府武陵縣事。通判沅州事。主管台州崇道觀。累階朝奉郎。賜服五品而卒。其爲人靜重純篤。十三歲遭母吳夫人喪。哀慕如成人。從大夫公居鄱陽。餘二十年。日以讀書作文爲事。無故

未嘗出齋扉。鄰里或不識其面。大夫公性嚴。與人多忤。公左右承順惟謹。退而接其鄉黨族姻。又皆曲盡其情。以故其不能無憾於大夫公者。亦往往銷釋無復芥蒂。皆曰公之能子也。少時銳意決科。稍不遇。卽舍去。居常晦默。不自矜伐。謹嚴拘畏。無一毫自放繩墨之外。所居一日必葺。服器一物必整。盛夏衣冠。屨不暫釋。居閒亦必雞鳴而起。處閤室如對大賓。待童僕小人亦盡誠懇。所居之室。必書謹獨正心字。揭之座右。錢塘今爲赤縣。公爲主簿時。秦檜方用事。鄉黨姻舊。或以文字見知。登顯仕者。謂公曰。盍亦求之。公不應。退治簿書益謹。至他職事。亦多與貴要人接。公益自閉匿。以故得竟秦氏敗。無所汗。人以爲難。在道州。太守季公南壽深知公。旣以政事文詞薦諸朝。比去。懷其餘章以授後守。曰。判官賢而不求人知。恐君或失之也。故留此以俟。惟君留意。後守許諾。及其去。又如之。公以是改官。在武陵。遇民以寬。吏有罪。則立治之。不少貸。然亦不求其過也。縣境田多荒。冒耕者衆。其健者與吏爲一。侵漁訴訟。展轉不止。公爲推窮本始。必見端緒。而予奪之。訟爲少息。楚俗右鬼。其淫祀有曰潘仙翁者。歲時集會。擯金鼓。執戈矛。迎而祭之。公命尉杜師顏撤屋毀像。收其兵刃。罪其倡之者。衆然後定。縣十年不升降戶等。賦役不均。咸以爲病。公始爲改造帳籍。民無異詞。部使者相與以其治行聞於朝。有旨記姓名中書。然公秩滿。則詣尙書銓。注官以歸。卒不一見丞相也。沅並邊蠻人。侵掠無寧歲。公佐郡時。羣獠大動。守懼求去。公攝其事。按邊防舊法。訪問裁處。立爲條約。以授邊吏。明諭威禁。而以無事鎮之。蠻果帖服。公佐州常言。長貳失和多由下。有勝心以駕其上。故雖善意。亦或不得伸。惟盡吾所以事長官之禮。而行吾所以佐長官之義。則庶其見。

信矣。晚見孟容從子澄學。聽其誦說而悅之。謂子澄曰。君言之善。吾亦且將從事於此。顧恨晚矣。一日召諸子告之曰。觀星歷書。吾殆止此。汝曹勉旃。毋爲門戶羞也。因誠以誠實詳審。謹禮擇交。嚴分守。察細微。數事。藹然皆長者之言。居二年而病。旣病。猶扶掖以奉家祭。病革。孟容泣而誦其平生正心之訓。則微視而領之。蓋其爲人。始終之概如此。嗚呼。是亦可謂善信人矣。而其官不遂。壽不長。又如此。其可悲夫。公娶昌黎韓氏。生兩男子。孟容爲長。免喪舉進士。中其科。授迪功郎。新袁州分宜縣主簿。孟將以公遺澤。補將仕郎。一女孟葵。未行。予觀孟容固賢。而聞孟將亦好學。然則公世之興。蓋未艾也。其亦足以少慰也夫。其銘曰。

吁嗟劉公篤世休。道雖晚聞德蚤修。長途方騁歲不留。志業有嗣無餘憂。清江之曲全塘幽。方跌圭首千秋過。過者視此式其丘。

按會要。臨江軍以筠州清江縣寘新喻。自袁州新淦自吉州來隸。而歐陽公作主客集賢墓碑。皆云吉州臨江人。今狀又云。袁州臨江人。恐有差誤。請更詳之。

董君景房墓表

鄱陽董君景房者。諱爲良。世家德興之海口。大父潛。始仕至宗正少卿。父元一。秀州司法參軍。君少有大志。嘗學於江山徐公誠叟先生之門。受其說而歸。益務求友講而修焉。不數年。遂以文行聞於州鄉。再試禮部不第。退處於家。讀書講學。不復以聲利榮達爲事。鄉人相與益高仰之。而君之學。蓋日進月益而未

可量也。淳熙十一年九月一日得疾卒。年甫五十有四。士友聞者莫不哀之。蓋君爲人儻蕩無城府。家故饒給。兄弟始求分異。君力止之不可。則盡聽其所擇。而獨取其所遺。及故書數篋藏焉。旣而兄弟或破其產。君極力資奉。不計有亡。死者葬之。而撫其孤焉。族姻鄉黨之貧無歸者。衣食之罷不能者。教誨之不幸而有急難者。救護之。皆極勤懇。鬪訟之不決者。爲曉譬以義理。往往心服。失其所爭而去。歲饑。姦民肆掠。物情大恐。君爲官畫策。以便宜發廩振貸。而密以兵掩其渠帥。寘於法。人賴以安。雅有當世之志。於官政民俗弛張之際。尤孜孜焉。嘗記其見聞思慮所及者。作活國書一編。其言質懇詳盡。不爲華麗。而所規畫。常以厚下固本爲先。識者韙之。恨其不得見於用也。君娶周氏。子男二人。從起。從治。女六人。其三已適人。進士齊節。程矩。齊牧。其壻也。君卒之明月。葬其里之黃柏原。沙隨先生程公可久。雅知君。實銘其壙。而從起又以君友人太學生程端蒙之狀。來請文以表墓上。予故家君旁縣。頃歲還里中。君以所論經子諸說。來見。別後又數以書來。有所問辨。時君猶有四方之志。予因以所聞古人爲己之說告之。而君不以其言爲非也。然則其可無詞。乃取程生狀。撫其可紀之大者。書以授從起。俾歸刻之。嗚呼。君則已矣。而予言不沒。則百世之下。於此尚有考也。淳熙丙午三月庚辰。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華州雲臺觀新安朱熹述。

程君公才墓表

紹熙二年冬。鄱陽程君正思病且革。以書抵予告訣。且書其先大父府君之行事。而求識其墓。予旣哀正思之力學任道。而不幸蚤死。又知其大父之賢如此。而無所聞於後世。矧其將死深悲之屬。不在他人。是

固不可以無言也。按正思言。府君諱汝能。字公才。天資純篤。不由學問。而孝弟忠信。自有以絕人者。父性嚴。府君事之順焉。於其行事有未安者。必以正諫。諫而不入。則退而謹伺之。意解復諫。卒聽從。乃已。母得末疾。三年衣不解帶。居不入室。時其起居飲食之節。而躬致養焉。雖矢溲之役。不以累他人也。事兄謹甚。兄好飲佚游。府君懼顯兄過。以貽親憂。委曲其閒。彌縫甚至。卒以無閒言。親沒析其產。兄欲善田宅。恣所取。無難色。平生口無惡言。妄語。足迹不涉官府之門。居鄉接物。恂恂謹敕。不怒而人故畏之。周人之急。必盡其力。雖或負之不計也。鄉人有死而亡子者。治其喪甚飭。或欲沒入其貲產。爲告官立後。至今不絕。處家慈愛而能嚴。子孫不敢爲纖芥非理事。今沒三十年。鄉人行旅言之。猶有思慕出涕者。嗚呼。茲非夫子所謂十室之邑。忠信如己者乎。是乃三代之遺民。而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使其得聞聖賢之教。而講學以明之。其所至可量哉。正思病亟。作書其詳如此。而字畫謹細如常時。且謂他行之懿。猶有不及書者。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鄱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唐乾符閒有名維者。以金紫光祿大夫。海州鹽鐵使。將兵討巢賊不利。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爲德興縣。故今爲德興人。自鹽鐵十二世而生府君之父諱宏。亦有鄉行娶齊氏。生府君。府君娶□氏。生二子。曰晟。曰易。晟先卒。易今以修職郎致其事。而又有正思爲之子意者。程氏其將興乎。今正思雖不幸。而二弟亦知爲學。是固未可知也。乃書此碑。刻石墓左。以俟。墓在□□鄉□里某處。晟之子曰端友。曰伯雲。易之子曰端誠。曰端蒙。曰端臨。曰端本。正思卽端蒙也。予亦已別識其墓云。三年壬子秋九月丙子。新安朱熹書。

程君正思墓表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鄱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卽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旣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旨。退卽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兼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母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謬。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太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士卽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中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旣歸。卽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有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羣書。以俟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

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迹。謹好如常日。又知其聞於死生之際如此。爲之痛惜。久而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某處。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濬。而他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年十四五。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淳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俞大維

125.5

2540-12

v.3

1516383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15 16383

2